

第四編

·85·

民國叢書

第四編

歷史、地理類

劉宗周年譜 姚名達著

史可法年譜 楊德恩著

張溥年譜 蔣逸雪編著

吳梅村年譜 馬導源編

魏叔子年譜 溫聚民著

呂留良年譜 包賚著

梁質人年譜 湯中著

上海書店

呂留良年譜

包賚著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影印

序

凡研究近代史的人，都不會忘了這位民族思想的重要人物呂留良。不過研究的人雖多，而眞能直接追尋的似乎覺得很少，據我個人淺見所及，却祗有二個，一個是徐珂，另一個是梁啓超。其餘的都是間接的了。直接研究呂留良的人所以不多的原因，並不是他不値得研究的價値問題，而是『呂案』懸的時間太久（自雍正六年至乾隆三十二年，）空間太廣（牽連至七省，）這一派的著作幾乎燒燬淨盡的緣故。

可憐得很，徐珂梁啓超二先生雖只研究過呂留良，可是他的頭幕終未給他們揭開。徐珂的清稗類鈔說：『自以爲淮府儀賓之後，追思明代。』這分明是說他因淮府儀賓之後，才來反清。他是淮府儀賓之後是不錯的（他的祖父熯尙淮莊王的女兒城南郡主，）但我覺得淮府儀賓之後與他的民族思想是沒有好大的關係。明朝亡國是他十六歲時的一年，如其因淮府儀賓之後而反清，當那故國新亡的時候理該有激烈的表示，但在明朝亡國的初年很少見到他民族思想的表示，而他

在二十五歲的那年還在淸政府的統治之下考過秀才（生員），益發可以知道淮府儀賓之後和他的民族思想是沒有好大的關係。梁任公（啓超）先生的淸代三百年學術史說他是道學家——朱子學，是時文評選家，已不妥當，甚至於說這一派都沒有大學問，那就未免犯了忽略原書的毛病。其實他的尊朱和評選古文制藝文都有很深刻的含義，我們萬不可犯了『接着封皮當信讀』的謬誤。他的尊朱並不是同陳白沙一流的靜坐爲尊朱，他的評選制藝也不像馬二先生一樣爲制藝而評選制藝。陳白沙的尊朱是以朱子爲目的，馬二先生的評選制藝也是以制藝爲目的；他的尊朱和評選制藝不過是一種巧妙的方法便利的手段。但這些決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眞正目的是在於『恢復民族』上。這是他和陳白沙馬二不同的地方。故他答許力臣書云：

某僻陋無似，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呂用晦文集卷二）

與施愚山書云：

某跧伏荒膧，日趨弇陋，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謳，顧先生亦有取焉，又自愯然也！（同上卷一）

選文固不是他的目的，就是尊朱也不是他的目的。答潘用微書云：

某村南之鄙人也……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同上卷一）

『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這是一種歸納（Induction）的說法，可見他的終極信仰是在孔孟而不是程朱，程朱不過做個嚮導而已。他的尊信孔孟也不同一般人的尊信孔孟。一般人的尊信孔孟是在倫理學方面的仁義彝倫上和哲學方面的性理等，他却是在政治學方面的『夷夏之防。』這是他和人家尊孔的不同之點。一個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的人，斷定他是評選家是寃枉；一個不講心性哲理的人，斷定他是道學家也是寃枉；一個爲恢復民族運動言之成文行之成理的人，說他沒有學問，益發是寃枉。

十七世紀的漢民族和滿洲民族接觸，在武功方面是完全失敗了，明朝是勝國了。這時的民族爭扎舍了學術思想是再找不到更好的利器，晚村（呂留良）先生便是應時而起的一個，而且是

一個民族思想運動的代表者。當時站在這條戰綫上的人，比他較先輩的有顧炎武，黃宗羲，張履祥等，比他較後輩的有全祖望等。這班人雖都是灌注民族思想到民間的巨子，可是他們看到時勢已不可爲，都改爲獨善其身僅作消極不合作的抵制，而晚村先生除與他們取同樣的態度拒絕清政府博學鴻詞山林隱逸等徵聘外，還借評選制藝文字作積極的宣傳。

黃梨洲（宗羲）張考夫（履祥）陸稼書（隴其）都是晚村的朋友，而且都是尊朱闢王者。黃梨洲後來和晚村不睦了，他二人的友誼究竟爲什麼破裂我們實無法知道，但他們破裂的痕跡在高旦中墓誌銘的爭執上是完全顯露了。陸稼書和晚村在形跡上並不見得密切，不過因二人都是尊朱闢王，每每得到聲氣的相應。晚村和陸稼書有個相似之點，即他二人都認定『朱子學』是孔孟的門戶，『陽明學』是亡明的禍胎；但他二人也有一個不同之點，晚村以爲既信孔子，便該隨處實踐他的夷夏之防。故與施愚山書云：

先生之詩，所謂子女玉帛羽毛齒革，君之餘波足以及天下。何以益之？無以，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生試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此如

風轉帆回，滿船物色，一齊拽轉，百貨到家。比之飄泊狂濤時，實則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呂晚村文集卷一）

詩寫子女玉帛羽毛齒革本來是極平常的事，但在晚村看來這種詩直可不作，要能風轉帆回照着詩之義，即春秋之義去寫才能百貨到家。這種言行合一的精神是晚村的特點。陸稼書就不是這樣，他以爲做人只要『存心利物』就是，也不一定要親冒鋒鏑。走上冒險的路上。故他祭呂晚村先生文云：

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所不能盡合於先生者，程明道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斯言耿耿，橫於胸中，遂與先生出處殊途。（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因爲晚村是一個實踐民族運動者，所以他不接受清政府的博學鴻詞和山林隱逸，陸稼書是一個保守溫和者，故去做清政府的縣長。這是他二人不同之點。

我們若以實踐民族運動者形狀呂晚村，保守溫和者形狀陸稼書，那沒，張考夫可說是一個自

做工夫者。他似乎覺得時勢已經如此，一不愼言，非單無益於人，而且容易惹禍，不如自做工夫，到能獨善其身。晚村處在淸政府積威之下大吹大擂宣傳其民族思想，終其身未曾取禍，實在不少靠着張考夫愼獨的掩護。張考夫與呂[illegible]書云：

春間所商『名臣言行』之錄，輾轉思之，有未易從事者。非特耳目所及百無一二，……而三百年間記載，大都失實，不可信於後世國史家乘一耳。……更有難者，『東事始末』是也！種種三思，未得其妥。若欲旁搜廣覽，發潛導隱，無論海內文集難以備收，兼自賤疾至今，心力衰短，……知小謀大，妄希表見於斯世，眞所謂徇外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屩也。（張楊園集卷七）

他認『東事始末』是一椿難事，牠的難是難在一個被征服者記載戰勝者的情事容易惹禍；『徇外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屩』是充分表曝他自己的意志在於愼獨，在於自做工夫，不願向外有所表示。這種不願向外表示的意志恰恰和晚村到處宣傳的意志相反。但是他的不向外表示的意志確幫了晚村不少的忙。如晚村在金陵的時候，他怕晚村直率惹禍，一則寫信去囑晚村少說話，再則寫

信去促晚村提早回家。這些都是他對晚村直率宣傳的救濟。

清代的『文字獄』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有關於民族思想的，也有關於王室內鬨的，有關於貧士貪圖利祿的，也有關於官吏趨奉太過的。如晚村先生等當然是關於民族思想，至於曾靜的上書，雍正便疑他是王室的內鬨了，嚴譄的請立正宮，乾隆也疑他是出於王室的主意。軍機處檔寄舒赫德等將嚴譄審明具奏正法案云：

> 嚴譄乃微賤莠民，何由知宮闈之事？……其中必有向其傳說之人，不可不澈底嚴究。……至搜出紙片內有遞四阿哥啓帖一紙，尤為可異？（清代文字獄檔）

乾隆疑嚴譄上疏是出於王室，出於四阿哥，正同於雍正疑曾靜上書是出於阿其那允禩等一樣。雍正七年諭云：

> 曾靜僻處山村，為流言所惑，其揑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東華錄）

文字獄所以時間鬧得這樣久，空間鬧得這樣大，其實還不僅是滿漢的民族問題，而其內幕還有王室互相爭奪的隱情。

文字獄中固然有不少有價值的事情，但也有不少無聊的胡鬧。如一個舂米的丁文彬寫了一部時憲書，自己單相思爲衍聖公的女壻，待衍聖公故後，卽位爲王，國號『大夏，』年號『天元。』（見清代文字獄檔）像這類瘋人做皇帝的事，竟會像煞有介事認眞辦理，那不是極好笑極無聊嗎！嚴譜的供詞也說：『我要投遞摺子緣故，一則可以得名聲，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借此可得功名。』像這樣的案子也要像煞有介事的辦理，那不是無聊嗎？還要好笑的有山西巡撫巴延三，他看到李掄元的父親的墓誌於『考』字上加『皇』字，他奏了一本，要將李掄元和撰寫墓誌的人一律治罪。後來還是乾隆的上諭說：『皇考之字，見於禮經，屈原離騷及歐陽修瀧岡阡表，俱曾用之……不得謂之叛逆。』巴巡撫接到這道上諭，總算饒了李掄元等的大逆不道，可是官架子還是要擺，他的奏釋放李掄元等的摺子說：『李掄元等俱行釋放，仍敬謹將現奉上諭明白宣示，俾晳省士民咸知我皇上大公至正……激發天良，互相懲勸，不致拘泥經義，援引錯誤，以昭敬

謹。』這位巴巡撫的奏摺，亂拍馬屁，難怪乾隆的硃批罵他：『彼既迂腐，而汝之不讀書及幕賓之不曉事，又可知矣。』（見清代文字獄檔）

犯文字獄案子的人雖多，我們想在文字獄當中找出一個言之成文行之成理能代表文字獄這筆大案的人我翻來翻去覺得只有呂晚村一個，他是把握住孔子的夷夏之防，他利用評選制藝，使民族思想普遍到一班青年的士子，他澈頭澈尾至死不衰幹這恢復民族的工作。因爲他有這樣的毅力，所以他的思想徧天下了。清政府的威力雖能戮他的屍，但他的精神早已傳遞給抗疏派的唐孫鎬齊周華等和下層社會的『反清復明』的洪門會三合會了，也傳遞給一百五十年後的石達開了。石達開的詩云：

我志未酬人亦苦，
東南到處有啼痕！

他的志是什麼呢？我們止要讀他答曾國藩書便知道了。書云：

足下固曾讀中國聖賢書者，夫春秋『夷夏之辨』，當亦熟聞之。自昔王猛輔秦，猶未至彰

明寇旨；許衡滅宋死後猶不欲請謚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慚德。而足下喜勳名，樂戰事，猶或可爲（謂）若以虜廷七葉相傳頌爲正統，此則僕所深爲詫異者也！（石達開詩鈔和太平天國詩文集）

人們的思想往往會隨着時代環境的變遷而改變。諸葛亮自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中央集權主義（Centralism）者，管仲又自比以燕爲中心下齊七十二城的地方分權主義（Decentralism）者樂毅，便是一例，揚雄自悔少作，朱熹有晚年定論，都是時代環境變遷而思想隨之改變之明證。年譜是絕好的記傳文學。我們要澈底明瞭某一個人的思想變化來龍去脈的軌跡，年譜便是最好的把握。因爲牠是以年爲綱，以事爲緯，分年敘事，最能清晰詳盡。徐珂說晚村『自以淮府儀賓之後，追思明代』便犯牖把握時間空間——年譜——的毛病。如其把握住這些，便曉得他的民族思想不是淮府儀賓的門閥關係，而却是他三十歲以後交結了與清軍抗戰的義勇軍領袖黃宗羲兄弟和高旦中等一班人的關係了。晚村先生的頭幕所以始終未給人家揭開，實在沒有一

本較詳盡的傳記確是一大原因。我很願望由這本小冊子引起大家切實研究的興趣。使得晚村的學術思想有一天大白於世。

這本小冊子編成後，我的朋友孫虹廎先生，王久安先生曾替我校閱一遍，王久安先生的訂正尤多，我是很感謝他們。最近我將這本小冊子寄給胡適之先生，想他給我一點批評。但他正忙着預備至美國出席太平洋學會，無暇及此，頗爲遺憾！他在臨走的前一天寫信給我說：『呂留良年譜序實無工夫動手做，連想看一遍的工夫都沒有……。』待有機會時仍盼胡先生批評外，還盼望海內外的學者時常給我一個教正。

包賚

二五，七，廿九於南京清涼山。

編輯例言

本書共分四編，第一編家世，第二編世系表，第三編年譜，第四編『文字獄』中的『呂案』始末。

這本小册子的呂氏系年材料，大抵以呂晚村文集，續集，家訓及晚村先生的兒子呂葆中做的行略爲根據，旁採張楊園集，三魚堂集，黃葉村莊詩集，南雷文定……等書爲佐證。張考夫（履祥）等都是晚村先生的朋友，故這些材料非但可靠而且每每要藉此等書籍相互參校才能得到年代的精確性。如不讀黃葉村莊詩集，決不會明瞭晚村和吳孟舉（之振）定交的時期，不讀南雷文定，決不能明白晚村和黃梨洲（宗羲）交離的歷史，不讀三魚堂集也不曉得晚村和陸稼書（隴其）相遇的時地和學術主張的異同。尤其重要的是張楊園集。這書不光是能證明晚村和張考夫相交的時期，學術的異同，而晚村家中的子姪兄弟許多事情都靠這書零星記出，晚村二哥四哥的死葬年代，非這書是萬不能決定的。此外石門縣志等對於他的家世有不少的幫忙，東華錄等對於『文

字獄』中的『呂案』有很詳盡的記載（呂案部份，現在故宮博物院已出有清代文字獄檔案呂案專册，較東華錄尤爲詳盡。）

年譜是賬簿式的記載，雖不失其眞實，但未免覺到枯燥，這是一般年譜的缺點。這本小册子爲避免枯燥起見，有時竟將某事的顚末放在他最有關係的一年。如蓄研事放在他十六歲——清順治元年——年裏，與黃梨洲的爭論學術邪正事放在四十二歲——康熙九年——年裏，他的整個民族思想——夷夏之防——放在四十五歲年裏，使得某事有清省的眉目具體的敍說，而免了賬簿式斷片枯燥的毛病。

呂晚村的材料最不易找，如南雷文定根本見不到呂晚村三個字；康熙本的黃葉村莊詩集有和晚村往還的詩，同治本都沒有了，就是幾首極平常的詩，遇呂晚村名字都改用空方框；張楊園集對呂晚村父子的名字也改用墨板；今本三魚堂集已見不到和晚村有關係的文字，就是康熙本也剜去了這幾篇有關係的文字，空着行頁了。這本小册子搜到的材料，都照原書，方框的仍用方框，墨板的仍用墨板，讓讀者自見。

關於呂氏的書，散落公私藏書家的想來不少？將來如有發現，當極歡迎參校。惟編者現在目力所及，僅能止此，罣一漏萬，請讀者原諒。

呂留良年譜

（明崇禎二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29—1683）

一　呂留良的家世

先生姓呂，名留良，字莊生，又名光輪，字用晦，號晚村，浙江崇德縣人。（明崇德縣，清改名石門，民國仍名崇德。）他的先世是河南人，當宋南渡時，有崇德尉繼祖，被金兵所阻，不能回歸原籍，遂居住崇德。繼祖傳十世至竹溪（淇）官錦衣武略將軍。竹溪是晚村先生的高祖。竹溪生相，號種雲，例貢生，官沔陽別駕，娶趙氏。種雲是晚村先生的曾祖。種雲生三子：長名煥，字堯文，號養心，例貢監，初補靈山寺，後陞保定知縣。縣稅原有馬價若干，養心以民貧不徵，御史促解甚急，養心召父老諭曰：「馬價甚迫，吾不忍迫呼，能供則供，不供吾挂冠去矣。」父老感泣，一日畢納。邑故無城，值寇作，養心立營死守。賊去，請於上，鳩工築城，一月而畢。尋判辰州，有靖苗功，進山西行太僕寺丞。致仕歸，祀鄉賢祠。（光

緒石門縣志卷八政績列傳）娶郭氏。養心生元啓，號空青，例貢監，官鴻臚寺丞。娶黃氏，因無子，以晚村先生入繼。種雲次子名烱，字心文，號雅山，嘉靖乙卯科順天鄉試舉人，久不第。萬曆初，令泰興，以廉明稱，不兩月，卽解組歸。臨行，誤持供帳中油幕去，立遣人持還主者。雅山性純厚，席祖父厚貲，慷慨好義，自宗族以至戚友，有求者必周之。晚年家日落，而施予不倦。博學好修，交遊徧海內。王司寇世貞銘其墓曰：『近俠而儒，薄吏而循。飲酒賦詩，奪生任眞。』今祀鄉賢祠。（光緒石門縣志卷八義行列傳）有泰興解組歸語溪詩五首。其三云：『旣得遂初衣，舉額謝明主。小臣蟣蝨微，何以稱任使？所以不敢叨，貪天以肥己。陳力而就列，不能者當止。吾今得止矣，止則無患耳；豈徒遠患爲，庶免心愧爾！敢謂五柳人，與之同出處。』其五云：『吾本語溪人，稍閒農家務：桑麻蓊如林，春深足蠶布；江田雖薄收，料理免饑餓。稚子候我還，野老復相顧。謂余干五斗，誤此去鄉故。南山空自青，誰與對朝暮？及今巾車歸，笑詠不相負。』（光緒石門縣志卷十藝文）著有素心居集友芳園雜詠，道德經解，藝苑日錄，山林漫言等書。種雲三子名熿，字南文，號心源。因娶城南郡主，官淮府儀賓。心源是晚村先生的祖父。心源娶城南郡主時，石門縣志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孝友列傳云：『熿，……少有俊才，丰神如玉。父相爲鄙

陽主簿時，僕年十二，春暮放紙鳶，飄墮淮莊王府。王適宴後園，命立緝捕。相懼，不敢匿，鎖送之。時王方爲女城南公主選婚，未有佳配，見僕大喜，釋不問。自後令出入府中，竟以主字焉。閱數載，授館甥儀賓。」（光緒石門縣志卷八）又云：『僕在淮邸，恆思其親，歲一還覲。父歿，泣語主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安能以戚畹貴而忘親？父已矣，猶有母在，曷以爲我計？」郡主雅婉順，遂辭歲祿，乞歸養其姑。王轉聞於朝，優詔報可。明興二百年，尙主還里者，惟僕一人，時論榮之。僕謙和樸茂，事諸兄甚謹，喜與縉紳文學遊。築「許歸堂」，雜蒔松竹，觴詠自適。』（見同上）崇德陳錦雯（呂）許歸堂詩云：『禁臠無煩詠四愁，簫聲同引下秦樓。北堂萱草霑恩澤，分得天潢雨露稠。』（光緒石門縣志卷十藝文）心源生二子：長名元學，號澹津，萬曆庚子順天鄉試舉人，官繁昌縣令；次名元肇，例貢生。澹津是晚村先生的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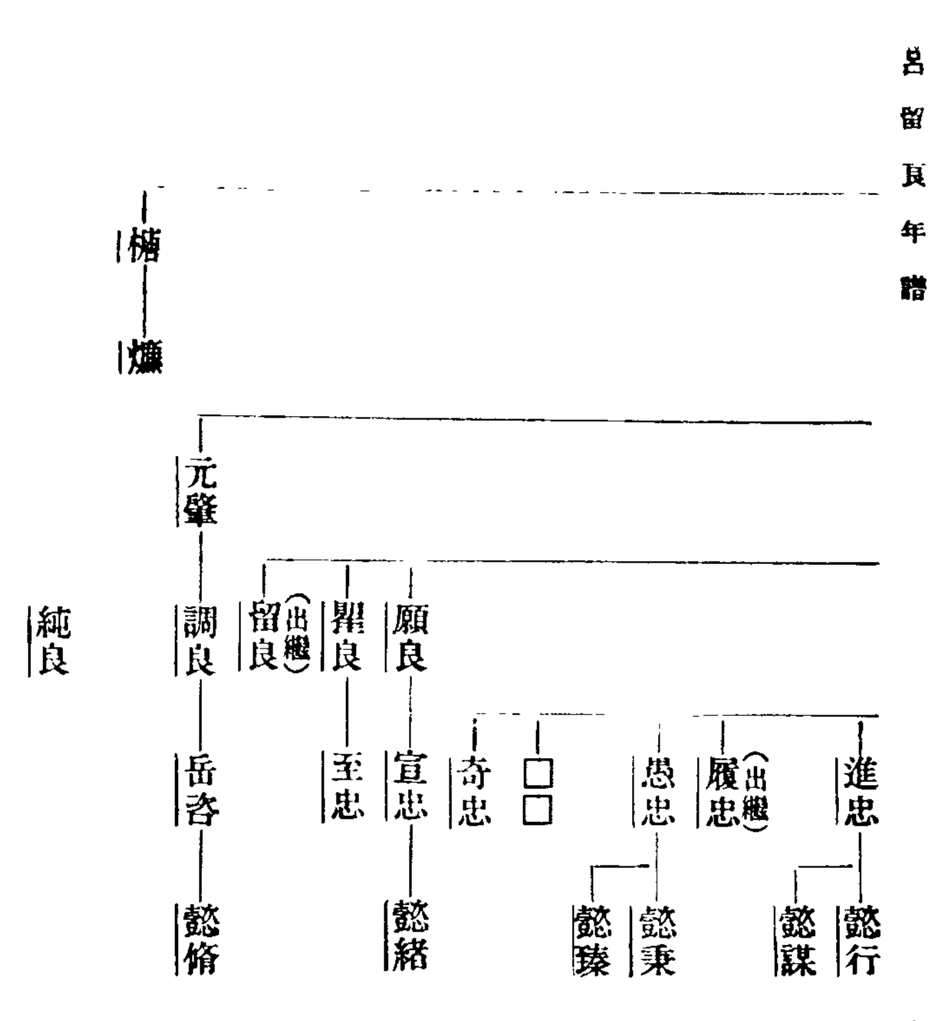
澹津官繁昌縣時，持介有守，禮高士，除豪猾，與民休息。歷數年，碑歌載道，引疾歸居，恆以孝友爲務，惠鰥寡，周貧乏；歲饑，鄉里賴以全活者甚衆。晚年寄情泉石，絕跡朝市，時皆高之，卒祀鄉賢祠。（光緒石門縣志卷八節操列傳）澹津初娶郭氏，生四子：長名大良，字伯魯；次名茂良，字仲音，官刑部郎，

著有蔭芳園集；三名願良，字季臣，官濮陽司李，四名瞿良，字念恭，邑諸生，著有後死集。晚年又娶楊氏，這是晚村先生的母親。（見呂葆中做的行略，以下簡稱行略。）

澹津是明崇禎元年（西元一六二八年）死的，這時晚村先生還是遺腹子，再過四個月（崇禎二年正月）才出世。（見行略和呂用晦文集）

二　崇德呂氏世系表

(一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繼祖	(經十世)	淇	相	煥	元啓	留良(入繼)	公忠	懿曆	爲景
							主忠	(出繼)懿緒	
							寶忠	懿業	
							誨忠	懿威	
							補忠	懿統	
							納忠		
							止忠		
				烱					
				熯	元學	大良	(入繼)履忠	懿典	
						茂良	□□	懿範	



楢
燫
元肇
純良
調良
留良（出繼）
瞿良
願良
岳咨
至忠
宣忠
奇忠
□□
愚忠
履忠（出繼）
進忠
懿脩
懿緒
懿臻
懿秉
懿謀
懿行

圖例

有世系可尋的，用世系表出。

世系不明的，放在某世，不畫系綫。

次序分明名不可知的，用空格—□□—表出。

三　呂留良年譜

明崇禎二年（西元一六二九年）己巳，先生生。

是年正月，先生生。行略云：

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

先生的父親澹津先生（元學）是去年死的，死時年已六十九，那時先生的母親楊夫人還祇有二十三歲。澹津先生死後四月，楊夫人才生先生於崇德登仙坊，行輩第五。行略云：

本生考諱元學，號澹津，萬曆庚子（西元一六〇〇）舉人，繁昌縣令。妣孺人郭氏，已生四子：長諱大良，字伯啓；次諱茂良，字仲音，刑部郎；次諱願良，字季臣，淮陽司李；次諱瞿良，字念恭，邑諸生。卒後四月，而側室孺人楊氏生先君於登仙坊之里第。

先生出世後，即由三哥（願良）和三嫂扶養。大概他的母夫人一邊因青年新寡，受到極度的刺激，現在再加一次生產，身體愈加衰弱，不能擔任扶育的勞苦，只好託他的三哥三嫂代爲扶

養。行略云：

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

又戊午一日示諸子云：

吾遺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墮地之日，即襁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呂用晦文集卷八，以下簡稱文集）

先生的朋友孫子度（爽）十六歲，張考夫（履祥）十九歲，黃太沖（宗羲）二十歲，黃晦木（宗炎）十四歲，黃澤望（宗會）十二歲，施愚山（潤章）十二歲，高旦中（斗魁）六歲。顧亭林（炎武）十七歲。朱錫鬯（彝尊）生。

前三年，清流次第被魏忠賢戮辱，前二年，才把魏忠賢除滅掉。

是年，劉念臺（宗周）講學蕺山（在浙江紹興縣東北，是曾王羲之的故居）以『愼獨』爲宗旨。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庚午，先生二歲。

先生的朋友陸稼書（隴其）生，黃俞邰生。

崇禎四年（一六三一）辛未，先生三歲。

是年，先生的三嫂死，他也出繼於同曾祖的伯父空青（元啓）爲嗣。行略云：

少撫於三伯父，……已出爲鴻臚公後。（元啓官鴻臚寺丞）

又戊午一日示諸子云：

……墮地之日。卽襁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三歲而嫂亡，已而出嗣。

（文集卷八）

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壬申，先生四歲。

崇禎六年（一六三三）癸酉，先生五歲。

先生的朋友黃澤望補博士弟子員。

梅定九（文鼎）生。

崇禎七年（一六三四）甲戌，先生六歲。

姪進忠（二哥茂良的第二子）生。

王貽上（士禎）生。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乙亥，先生七歲。

萬充宗（斯大）生。熊敬修（錫履）生。

崇禎九年（一六三六）丙子，先生八歲。

是年，先生或者已經能够做文章了，故行略云：

先君生而神異穎悟絕人，讀書三遍輒不忘。八歲善屬文，造語奇偉，迥出天表。時同邑孫子度（爽）先生爲里中社，擇交甚嚴，偶過書塾，見所爲文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論年哉。』即拉與同遊。先君垂髫據坐，下筆千言立就，芒彩四射，諸名宿皆咋舌避其鋒。

按晚村先生受孫子度的賞識是十三歲時的事。呂葆中（初名公忠）的行略所以將他提前了五年，大概是不外幾點理由：（一）他在這時或者已經能夠做文章，（二）世人每每以早慧爲難能可貴。行略又有一段同樣的謬誤云：『方在髫齔，輒能發明紫陽（朱熹自名其廳曰「紫陽

書院」）之學』髫齔是七八歲的代詞。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說他會發明紫陽之學，這未免笑話。行略所以要鬧出這種笑話，都是中了以早慧爲能的毒的緣故其實一個人也不一定要早慧，大器晚成的人社會上也很多很多。

閻百詩（若璩）生。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丁丑，先生九歲。

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戊寅，先生十歲。

先生的三哥季臣（願良）會南浙的文士千餘人，組織澄社。孫子度墓誌銘云：

崇禎十一年戊寅余兄季臣會南浙十餘郡爲澄社（文集卷七）

晚村的朋友錢子與爲澄社的中堅人物，尤其是浙東社員的領袖。祭錢子與文云：

自黨禍之烈於天下也，固知其中之無人。惟闔棺而論定，孰有如君之超然自拔於緇磷?吾邑聲氣之盛，實開於崇禎之丑寅（丁丑——戊寅）與江上之應（張溥等所組織，）婁東之復（張貞慧等集合南北各省文社而成，）雲間之幾（夏允彝等所組織，）連軫接武，

爲浙東後塵。皆君與二三老友爬羅鉤結，千里荷擔而脫巾。渡錢塘，探禹穴，自江以東，無不從君。（文集卷七）

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己卯，先生十一歲。

是年，先生的三哥季臣應徵北上，澄社無人主持，便無形的解散了。

姪履忠（二哥茂良的第三子）生。

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庚辰，先生十二歲。

先生的朋友吳孟舉（之振）生。

蒲留仙（松齡）生。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誤入崇禎十一年，今依胡適之先生蒲松齡生年考改正。

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辛巳，先生十三歲。

先生與姪宣忠（三哥願良子，字亮公，一作亮功，又作亮工。）約同鄉前輩孫子度先生組織徵書社。孫子度看到先生的文章，大爲稱贊，且引先生爲忘年交。東皐遺選序云：

自萬曆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爲事，天下化之。士爭爲社，而以復社（張溥等始組應社，後合南北各省文社於吳郡，稱復社。）爲東林（顧憲成等所組織，批評魏忠賢的亂政很激烈。）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迄於浙，一大淵藪也。浙之社不一，皆郡邑自爲，其合十餘郡爲徵會者，莫盛於吾兄季臣與諸子所主之澄社。己卯以後，季臣應徵辟詣京師，不復徵會四方。予時年十三，因與從子（宣忠）約同里孫爽子度、王𣊬浩如者十餘子爲徵書。（文集卷五）

又孫子度墓誌銘云：

崇禎十一年戊寅，余兄季臣會南浙十餘郡爲澄社。……越三年，子度擇同里十餘人爲徵書社。時予年十三，子度見其文，輒大驚曰：『非吾畏友？』社中曰：『稚子耳。』子度曰：『此豈以年耶？』竟拉與同席。（文集卷七）

又友硯堂記云：

初予之交子度也，亦以盟社集崇福禪院，獨予兩人坐大殿，出所作詩相質。子度攜新得

『澄泥研，』及程孟陽畫册，玩語竟日，社人皆笑。子度手予詩卷，題曰：『吾兩人當爲世外交，詩文其餘事耳。』它日復示書曰『吾輩今日無可爲，惟讀書力學，事事當登峯造極，定不落古人後。』自此俱不復與社人通。（文集卷六）

自從熹宗天啓七年（西元一六二七）魏忠賢伏誅後，政治上雖漸漸地光明起來，但是這時的外患（滿洲窺邊）又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當時的士大夫們都未注意到外患的可怕，而他們都聚精會神作門戶上的爭鬪。惟有晚村先生一班人，好像已注意到這一點，故他們所辦的徵書社中的社員，很帶有一點武士道的精神，負着救亡圖存的責任。孫子度墓誌銘云：

時璫（世稱宦官爲「璫」，即指魏忠賢。）亂既夷，正類旋進，而外侮內訌，國勢頹壞，門戶之鬪復興，靡然斂天下之精神於聲氣，而世益無人。余從子宣忠從子度遊，館荒園水閣，余往就之。論列古今及當世擘畫，慷慨明瞭，皆可旦夕施行者。案蓄日本佩刀長二尺，自爲銘曰：『吾與汝俱廢置而不試，天下洶洶，太平其可致乎！』又與從子作『金人承露盤』倡和，詠後漢君臣七人，詞旨悲激，聞者壯之而不能測其謂。（文集卷七）

先生在他二哥季臣的席上會到餘姚黃晦木（宗炎。）這時先生年紀還輕，僅一拜會，後此十八年，才和晦木結爲朋友。

先生的母親楊夫人卒。戊午一日示諸子云：

十三歲，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七耳。（文集卷八）

又行略云：

先君少秉至性，事先祖母楊孺人極孝。孺人雖奇愛先君，而教篤尤嚴。年十三，遭孺人喪，哀毀逾禮；又以生不得逮事繁昌公。生平每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也。祭祀必竭誠盡敬，其粢盛羹饌，必豐以潔，夙興行事，未嘗不齋肅也。遇諱辰，未嘗不哀慼也。已病劇支綴，家人祭祀，猶必强起行禮，不以憊故自免也。大宗祠堂圮，猶籃輿出城營度，不以病死怠於祖先也。

先生交陸雯若自此年始。

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壬午，先生十四歲。

先生在東寺見到餘姚黃澤望（宗會。）卣研云：

憶予年十四，見澤望於東寺。氣象偉然，與子度坐禪榻論司馬溫公集。予側聆之，不敢閒難。（文集卷六）

徵書社中，陸雯若與同社諸人有『壬午行書臨雲』之選。這是徵書社選文的開始。東皐遺選序云：

予時年十三，因與從子約同里孫爽子度、王皡浩如者十餘子爲徵書。浩如乃以雯若來會，予之交雯若自此始。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爲囮媒（囮媒是繫生鳥於籠中，引誘着外面的鳥入籠。亦叫做「鳥媒」）自周鍾，張溥，吳應箕，楊廷樞，錢禧，周立勳，陳子龍，徐孚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社相爲表裏。雯若於是與同社有『壬午行書臨雲』之選。選自此始也。

（文集卷五）

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　癸未，先生十五歲。

先生自出世已來都有喪服，值到今年才脫喪。戊午一日示諸子云：

計自始生至十五歲，未嘗脫衰絰。視他兒衣綵繡，曳朱履，如袞舄之不易得。人世孤苦，無

以加此。每一追念，未嘗不心傷涕溢也。（文集卷八）

李自成陷承天，號「奉天倡義大元帥」。

萬季野（斯同）生。

清順治元年（一六四四）甲申，先生十六歲。

先生少時就有蓄研的嗜好，因愛買研石，每受骨董商的欺騙。但經過欺騙的次數多了，故對於研石好歹的道理也逐漸明白起來。最有趣的是今年同他的從子亮功遊杭，在杭州的骨董店中看到一座青花紫石的研臺，二人看到喜極，遂爭着購買，爭着加價，加到後來，甚至所還的價比原價來得大，弄得骨董店的老闆奇怪起來，反不肯將研石賣給他們。二人恨極，歸來彼此埋怨，結果還是出大價錢去買來。友硯堂記云：

予幼嗜研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其佳者纔四五耳。憶甲申與從子亮功遊杭，見一青花紫石，兩人爭出値買之，互增其數，至過所索，賈反詫不售，歸相咎者數日，予卒以厚直得之。亟呼良工趙三者，斲爲宋款，抱臥累月不厭，其癖可笑率如此。……予研大率得之骨董肆中，及

山人門客之以骨董謁者。初嗜古，繼嗜奇，最後乃嗜端石。每嗜必受骨董之詐，故蓄多而佳者少。然因欺而盡得其理，故歷之久而解釋益進。（文集卷六）

晚村先生的研石有自己買來的，也有朋友送給他的，他命堂名爲『友硯』，就是這點意義。

眉禮小端研，澄泥研，孫子度贈。

八角研，黃太沖（宗羲）贈。

紅雲研，黃晦木贈。

鳳池研，高旦中（斗魁）贈。

卣研，吳孟舉贈。

山高月小研，吳自牧贈。

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國號順，改元永昌。

三月，陷京師，崇禎死於萬歲山。四月，吳三桂求援於清，破李自成軍於山海關。五月，李自成稱帝於武英殿，遂焚九門，挾太子定王，永王西走，清軍入京，明亡。

順治二年（一六四五）乙酉，先生十七歲。

是年清軍已到江浙，先生避亂在外家，家產因此中落。祭董雨舟文云：

憶年十七，追逐亂始，余毀厥家，公妙頰齒，經營嚴澤，連絡首尾，呼屬所及，如潮赴海；海凍龍沉，蛇返鄉里，風波肆蕩，奸蔽縫啓。閔余多難，門戶傾圮，於骨肉間，委曲專慮！艇子一葉，前山漾裏，狂濤屋高，舟欹其底，公自持橈，力盡得艤。余在浸中度曲不已，公恚問余：『此豈歌所？』余遽應公：『不歌亦死。』相與大笑，濕衣就邸。（文集卷七）

四月，顧亭林（炎武）應薦赴南京。五月，清政府軍隊渡長江。

黃太沖（宗羲）邀集黃竹浦子弟數百人，迎監國魯王於孝瀛，駐軍江上，人呼之為『世忠營』。

高淡人（士奇）生。劉念臺（宗周）死，年六十八。

順治三年（一六四六）丙戌，先生十八歲。

是年仍過着逃難生活。

黃宗羲爲監察御史兼兵部職方司主事。宗羲等將由海導取海鹽，約崇德義士孫爽爲內應。

時清軍部署已定，不得前進。

監國由海道至福建。

潘次耕（耒）生。

順治四年（一六四七）丁亥，先生十九歲。

先生對故國淪亡於異族，有很深沉的傷痛。戊午一日示諸子云：

或謂吾遭多難，厥宗幾覆，今幸而爲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是，則其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爲重者，亦有重於生者。吾幾當死而不死，則自戊亥（丙戌，丁亥）以後，無日不宜慶也。何待五十？如其有重於生也，則偷息一日，一日之恥也！世有君子聞之曰：『夫夫也，何爲至今不死也？』則其僇嚴於斧鉞，何慶之有？（文集卷八）

先生姪子宣忠想因反清激烈，被清軍所執，孫子度極力營救，都得不到效果，宣忠便殉難虎林。孫子度墓誌銘云：

余從姪宣忠從子度遊。……論列古今及當世擘畫，慷慨明了，皆可旦夕施行者。……又數年國破。丁亥，從子殉難虎林，固至性素然，然師友之感勵多也。當從子被收，適在君墨兵齋中，獰卒幷縛去錮吳山閱月及訊，從子謾罵，君力爭其善，致受杖，然亦以此直之。（文集卷七）

晚村先生的三哥季臣自子宣忠被執殉難後，遂破產。先生與四哥念恭（瞿良）各割田百畝與他，作他的生活費。張考夫見聞錄云：

崇德呂■■■（張楊園集中凡是晚村父子的名字都是墨板）兄子亮公被禍以死，家破。■■與其同母兄念恭名瞿良各割田百畝以養其兄。（張楊園集卷三十三）

按念恭是晚村的異母兄弟，不該說同母兄。

順治五年（一六四八）戊子，先生二十歲。

是年先生始脫逃難生活，回到家鄉，整理一切。友硯堂記云：

戊午以後，歸理筆札。（文集卷六）

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己丑，先生二十一歲。

先生的四哥念恭（瞿良）大概死於此年？

魯監國至建跳（浙江三門灣），令黃太沖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而歸。

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庚寅，先生二十二歲。

姪孫懿脩（先生的叔父元肇曾孫）生。

先生的三哥季臣（願良）大概死於此年？

黃晦木以政治嫌疑被捕，經黃太沖萬履安高旦中等營救得活。

順治八年（一六五一）辛卯，先生二十三歲。

先生的朋友孫子度死，時年三十八。友硯堂記云：

辛卯，子度死，予益落魄不自振。（文集卷六）

又孫子度墓誌銘云：

生萬曆甲寅（西元一六一四）四月十五日，得年三十有九之五月二十八日卒。（見同上）

貫按『三十有九』的「九」字應是「八」字。又該墓誌銘中『丁亥（順治四年），從子殉難

虎林。……君力爲爭其善。……如是者六年，竟以鬱瘵死。』按丁亥至此首尾祇五年，「六」字應是「五」字或「四」字之誤。

又黃太沖過雲木冰記跋云：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康熙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泫然！（南雷文案卷二）

賚按此年至康熙九年首尾僅二十年，云二十一年誤。

張孝先（伯行）生。

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壬辰，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有七個兒子：長公忠，後改名葆中，康熙丙子舉人，丙戌一甲二名進士（見光緒石門縣志科目表），次主忠，寶忠，誨忠，補忠，納忠，止忠（見行略）。他們的生年除了止忠和補忠，其餘都無法知道，但我們曉得晚村這時已經有兒子了。書舊本朱子語類云：

壬辰夏，買此書，爲書船（？）所欺。自三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俱闕，而自此本至末凡十本

又重出。全書中多爲庸妄人所批抹，侮聖人之言……書此示兒輩，讀書無論聖言，常加敬畏，卽古人文字亦不得輕肆動筆，且以戒與書客買書。（文集卷六）

先生與吳自牧做朋友自今年起。哭吳自牧文云：

茫茫九區，知我者誰？曰君一人而又如斯！與君相知，壬辰之歲。笑視莫逆，不解所謂？（文集卷七）

順治十年（一六五三）癸巳，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先生始去應試，考取邑庠生。行略云：

癸巳，始出就試，爲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籍甚。

這時陸文若一邊辦社一邊選文，每請晚村與他合作。凡經晚村提倡的選本，尤受士人的歡迎。故行略又云：

時同里陸文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選政。每過先君，虛左請其共事。先君一爲之提倡，名流輻輳，玳瑁珠履會者常數千人。女陽百里間，遂爲人倫奧區，詩筒文卷流布宇內。人謂自復社

以來，未有其盛，如金沙婁東。而先君意不自得也。

先生與吳孟舉（之振）在試場中會到，二人就結爲朋友。顧楷仁做的內閣中書吳孟舉墓誌銘云：

……十三，應童子試，卽與呂晚村定交試席間，後更與黃梨洲兄弟遊處。（光緒石門縣志卷十一塚墓）

吳孟舉是晚村的好朋友。他們不單是試場相遇訂交，他們的交友還有一段故事，吳孟舉的母親范夫人臨死時遺囑着孟舉要深交晚村，幷請晚村到她的榻前懇切地囑咐過。張履祥見聞錄云：

崇德吳氏母范，臨歿語其子（之振字孟舉。）曰：『朋友中如呂■■，汝宜深交。言必聽，事必商，可無失。』因請呂■■於榻前，諄諄囑焉。……（張楊園集卷三十四）

賓按顧楷仁云『十三，應童子試，卽與呂晚村定交試席間』的『十三，』應是『十四』之誤，吳孟舉生於崇禎十三年，至是應有十四歲了。

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甲午，先生二十六歲。

侯朝宗卒，年三十七。

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乙未，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冬，晚村與陸雯若租屋吳門，做選文的工作。兩人關着一房，用一個月工夫，選成一部庚子程墨。庚子程墨序云：

乙未之冬，燕坐玄覽樓共居，油然無所用其心，因與雯若同事房選。於吳門市傭一室如農車大鍵閉其中，匝月而竣事。蓋其爲日也暇，而致力也專，雖未必當於古人，而世亦滿志矣。

（文集卷五）

晚村贈吳自牧一部近思錄。自牧這時讀來不覺到有什麼濃厚的趣味，直到十五年後，晚村與他在大麻舟中會到，自牧談話的語言意旨完全和今日不同。晚村聽到非常奇怪，問他從何處得來？自牧道：得自你給我的近思錄。

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丙申，先生二十八歲。

先生的朋友張考夫在澉浦吳仲木家教書。

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丁酉，先生二十九歲。

晚村先生在這幾個年頭對於評選文字好像很有興趣，今年仍與陸雯若同做選文的工作。

庚子程墨序云：

酉戌（丁酉，戊戌）以來，頗嘗分閱而互參。凡有事一選，輒屏棄他業，汲汲顧影，以徇賈人之志。然雯若性勤，而予習於惰；予迂拘犖确，而雯若博通無礙；予手目遲拙，自辰達酉，詮次不過五六首，而雯若盡日之力，時至一二十許。才之敏鈍，其相去懸絕，固不可強也。夫以予之鈍智識之迂拘，性之懶又如此，而從事於逼迫程限之役，其爲煩苦殆不啻瘻疥之於肌膚，而瘰癧之於腸腑，去之惟恐不速矣！而顧累累焉數見其成書，若甚樂此而不知疲者，蓋中無恆業，則日見無事，見無事則益油然無所用其心，心無所用，則其苦有甚於逼迫程限之役者，故欣欣然受之而不辭也（文集卷五）

創社邑中，先生親總其事。行略云：

丁酉，創社邑中，數郡畢至，敦盤裙屐，讌樂紛沓。先君指揮部置之，終會不失一匕箸，人服其綜理之密。他人或分任什一，率不能辨也。

錢湘靈（別號圓沙）送文章給晚村看，晚村看了非常稱贊。與錢湘靈書云：

自丁酉讀行卷來，夢寐傾倒於先生至矣。

姪進忠（二哥茂良第二子）死。

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戊戌，先生三十歲。

是年，仍在做評選文字工作。

姪履忠（二哥茂良第三子，後出繼長兄大良）考取邑庠生。

吳孟舉從先生學詩。夏日口占四絕寄晚村兼示自牧姪云：

十七從君學賦詩，
東塗西抹總迷離。
廬山面目依然在，

留得芒鞋却待誰？（黃葉村莊詩集卷一）

此間先生與陸雯若有一次感情破裂的痕跡。賓亡集章金牧雲李小傳云：

戊戌己亥間，雲李六象，方虎，雯若與予同遊湖上。時雯若不快於諸子，西陵吳門之仇雯若者，聞此過從甚殷，置酒龕寺，飲酣奉巵曰：『請謝去雯若，願終執鞭彌隸麾下。』雲李與諸子毅然起對曰：『公等自可相與，何必去雯若而後交？吾輩有口血自相責耳。豈爲公等哉？且如公言，又何取於吾輩耶？』其人乃大慚謝。（續集卷三）

又行略云：

初與陸雯若先生同社，時雯若惑於讒，與先君偶相失。他社之人乘間說曰：『請絕雯若，吾等願執鞭弭以從。』先君笑曰：『吾與雯若小有言，然門牆之閱也，與諸君何與哉？且諸君固可交，亦奚絕雯若而後從也？』其人乃慚服。

雯若早卒，先君爲之經紀其家，人謂眞不愧生死者。有浮薄子盜名，嘗獲陸先生左右力；比其亡也，作陸雯若墓誌痛加詆抹。先君甚不平之，乃爲刊其東皐遺選，序中悲涼感慨，極寫

其意所爲張耳陳餘之事是也。

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己亥，先生三十一歲。

先生十三歲的時候，在他三哥季臣的地方會到黃晦木，不過那時候年紀很少，僅是一次拜會，到今年才和晦木結爲朋友。友硯堂記云：

己亥，遇餘姚黃晦木。童時曾識之季臣兄坐上，拜之東寺僧寮，蓋十八年矣。當崇禎間，晦木兄弟三人以忠端公後，又皆負奇博學，東林前輩皆加敬禮，所與遊者負重名，如梅朗三，劉伯宗，沈崑銅，吳次尾，沈眉山，陸文虎，萬履安，王玄趾，魏一子者，離離不數人，天下咸慕重之，一二新進名士，欲遊其門不可得，至有被謾罵去者。既亂，諸子皆亡落略盡，而晦木氣浩岸如故。後起不知淵源，習俗變壞，益畏遠之。然晦木固不能一日無友者，左右前後顧則索然爾矣。於是得予則喜甚，曰：『是可爲吾友。』晦木求友之急至此，蓋可悲矣。（文集卷六）

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庚子，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黃晦木介紹鄞縣高旦中與晚村爲友，秋，又介紹晚村至孤山會黃太沖。各贈晚村研石

一方，遂結爲朋友。友硯堂記云：

晦木性亦嗜研……與予曰：『余兄及弟子所知也。有鄒高旦中者，非天下之友，而予兄弟之友也。』戊子（戊子的『戊』字應是『庚』字之誤。因爲晚村交黃晦木是己亥年，晦木介紹高旦中等當在己亥已後，決不會在己亥以前。戊子是順治五年，在晚村交黃晦木前十年，故知其誤。）遂與旦中來。其秋，太沖先生亦以晦木言，會予於孤山。晦木旦中曰：『何如？』太沖曰：『斯可矣。』予謝不敢爲友，固命之。因各贈予研，從予嗜也。（文集卷六）

先生家庭中的經濟狀況，初時確是很好。行略云：『初沔陽公（先生的祖父種雲）以貲豪於鄉里，倜儻好施。倭寇逼，出藏粟三巨艘以餉軍，又助工築邑城之半。阮中丞表其里曰「善人里」。』又云：『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已出爲鴻臚公後，貲藏甚厚。而三伯父故豪奢，好聲氣結納，即揮霍盡之。歲大饑，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囷。先君驩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絕無芥蔕慍惜也。』從行略上看來，先生的家庭經濟本來很好，後來被他的三哥季臣的聲氣結納周人緩急，揮霍去不少。又清軍到浙後，先生等逃難在外，家中的財產也遭着不少的損失。祭董雨

冊文云：『憶年十七，追逐亂始，余毀厥家，公妙頰齒。』從一次『追逐亂始，余毀厥家』後的經濟情形大概是遠不如前日了。

他今年爲一班窮朋友設想，主張各出所能，賣藝過活。由他起草一篇賣藝文，這篇文字寫他的朋友技藝和經濟狀況頗詳盡。文云：

東莊有貧友四（東莊是晚村所居的地名）：爲四明鷓鴣黃二晦，樵李麗山農黃復仲，桐鄉殳山朱聲始，明州鼓峯高旦中。四友遠不相識，而東莊皆識之。東莊貧，或不能供晨爨，四友又貧過東莊。獨鼓峯差與埒，而又有一母四兄弟，一友六子，一妾。乃以生產枝梧其家，而以醫食其一友，友爲鷓鴣也。鷓鴣貧十倍東莊，而又有一母五子二新婦一妾，居剡中化安山。有屋三間，深一丈，闊纔二十許步，床竈書籍家人屯伏其中。烈日霜雪風雨流下，遶攻其外。絕火動及旬日，室中至不能啼號。鼓峯雖以醫佐之，不給也。而又有金石玩好之性，喜鑿印章，結搆撫摹秦漢間，作南園圖書記，或摹松雪朱文筆法，高雅可愛。至其精論六書，則斯邈俗吏茫昧古法，殆不可與語。東莊謂賣此頗可得飽腹，謀之鼓峯。鼓峯云：『鷓鴣技不止此，若其可以玩世者，

則又善畫，畫李思訓趙伯駒一家法，精緻微妙，出此亦可得錢。』思憶吾黃驪農亦兼南北宗，尤妙董巨神理，下筆秀潤生動，直坐元四家於廡下。驪農因自祕，郡人亦無識者。年來困益甚，子女十數人，有子之妾四。驪農少壯固豪奢，日夕遂至不堪。責逋者環坐戶外，輒慟哭欲自引絕，責逋者多經散去。然稍閒又與然弄筆，都不復憶也。吾友賣畫，此當與結伴。而鷓鴣意又欲賣文與詩，謂此事可吾輩共計耳。然吾姊丈聲始，始淵源程朱，所作文不減歐九，爲雜著小品，奇詭要眇淳滀，出入蒙莊史遷昌黎間。而獨不喜作詩，是亦有不能共計者。顧其人別無藝能，於經紀爲尤拙。隨意至友人處坐講古今，竟日不倦。其家具食食之否，則亦論難泉湧，了不知餓，便至昏黑。家有二幼子，一弱女，早喪母，唯一房老與俱，則腸鳴如雷矣。桐鄉人皆以爲癡，行且飢欲死。出其長，但文耳，而其文又可傳而不可賣。鷓鴣曰：『姑試之。安必其無可遻也?』

因約聲始竟賣文，餘友共賣文與詩，驪農鷓鴣共賣畫，鷓鴣東莊共賣篆刻，鼓峯小楷類『樂毅論』及『東方朔像贊』，行書逼米海嶽，間追顏尚書。於是鼓峯東莊共賣字。

旣以自食，且以食友。約成，草於吳孟舉之尋暢樓。孟舉書畫固奇豔，涉筆成趣，得天然第

一。謂『吾手獨不堪賣耶？』『然如子家不貧何？』『請以字佐鼓峯東莊，以畫佐鷓鴣麗農。吾出藝，而諸君共收其直可乎？』衆曰『幸甚。』東莊乃脫稿而屬孟舉書。（文集卷八）

這篇賣藝文是此年做的，因反賣藝文云：『庚子，作賣藝文。』故知牠是此年作品。

高旦中在崇德行醫很得法。復高君鴻書（君鴻是旦中的兒子）云：

……卽行醫之道亦然。如尊公（旦中）當日之行於三吳，亦其本領自取，非關人之薦揚而行也。若謂賴人薦揚，則戊戌己亥之間，懸壺湖上者兩年，其時同遊之友，不惜極口。何以寂然不行？及庚子至敝邑，弟亦未嘗爲尊公標榜也。偶遇死症數人，投藥立起，於是一時翕然歸之。然則戊巳兩年之不行，以薦者之虛語也；庚子以後之盛行，以本領之實效也。乃其時同遊之友觖望於尊公者，以爲尊公之行，由於弟之力。而得弟之力，又實由於彼之力。……（文集卷二）

又答祝兼山書云：

論說之餘，研閱方書，原可並行不悖。第過承謙抑，自顧所得淺陋，無以裨益高深，輒自慙

也。張叔承六要一書，本末兼該，條理不紊，不可不看，其中病機治法二要，尤爲精詳可守。若齋中未備此書，不妨遣人來取。

寒食左右，鼓峯（高旦中）先生必至此時望過舍數日，定有聞見之益。醫雖小道，非於理學明於世機淺（深）不能精也。（文集卷四）

又與仰問渡書云：

孟澤之醫，初得之於宋穉圭，及鼓峯至邑，遂棄其學而學焉。（見同上）

高旦中在崇德醫藥大行，據晚村說他並沒有爲旦中標榜。究竟有沒有標榜，我們生後幾百年的人是無法知道，但他介紹人家到旦中地方學醫，我們是知道了。

旦中的醫藥在當日確是興盛一時。這點在黃宗羲南雷文案裏可以看出。高旦中墓誌銘云：

『……所至之處，蝸爭蟻附，千里拏舟，踰月而不得其一診。孝子慈父，苟能致旦中，便爲心力畢竭，含旦中之藥而死，亦安之若命矣。』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辛丑，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三月，先生過虞山紅豆山莊，適他的族兄秋崖六十誕辰，先生爲他做了一篇壽序。

先生的二哥仲音（茂良）以先生外務管得太多，反把自己學業荒廢掉，這樣下去一定不是好辦法，故此把他禁在梅花閣中，叫他謝絕外務，專教子姪等讀書。公忠跋梅花閣齋規云：

辛丑歲，先君子始謝去社集及選事，攜子姪門人讀書城西家園之梅花閣中。此其齋規也。（呂晚村手書家訓卷一，以下簡稱家訓。）

又庚子程墨序云：

今年，家仲兄以予之馳騖，而漸失先人之意也，錮予於梅花閣中，命授二猶子業，戒出入，謝賓客。閣之陽，又爲構講室數椽，予挈二幼子與二三友人之子，哦於其間。口爲唱，手爲讀，心爲解。嚮晨而起，夜分而止，經傳雜進，背誦還前。講說異科，文字殊類。目偶不睬而嬉戲作，耳偶不聽而紕僞者衆，思慮偶不及而疑義雜析。諸弊叢起，刻晷功程，猶懼不暇。昔程子以文字爲『玩物喪志。』曩未篤信斯語。今予句讀耳，遂不能旁及乎他，亦心有所用而事不能兼理，固如是也。況乎學聖人之道者哉？……已而雯若示書曰：『選已成，獨其序非足下手譔不可。』

則要若愛友之切，復分其美以予我，君子長者仁厚之道也。……若夫是科之文，則要若之子奪論次具在，予尚俟受而卒業焉。（文集卷五）

他的梅花閣齋規云：

程子曰『洒埽應對進退，造之便為聖人。』今日為學，正當以此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其共勉之：

晨起必蚤，面水未至，先入位習業；盥櫛衣冠畢，進揖同學相揖，即就位，從容莊肅，展書開讀，聲必朗朗，毋含糊低懈。記遍數不許偷少，背書不許差譌字句，重複上句。凡一課初完，稍覺昏×××，靜坐一息，或命散立一息，但不得借為遊戲地。××飯，講書必衣冠，講時靜聽默思，有疑義則從容起問，若問及，必莊對，毋口中囁嚅，欲吐不吐，亦不得卒爾致語，全不思索。至有懵然不覺，心馳於外，昏氣倦容，呵欠瞌睡，此下愚質也，當予杖以醒。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一息，乃執他業。傍暮課畢，庭下散步，言必循理，思而後發，不許戲謔，或以尖酸隱語，或以筆墨譏笑。此最是下流輕薄兒所為，勿學也。

夜飲羣聚，必和以敬。飲食必自顧儀容，燈下習業，即先完者，亦且靜坐沉思，反覆玩味，最有益。

余未寢，毋先臥也。除讀書飲饌及午餔後小憩，夜飲前後散步款語，餘時不許私相往來聚談嬉戲。凡言語應對，必響亮決絕，然又不可突而聲厲。拜揖須深，首不可仰。正立圓拱，疾徐中度。揖須端立緩退，毋輕×趨走，莊重毋跳躍顛躓。坐必正直，毋跛倚。

有客至，在堂者起揖，在房者非呼不許出揖，揖畢即入位。課業非命坐，不得與坐，非命輟誦，不得輟誦。非問及不得參語。書本須愛護，不得汚損及摺角。凡學者最忌好高躐等，如不命作文而私自拈題，或至妄作詩古文詞，訂本塗寫；私看閒書，私學他藝，極爲學累，終難長進，必痛責而××之。有事須出，則詳告以故，如期而歸。倘所出非××必究其極而大懲焉。

凡午前課闕，不許與午飯，午後課闕，不許夜飲，燈下課闕，不許就寢。（文集卷八）

這篇齋規，在我們今日看來，有些是極是的，也有些是極不是的。如『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一息，乃執他業。』這是教育在積極上最好的『心到』方法；又如『有事須出，則詳告以故，

如期而歸。』這是教育在消極上防範逃學的學生的好方法；又如『庭下散步，言必循理，思而後發。』這是減少他們言語錯誤的好方法；又如『不許戲謔，或以尖酸隱語，或以筆墨譏笑。』這種行爲確是最無聊最下流，教育上是應該嚴厲制裁的。不過爲趨走端莊，使禁止他們毋跳躍，這未免養成『柔道』的教育；又如不命題作文不許他們自由命題作文，這未免減少他們發表思想的機會；禁他們私看閒書是禁不了的，還不如公開地指定幾種指出某書的優點和文學上的地位教他們去看來得好；最講不通的是『私學他藝，極爲學累，終難長進，必痛責而××之。』所說的他藝，不曉得究指那一些東西？但我們覺得既然說藝，總不是極無聊的蠻幹。只要不是極無意義的蠻幹，都不妨讓這班具有新鮮頭腦活潑精神的小天使去索玩去嘗試，整個社會的進化，每每不是我們這些鐵鑄成般的頭腦們一手教出來的，每每是他們一班活潑的人們有意義無意義的玩出來的。我們只要看看今日文明的偉績，那一樣不是有意義無意義在這個玩的母親的肚子裏產生下來的？晚村先生自己也認定洒埽應對是學問。洒埽應對在狹義的學問上面也可說是他藝。既主張洒埽應對，便不應禁止他藝，只要是藝。

其實晚村先生的主張不可以用我們今日的目光去批評他。他是當時的典型教育，他的目的在於『造之使至聖人。』他是以聖人做目標的教育，並不是今日站在社會進化上作指導的教育。故這篇齋規很可以代表中國以前教育的方法，更能使我們曉得學聖人的方法。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晚村的一班朋友差不多都是以教書為職業，自勝朝亡國後，他們都不主張做官的教育，都努力教學生做人的教育。張履祥見聞錄記着一段有趣的故事云：

孫子度素以文字見稱薦紳間，弟子從遊頗衆。丁亥（順治四年）余訪於家，問所以不授徒之故？曰：『已絕意進取，而教人舉業，是婺（嫠）婦為人作嫁衣裳也！吾恥之。』後見嚴穎生（挺），沈石長（磊），朱韞斯（天麒），俱以課讀為事。曰：『蒙可訓，成童以往即不可訓，以志俱在進取也。將以舉業為可乎，則身既不為矣；如以為不可，猶教人為之，是欺己欺人也。欺人不忠，欺己無恥。』朱簡臣猶持此斷斷，其人他日將為舉業者亦拒之。雖臨以父命，終不受。曰：『為非義以養其親，是陷親不義也。寧貧困以死！』此或太過，然志則可尚矣。

予感之，亦謝舉業之徒。康齋先生詩云：『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嘗三復以自勵。

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壬寅，先生三十四歲。

（張楊園集卷三十三）

是年仍在梅花閣教子姪讀書。行略云：

壬寅之夏，課兒讀書於家園之梅花閣。息交絕遊，於社選一無所與。

由德清到省，寓法雲菴中，會到黃晦木。與公忠書云：

我十六日繇德清入省，隔二日，卽會黃二伯。（家訓卷二）

是年有姊妹之喪，先生爲她料理喪葬。與公忠書云：

姑娘已於昨夜夜分逝矣。死喪之慘，未有如此者。且家貧徹骨，百無一有。尤可悲痛！吾爲料理棺歛之事，所攜金已盡，家中絕無？大兒可爲我致與自牧先生，暫移數金來備用，不用卽還原物也。字到，卽備飯盒三牲，汝輩則一人來亦可。問二房四房有船，明早附之；無則另叫一小船，此處二十三蓋棺，不可多帶人，舟中飲食自備。（家訓卷二）

晚村先生寫信給兒子始於此年。公忠跋家訓第一書云：

是帖爲公忠承命之始，蓋壬寅歲也。

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

趙中符（執信）生。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癸卯，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黃太沖來梅花閣教書，春夏間，晚村和黃太沖，高旦中，吳自牧等在水生草堂聚集，時以詩文相唱和。這是最快樂的文會的時期。卣研云：

癸卯春夏，予與太沖，旦中坐水生草堂，與吳孟舉自牧諸子，唱和甚樂。（文集卷六）

又行略云：

時高旦中先生自鄞至，黃晦木先生兄弟自剡至，與同里吳孟舉自牧諸先生以詩文相唱和。

又黃梨洲年譜云：

康熙二年四月，至語溪，館於呂氏梅花閣，有水生草堂唱和詩。吳孟舉暨猶子自牧讀書

水生草堂，與公（梨洲）聯床分繫，共選宋詩鈔。踰月，以弟澤望公報病馳歸。八月癸卯八日。澤望公卒。

黃太沖有梅花閣選水生草堂次韻詩：

稽山鏡水未埋身，
又聚清江藕葉新。
水閣鐘聲嘗數點；
夜牕燈火話三人。
生憎阮籍何多哭？
不與寒泉共耐貧。
莫怪放言驚世俗，
把茅蕭壑久無隣！（南雷詩曆卷一）

又有集飲水生草堂分得陽字詩：

去年曾此度端陽，
倡和盈編號草堂。
徑轉暫添新竹柏；
水痕猶記舊池塘。
鬮題小紙三分闊；
勸酒天星數丈長。時有彗星夜出
勝事永和相較量，
座中無有不成章。（南雷詩曆卷二）

吳孟舉有集飲水生草堂分韻詩：

傍水軒牕觸處開，
山榴如火照青梅。
不因勝地看花至；

自愛高人送酒來。
三疊放歌聽曲變；
十分飛盞到詩媒。
樹顛鼯鼠當風立，
巢窟經營苦竹堆。

其二云：

新茶活火鬭松聲，
石鼎銅缾對短檠。
發刺魚跳心影亂；
週遮鳥語樹頭清。
眼前俗物憎應死；
書裏名山看欲生。

晚村詩有：

愛殺輞川風景好，（是日出觀「輞川圖」）
相將直合此中行。（黃葉村莊詩集卷一）

誰教失足下漁磯？
心跡年年處處違：
雅集圖中衣帽改，
黨人碑裏姓名非。
苟全始識譚何易；
餓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
無慚尺布裹頭歸！（見行略）

晚村先生做這首詩，已充滿了排滿的思想。但當時人們還不明瞭他的用意，故這首詩大家都看

不懂，直到康熙五年，學使者到嘉興試士，先生拒絕應試後，方才明白這詩的用意。

宋詩鈔的選刻始於今年。吳孟舉云：

> 癸卯之夏，余叔姪與晚村讀書水生草堂，此選刻之始也。時甬東高旦中過晚村；姚江黃太沖，亦因旦中來會。聯床分檠，蒐討勘訂，諸公之功居多焉。（宋詩鈔初集凡例）

康熙三年（一六六四）甲辰，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至杭州，爲友人經紀喪事。行略云：

> 甲辰歲，有友人死於西湖，先君爲位以哭，擬於西臺之慟，已而葬於南屏山石壁下。

他在杭州會到劉伯繩的兒子子本。跋八哀詩云：

> 蔾洲八哀詩，余同哭者只牧齋魏美耳。然伯繩余所願見，甲辰，將渡江而不果，識其子子本於杭。（文集卷七）

晚村同黃太沖，高旦中，吳孟舉等至常熟。黃梨洲年譜云：

> 二月，同弟晦木公偕高旦中之語溪。四月，益以呂用晦，吳孟舉同至常熟。適虞山病革，一

見，卽以喪事相託。十月初，復之語溪。十二月初，旋里。

康熙四年（一六六五）乙巳，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至平湖，八月回家。黃梨洲年譜云：

公（太沖）至語溪。……八月，呂用晦自平湖至。

先生第五子阿彗（定忠）生。

姪履忠死。

先生的朋友朱韞斯的父親大概死於此間？先生起先到他的家中，爲他診病，後來爲他料理喪葬諸事。張考夫與朱韞斯書云：

……春間，倉猝遘此大故，得用晦兄高誼，幸而克終斂事、……（張楊園集卷十）

又見聞錄云：

朱韞斯貧苦益甚。有友延其訓子，韞斯固辭，友固以請。韞斯曰：『吾父母老而疾，不能一日離。卽祿萬鍾位百僚上，亦須放歸終養。惡得以此事强我？』友因不敢言。

明年春，父病經旬而歿。當其父病革，友人呂■■(名■■)知醫，謂韞斯曰：『奈何？一旦不可諱，後事當與吾商之。』及歿，■■同其友吳孟舉(名之振)爲賫送死之具及衰麻布帛諸物。因而平日遊客各斂粟米金錢以贈，喪事賴以粗舉。其冬復爲之舉葬事。(張楊園集卷卅三)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丙午，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學使到嘉興考試士子。先生避不應試，故革去秀才。行略云：

丙午歲，學使者以課士按禾，且就試矣，其夕造廣文陳執齋先生寓(石門縣志儒學表順治十四年至康熙十年表內，石門教諭是陳祖法。執齋當是祖法的字。)出前詩示之，(按即與黃太沖等在水生草堂倡和之「誰教失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識譚何易，餓死方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告以將棄諸生去；且囑其爲我善全，無令剩幾微遺憾。執齋始愕眙不得應，旣而聞其終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眞古人所難。但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詰旦傳唱，先君不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駭，親知無不奔問徬徨，爲之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

飯要不全行莫顧，

簀如當易死何妨！

之句。但曰：『自此，老子擔頭更重矣』！

晚村少年時候就有一種以『天下爲己任』的思想。大概他一生的學術思想初時是受他的三哥季臣的影響，後來是受到黃梨洲等的影響，再後是受到張考夫的影響。他十歲的時候，正是他的三哥季臣會合南浙的文士千餘人組織澄社的一年。社是砥勵氣節的學術機關。少年人最愛學英雄豪傑，澄社裏聚集着一千多個講氣節的英雄豪傑，當然是有形無形的給晚村一個牢固的印象。澄社雖只不到兩年工夫就解散了，但他的腦筋中已深深保留着社的印象，故他在十三歲的時候就邀集孫子度等，自組徵書社。他和他的姪子宣忠同孫子度等『論列古今及當世擘畫』都可見到他們對政治上的注意。他三十二歲時又和黃太沖兄弟及高旦中等結朋友，這時適明朝新亡，黃太沖兄弟和高旦中等都是親身參加過抗清的人，自然是具有很濃厚的民族思想。晚村和他們往來，也必定會加上民族的觀念。三十五歲時，太沖等住在晚村家中，時以詩文相唱和，

這便益發撥動他熱烈的情緒，故有『尺布裹頭歸』的詩句。他今年大概又會到葉靜遠等（張考夫丁未年寄葉靜遠序云『西安葉靜遠與予先後遊念臺劉先生之門，……先生歿後（劉念臺死弘光元年。）十有九年，（康熙二年。）即海濱訪予。既去，又三年，（康熙五年。）訪友至婁東而還，與予遇，復至海濱，訪何子商隱，將歸，商隱送之西至苕上，見同志數人，遂道語溪而別。』）葉靜遠張考夫等，都是篤信程朱的學者。他們雖沒有在積極上表示出民族革命的旗幟，但在消極方面確是有堅決的不做官不和清政府合作的意識。我們看了張考夫一班人的教書止教童子不教求舉業的人已經可以曉得他們的用意；在康熙十二年，張考夫還寫信給葉靜遠道：『……瞻望遠邇，風聲氣習，大都異學肆行，正途日蕪，□□□□，置之度外。……所期吾黨一息尚存，各各黽勉。苟乾坤不幾乎息，必將有復旦之理耳！』這信在表面看去，可說是為着衛道；但我終疑心一位不教舉業學生並且和一班充滿民族思想的人做朋友，他的思想竟會完全沒有民族意識藏在內面？如其不出我的所疑，只『苟乾坤不幾乎息，必將有復旦之理』的話，也全是勉勵同志努力民族復旦的決書。晚村和他們是好朋友，也當然受到他們的影響。

『尺布裹頭歸』這首詩，無異是一篇民族革命的宣言。他有了這樣堅決的意志，故今年學使到嘉興考試，他自然要拒絕清政府的出身。親戚朋友以爲他革了秀才是可惜，犯了學使是可怕；但在他的心目中都沒有這麼一會事，故云：『甑要不全行莫顧，簀如當易死何妨。』他所擔憂的止是此後『擔頭更重』的恢復民族問題，其餘都是枝節而又枝節了。

先生自拒絕清政府的出身以後，便隱居南陽村，負起恢復民族的責任，專做恢復民族的工作。他的辦法是：一方引桐鄉理學大家張考夫等借重程朱的學術，刻朱子遺書廣播四方；一方將他自己的言論寄託在時文評語的上面，不顧當局的忌諱，作公開的宣傳。由他這樣努力的結果，當時一班科舉的士人，都受到他民族思想的影響。行略又云：

於是歸臥南陽村，向時詩文友皆散去。乃摒擋一切，與桐鄉張考父，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葱諸先生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以寄之於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

顧先君身益隱，名益高。

是年發表一篇重要的論文，深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但這篇論文的內容究竟說些什麼重要的話，可惜我們現在是無法知道，僅在他答某人書中曉得這篇論文的重要性。書云：

丙午所爲，亦一時偶然，無關輕重。相知者喜其有片長足錄，未免稱許過當，聞者因而疑之議之，亦其情也。足下又從而洗刷勸勉之，益令人愧死耳！然故人善善之長，同郡觀察之愼，於此具見君子愛人成人之意，周詳篤摯，又非尋常期贈比也。感謝！感謝！（文集卷一）

我們從這信的字裏行間推想起來，這篇論文大概是一篇重要的政論。故『相知者喜其有片長足錄。』『聞者因而疑之議之……足下又從而洗刷勸勉之。』一篇文章會引起社會人士的懷疑議論，相知的朋友又從而洗刷勸勉，也够使我們曉得他的重要性了。

六月，高旦中在海昌遣人來迎晚村和黃晦木到蘇州去。晚村剛到杭州，適家中的第五子阿替（名定中，據葆中的行略，行五名補忠，或者是後來改的。）病劇，又折回家中。

先生自拒絕清朝的出身後，除爲民族努力外，也兼做醫藥生活。行略云：

自來諸生後，或提囊行藥以自隱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

黃太沖又來語溪。黃梨洲年譜云：

五月望，東歸旋復之語溪。檇李高氏書，歸於吳氏。振之公（梨洲）在語溪三載，閱之殆遍。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丁未先生三十九歲。

先生曉得張考夫的學術人格都爲世人所宗仰。故他極力想請考夫到家中來教學，非單兒子們可以得到大師直接傳授的益處，而他急於要做朱子學和剗朱子遺書這些事情都非考夫來商量不可。先託朱韞斯向考夫接洽，幷說『考夫先生一日不來，這裏仍可虛席。』但張考夫被何氏留住，不肯放走，只好請晚村另找教師。考夫丁未與呂■■書云：

……韞兄東來，具述雅意。因雲兄（何雲士）苦心量其事勢，亦有難以恝然者。重違台命，實非初心所期也。韞兄嘗以弟之行徑，類乎柳下一派，今竟援之而止矣。仁兄得無觖觖乎？

竊意令子春秋方盛，正宜强學勵志，以規無疆之業。萬不當以弟之故，久虛師席也。且弟實碌碌無可相益，恒自深咎。塾書三十餘年，子弟從之未有一二當意者，即其效亦可覩矣。鄉國名賢不乏。兄亦何取此人而勸若是哉？生平拙學不敢自掩者，惟是篤信儒先。以小學近思

錄爲六經之戶牖階梯，而吾人立身爲學，苟不從此取途發軔，雖有高才軼節焜燿當世，揆以聖賢所示之極，則終有偏頗駁雜之嫌，未足與於登堂入室之林者也。

然此二書展卷讀之，剋期可了，無俟經年閱歲始能得其觽方，加以令子美質，稍得良師友之助，以弟廢鈍之餘方恥瞠乎其後，何必抗顏承命冒昧以前耶？疾疢日侵志氣頹落，匏繫若此。惡能復進於學以期桑榆之收？徒然永歎，仁兄其何以啓我也？

久感至誠，以陳區區，以爲就正之端。不盡不盡！（張楊園集卷七）

晚村先生接這信後便寫信去說明聘請的理由不光在幾個孩子，而在宣揚學術。與張考夫書云：

向知老兄於錢氏（何雲士等本姓錢）有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訂。故數年願慕之誠，不敢唐突以請，所請者期滿謝事後，必欲重累杖履耳。凡某之區區，不僅爲兒輩計也。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鼓毒妖膻，潛奪程朱之座，以惑天下也亦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事，至於此極。誰爲厲階，不知所屆？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况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義理者耶？

某竊不揣，謂教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又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例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幼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也。

今讀手札所教正學淵源，漆燈如炬。又自喜瓦聲葉響，上應黃鐘，志趣益堅，已荷鞭策不小矣！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實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失脚塵俗，無從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泯滅，而於小學入手工夫，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小。平生言距陽明，劫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前聞之韞斯，謂老兄將辭錢氏之席，冀可以俯愜夙心，故托韞斯相致。今承教未可恝然，度賢者之去就，審之必精，不敢强也，亦惟潔己以待將來而已。

至謂近思錄小學兒輩展讀，刻期可了。此莫與古人師友講習之說有礙否？上蔡聞程子善言詩，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如何？如何？（文集卷一）

張考夫以晚村這樣誠懇的聘請，實在有點難推却。但何家又極力挽留，一時不能擺脫。在這辭受兩難的情形之下，他只好另想辦法推薦淩渝安等前去。一方不至開罪何雲士，一方免呂家家館無師。與呂書云：

……韞斯兄具述明德，於鄙人有葑菲之采。慚愧殊深！又懼無以奉報知己，謹效芻蕘之貢，惟垂察焉。……方今師道難言之矣！如烏程淩渝安，嘉興朱洽六，武塘計廉伯諸兄，德行文學，俱足師表於時，而均苦於處非其位，如旅之九四我心不快者；若韞斯所遇尤窮，則幾於上九鳥焚其巢矣。度亦仁者爲之惻心已久。自古獨行之士，其窮容有甚於韞兄者，然或慕義於遠方，或推高於異代，至同閭並世，則婦孺靡不侮而嗤之，以今視昔，人情殆無不然。自非達識，不能破流俗之拘攣，達流俗而持獨鑒者也。（張楊園集卷七）

康熙七年（一六六八）戊申，先生四十歲。

是年，先生親去會見張考夫，大概是爲請他教書的問題。復張考夫書云：

……來書所云學術不端，此大非細故。竊謂流俗陷溺之禍小；邪說亂眞之害大。哆口論

學，使以排詆先儒爲事，此的的呵佛罵祖心傳。就其議論躬行，截然兩概。如前數書，且鄙爲老生常談矣。某之不揣固鄙，欲繕刻諸書，正如尊教。數年以來，神馳函丈，正謂世教日敝，學統幾絕，巍然模楷，惟先生而已。某於此事頗思究竟，願得晨夕以承教益；其所依望者甚鉅且切，固不第爲兒子輩也。

澉湖之約，固知終踐，但聞後歲則以過其期矣。惟望不鄙棄而許之。幸甚幸甚！垂諭教子之道，敬佩格言。弟目前悔志者少，且冬春多事，明歲頗艱於力。戊申奉攀，又多一番周旋。故竟虛席以待伊洛之臨講矣。（文集卷一）

姪恕忠死。從子恕忠壙誌云：

恕忠字及武，仲兄第四子也。……父茂良，樞部郎，即余仲兄。兄於國難後，又遭尾大之變，令恕忠同其兄履忠從余學。爲文頗善領會；第性多雜慧，而不勤正業，又喜諛己。余稍抑之，輒厭去，旋爲武邑庠生。遂疏遠文字，然於算數音韻六書之術，嗜之不衰。時有所撰解，多出人意。……（文集卷七）

方靈皐（苞）生。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己酉，先生四十一歲。

張考夫經晚村的多年竭誠聘請，實在再難推却。幷且考夫也明瞭晚村目光的遠大，用意的深厚；他曉得晚村絕不是同一班假道學的先生一樣，請個大師來裝點門面，也不是同那一班自私自利的人一樣，請個名流來專爲自己的兒子前途謀福利。晚村的聘請考夫是爲他對『朱學』有深刻嚴密的研究，且能躬行實踐，欲發揚朱學同刻朱子遺書等事多非有這樣一個專門學者來幫助不可。換句話說，晚村是爲整個朱學問題而聘考夫。考夫也不能一再的辭却，故今年就到晚村的東莊教書。蘇惇的張楊園先生年譜云：

> 康熙八年己酉，先生五十九歲，館語水館。主人請自甲辰之冬，屢請屢辭，主人虛席待二年，今始就焉。訓門人曰：『學問固重踐履，然必自致知格物始。』

又云：

> 先生（考夫）館語水數年，勸友人門人刻二程遺書，朱子遺書，語類及先儒諸書數十

種，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見諸書之全者，先生力也。

作東莊約語。

張考夫東莊約語云：

儒者之學，修身爲本，罔間窮通。克己工夫，寧分老少？祇求無忝所生，不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延平先生曰：『愛身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物無大小，理固皆然。古人言學，藏先於修，遊後於息，無有終日馳騁其耳目知思而能爲益身心者也。盛年百務未立，履道坦如，尤以收歛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夙興夕惕，時哉勿可失也！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以咕嗶沒齒，反已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廢之嘆。米鹽妻子，庶事應酬：道心處之，無非道者；苟使縈懷豪傑志氣，不難因之損盡。是以出就燕間，聽略不雜，心力易專。養德修身，二益均有。古人淡薄明志，膏粱之習，克治宜先。長白山畫粥，可取法也。今卽未能，尙師其意，日以蔬食爲主，間佐魚肉，然總弗得兼味。學問之道，固尙從容。然

一任優遊，難踰自得。舉其通病，不出五閒。閒思慮，閒言語，閒出入，閒涉獵及接閒人與閒事。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惟不敢，亦不暇矣。終日勞擾，實無一事當做，總是閒。（張楊園集卷三十五）

冬，晚村至皈山。張考夫己酉冬與何商隱書云：

本擬二十有三日，同寅旭兄東上，因■■兄來皈山留宿，勢竟不能而使乎。……晦兄欲早至湖樓，諸勢牽之，日內努力行矣。（張楊園集卷五）

二四月間，晚村都在郡城。張考夫己酉三月答張佩蔥云：

賢夫人服藥見效，大爲可喜！用晦兄自二十日別後，未嘗返棹，或從清溪竟到尊居也。若先抵家，當致台意，必其遂來。度晦兄不愛此出者，念兄目下費煩，殊勞措處，自維乏困，不能稍佐纖末，徒懷歉然而已！（張楊園集卷十一）

又四月答書云：

弟二十有四日歸自語溪，用兄尙在郡。恐目下正未能去此塵鞅也。（見同上）

又十月書云：

弟十有二日得至語兒城，因致尊意於用兄，大約望後，決抵戍上晤面也。……敝友錢一士老病不支而故，字虎之子日嚴兄弟疾各幾殆，均以貧窮不任醫藥，弟將特肯用兄活之。必是，用兄旌麾至日，得兄走一使於飯山之陽，招其叔姝同出，方不虛所望。（見同上）

姪孫懿脩考取武舉人。

是年葬三哥季臣等。先生除經營葬埋三哥三嫂同三哥的兒子宣忠夫婦外，還將自己的孫懿緒繼承亮功作後嗣。行略云：

三伯父卒，子亮功早世，以先君爲喪主。後十餘年，拮据營葬三伯父父子於高原，哭之盡哀。又以孫懿緒繼亮功後。曰『吾以報三兄撫養恩，亦使吾之子孫得以復奉本生繁昌公祀也。』

又張考夫見聞錄云：

崇德呂■■■，兄子亮公被禍以死，家破。與其同母兄念恭名瞿良（按瞿良非晚村同母兄，云同母兄誤）各割田百畝養其兄。兄死，嘗立嗣，久不克葬，主亦不得立，不得祀者十有九年。兄

子棺在荊棘，幾不可問。██憫焉，葬其兄嫂，其兄子及兄子之婦之棺祔焉，由是四喪得歸泉壤。使爲作主，使一子嗣之，（實是一孫，云一子誤。）主其祭祀墳墓。（張楊園集卷三十三）

又與范道原書云：

弟去歲爲家兄及舍親家事，歷碌經年，總計在家之日不滿兩月耳。意緒惡劣，鬢白者三之一，齒落則過半矣。仲冬會旦中之葬，（康熙九年事。）留甬上旬日……（文集卷二）

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庚戌，先生四十二歲。

冬，爲高旦中葬事至甬，質亡集錢魯公漢臣小序云：

余庚戌冬，爲旦中葬事過甬上。（呂用晦續集卷三，以下簡稱續集。）

又答徐瑞生書云：

庚戌冬，會葬烏石。（文集卷二）

又行略云：

時會葬高先生於鄞之烏石山。先君芒鞋冒雪，哭而往。山中人遙聞其聲曰：『此間無是

人，是必浙西呂用晦矣。』高氏子弟甏石將刊墓誌，（賚按墓誌是黃太沖撰。）先君視其文，微辭醜詆。乃嘆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何爲者也！』遂不復刊。

餘姚黃太沖爲高旦中題主事至烏石山。黃梨洲年譜云：

庚戌冬，爲甬上高旦中題主，至烏石山。

又黃太沖庚戌做的阿育五寺舍利記云：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至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南雷文案卷二）

又張考夫庚戌與何商隱云：

聞用兄初旬有東行之棹，弟於其時度得同舟。（張楊園集卷五）

又庚戌仲冬書云：

用兄四明未返，家間多事，恐無暇爲某計矣。（見同上）

據行略說高旦中的墓誌銘中有『微辭醜詆。』按這篇墓誌銘是黃太沖做的，太沖同高旦中是

勤王時的同事，而且是相好的朋友，這篇文字竟會有這樣的刻薄，眞使我們奇怪。晚村先生與魏方公書亦祇說：『至太沖所以致憾旦中，而必欲巧詆之死後，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這樣簡單的幾句話，實不能使我們生後二百多年的人明瞭太沖懷恨高旦中的原因。這當中眞正的原因雖不能明瞭，但經雙方的爭論，我們也可得到一個概略。晚村先生與魏方公書（按這封信是康熙十九年間，南雷文案刻成後寫的。）云：

惠示南雷文案，雨中無事卒閱之。其議論乖角，心術鍥薄，觸目皆是，不止如台意所指摘僅旦中一首也。旦中誌銘固極無理，而莫甚於與李杲堂陳介眉一書。其意妄擬歐陽論尹師魯墓誌之作，詞氣甚倨，儼然以古作者自居，教二生以古文之法，及爲誌銘之義。夫不論法與義，則恐不得而知；若猶是法也義也，則某竊有詞矣。凡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原與史法不同，稱人之惡則傷仁，稱惡而以深文巧詆之，尤不仁之甚。然猶曰不沒其實云爾；其未聞無其實而曲加之，可以不必然而故周內之，而猶曰古誌銘之法當然也。所引昌黎銘注爲證，尤可笑！李虛中、衞之玄、李于之方術燒丹，其生平他無足傳，而實以好異死，法固不得而易也。王適之

嫠婦翁，所以狀侯高之駿，與適之負奇耳。如史記稱高祖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豈爲謗高祖哉？至柳子厚之誌銘，則更不然。子厚之黨叔文輩也，事關國史，其是非既不可移，而爲子厚誌，則此其一生之大事，又非細故瑣語之可隱而不必存者也。然至今讀其文，淋漓悲痛，但致嘆於無推挽與排擠下石之人，蓋已深爲之湔祓矣。今謂旦中『工揣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不必純以其術。』（『不』南雷文案是『未』字。）試取此數語思之，其人品心術爲君子乎？爲小人乎？且謂旦中之醫爲下品，某不敢知；謂旦中之人品心術爲小人，此某之所決不敢信也。若太沖本意止歎息旦中馳騁於醫，而不及從事於太沖之道，則但稱其因醫行而廢學，亦足以遣詞立說矣。何必深文巧詆之如此？是昌黎一誌，而出子厚爲君子；太沖一誌，而入旦中於小人。其居心厚薄何如也？乃欲以猘獒之牙，擬觸邪之角哉。且昌黎立身嶒然，未嘗與子厚同黨，故可以歎息不諱；若旦中之醫，則固太沖兄弟欲藉其資力以存活，故從臾旦中提囊出行。其本末某所親見具悉。今太沖書中亦明云：『弟與晦木標榜而起矣。』旦中果有過乎？則太沖者，旦中之叔文也；使叔文而嘆惜子厚，天下有不疾之者歟？又謂『寧波諸醫，

肩背相望，日中第多一番議論緣飾耳。』太沖嘗遺其子名百家字正誼者，納拜日中之門學醫矣。夫以日中之術庸如此，其緣飾之狡猾又如此，日中於太沖其歸依相知之厚也又如此。不知太沖當時何以不一救止之，而反標榜之？又使其子師事之？及其死也，乃從而掎摭之。驅使於生時，而貶駁於身後；則前之標榜既失之僞，今之誌銘又失之苛。恐太沖亦難自免此兩重公案也？即『身名就剝』句，引歐陽銘張堯夫例，亦屬不倫。歐陽所謂昧滅，歎年位之不竟其施也；太沖所云，譏其不學太沖之道而抹摋之也。

日中生平正志好義，才足有爲，其大節磊落，足傳者頗多。固不得以醫稱之。又豈遂爲醫之所掩哉？世有竊陳王之餘涎，掇雜流之枝語，簧鼓聾瞶，建孔招顏，藉講院爲竿牘之階，飾丹黃爲翰苑之徑，一時爲之閧然。然而山鬼之技終窮，妖狐之霧必散，此乃所謂身名就剝者耳。日中身無違道之行，口無非聖之言；其生也人親之，其沒也人惜之。然則日中之日雖短，而身名尙未嘗剝也。太沖雖欲以私意剝之，又烏可得焉？夫德不如曾史，功不如禹稷，言不如遷固，即曰身名而剝，然則太沖之必不如曾史禹稷遷固已萬萬可信也。日空長而名早剝，方自悲

之不暇，而遑及悲旦中乎？所云『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爲法。』言有裁量，毀譽不淆。古文之道，豈復有出於此？然拔太沖之矛以刺其盾，其誌中如降賊後遁者，授職僞府，賊敗死者，勸進賊庭，歸而伏誅者，概稱其忠節，而憤其曲殺。以國論之大名教之重，逆跡之昭然，不難以其私暱也而屈出焉。一故人陰私之末必然者，則必鉤抉而曲入焉。是非毀譽淆乎？否乎？言之裁量謬乎？否乎？當道朱門，枉辭貢諛，紈袴銅臭，極口推尊，餘至么麼嵬瑣，莫不爲之湔瘢刮垢，粉飾標題；獨取此貧交死友，奮然伸其無稽之直筆，而且教於人曰：此爲古文之法，銘誌之義當然也。世間不少明眼，有不爲之胡盧掩鼻歟？

太沖有云：『昔之學者學道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觀南雷文集一部，非學罵之巨子乎？罵人之罵，而自好罵人，此楚圍之轉受僇於慶封也。夫罵焉而當，則曰懲，曰戒，罵苟不當，則曰悖，曰亂。今以悖亂之罵，而橫加諸人，曰：此古法也。豈惟古文之道亡，將生心害事，其爲世道人心之禍，又豈小小者乎？

旦中臨絕有句云『明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沖改

『不見』爲『共見』且訓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見，卽墮鬼趣。』夫使旦中之神共見於明月岡頭，眞活鬼出跳矣！旦中之句，以鬼還鬼，道之正也。如太沖言，卽佛氏大地平沉有物不滅之說耳。青天白晝，率率而歸陰界。太沖之云，毋乃墮鬼趣乎？卽不見共見，以詩家句眼字法而論，孰佳孰否，老於詩者自能辨之。此文義之失，尤其小者。飄風自南，青蠅滿棘，本不足與深辨，但念旦中疇昔周旋，今日深知而敢辨者僅某一人而已。若復閃默畏罪，是媚生貴而滅亡友也。故欲直旦中之誣，則不得不破太沖之罔耳。……至太沖所以致憾旦中而必欲巧詆之死後，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昨吳孟舉兄亦深爲歎息。（文集卷二）

黃太沖做的高旦中墓誌銘見南雷文案卷七，這篇墓誌是庚戌做的。與李杲堂陳介眉書見南雷文案卷三，這篇書是辛亥寫的。特爲他摘出參考。高旦中墓誌銘云：

啓禎間，甬上人倫之望，歸于吾友陸文虎、萬履安。文虎已亡，履安隻輪孤翼，引後來之秀以自助，而得旦中。旦中有志讀書，履安語以『讀書之法，當取道姚江；子交姚江，而後知吾言之不誣耳。』姚江者，指余兄弟而言也。慈谿劉瑞當亦言『甬上有少年黑而髯者，近以長詩

投贈，其人似可與語。』己丑，（順治六年）余遇之履安座上，明年，遂偕履安而來。當是時，旦中新棄場屋，彩飾字句，以竟陵為鴻寶，出而遇其鄉先生長者，則又以余君房、屠長卿之竄語告之。余乃與之言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為詩文，殆為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矣。……

旦中銳甚，聞余之言，卽徧求其書而讀之，汲深解惑，盡改其紈袴餘習，衣大布之衣，欲傲岸頽俗。與之久，故者皆見而駭焉。……旦中負然出於震蕩殘缺之後，與之鷲離吊往，一泄吾心之所甚痛，蓋得之而喜甚。自甬上抵余舍，往來皆候潮汐，疾風暴雨，泥深夜黑，旦中不以為苦，一歲常三四至。……

旦中家世以醫名。梅孤先生針灸聚英，志齋先生靈樞摘注，皆為醫家軌範。旦中又從趙養葵得其指要，每談醫藥，非肆人之為方書者比，余亟稱之。庚子，遂以其醫行世。時陸麗京避身為醫人已十年，吳中謂之陸講山，謁病者如市。旦中出而講山之門驟衰。蓋旦中既有授受，又工揣測人情于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未必純以其術也。……嗟乎！旦中何幸而有此？一

時簧鼓，爲之一鬨。醫貫類經，家有其書，皆旦中之所變也。

旦中醫道既廣，其爲人也過多，其自爲也過少。雖讀書之志未忘，欲俟草堂資具，而後可以併當一路。近歲觀其里中志士蔚起，横經講道文章之事，將有所寄。旦中惕然謂：『吾交姚江二十餘年，姑息半途，將以桑榆之影收其末照，豈意諸君先我絕塵耶？』徬徨慨歎，不能自已。而君病矣，是可哀也！……

少喜任俠，五君子之禍，連其內子。旦中走各家告之，勸以自裁。華夫人曰：『諾！請得褒衣以見先夫於地下。』旦中即以其內子之服應之，殯殮如禮。家世中落，藥囊所入，有餘亦緣手散盡，故比死而懸罄也。

去年十月，旦中疾亟，余過問之。旦中自述夢至一院落，鎖鑰甚嚴，有童子告曰：『邢和璞丹室也。去此四十七年，今將返矣。』某適四十有七，非前定乎？……明年，過哭旦中。其兄辰四出其絕筆，有：

明月岡頭人不見，

青松樹下影相親！

之句。余改『不見』爲『共見』。』夫可沒者形也，不可滅者神也。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見，則墮鬼趣矣。旦中其尙聞之？……卒於某年庚戌五月十六日，以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葬於烏石山。銘曰：『吾語旦中佐王之學，發明大體，擊去疵駁。小試方書，亦足表襮。淳于件繫，丹溪累牘。始願何如，而方伎齷齪。草堂未成，而鼓峯矗矗。日短心長，身名就剝。千秋萬世，恃此幽斵！』（南雷文案卷七）

又有辛亥年與李杲堂陳介眉書云：

萬充宗傳諭，以高旦中誌銘中有兩語，欲弟易之，稍就圓融。其一謂『旦中之醫行世，未必純以其術；』其一謂『身名就剝』之句。弟文本不足傳世，亦何難遷就其說。……夫銘者，史之類也。史有褒貶，銘則應其子孫之請，不主褒貶。而其人行應銘法則銘之，其人行不應銘法則不銘，是亦褒貶寓於其間。……銘法既亡，猶幸一二大人先生，一掌以堙江河之下。……如昌黎銘王適，言其謾婦翁；銘李虛中、衛之玄、李于，言其燒丹致死；雖至善若柳子厚，亦言其

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豈不欲爲之諱哉？以爲不若是，則其人之生平不見也，其人生平之不見，則吾之所銘者亦不知如何氏也。將焉用之？……今夫旦中之醫，弟與晦木標榜而起，貴邑中不乏肩背相望，第旦中多一番議論緣飾耳。若曰其術足以蓋世，而躋之和扁，不應貴邑中擾擾多和扁也。曩者旦中嘗以高下見質？弟應之曰：『以秀才等第之，君差可三等。』旦中欲稍軒之，弟未之許也。生前之論如此，死後而忽更之，不特欺世人，且欺旦中矣。說者必欲高擡其術，非爲旦中也，學旦中之醫，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則代者之品亦與之俱下，故不得不爭其醫術之媒，是利旦中之死也。……且銘中之意，不欲置旦中於醫人之列，其待之貴重亦已至矣。……

至於『身名就剝』之言，更之尤不可解。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旦中有一於是乎？自有宇宙，不少賢達勝士，當時爲人宗物望所歸，高岸深谷，忽然淹滅。是則身後之名，生前著聞者尚不可必，況欲以一藝見長而未得者乎？弟即全無心肝，謂旦中德如曾史，功如禹稷，言如遷固，有肯信之者乎？……惟是旦中生平之志，不安於九品之下中，故銘言『日短心長，身名

就剝。』所以哀之者至矣。不覩歐公之銘張堯夫乎？『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堯夫爲歐公好友，哀之至，故言之切也。……弟欲杲堂介眉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爲法。……若鄙文不喜于高氏子弟之意，則如范家神刻其子擅自增損尹氏銘文，其家別爲墓表。在歐公且不免，而况于弟乎？此不足道也。（南雷文案卷三）

晚村先生不滿意於黃太沖的旦中誌銘有幾點：（一）『旦中既有授受，又工揣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亦未必純以其術也，』（二）『身名就剝，』（三）改『不見』爲『共見。』第一點是技術高下問題。據太沖說，旦中的醫術實在同人家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多一番議論。晚村先生以爲旦中的醫術高明不高明可以不說，但太沖是依靠旦中的醫藥收拾來生活是實在的。一個靠人家的技術生活的人，又說他技術是下品，似乎於良心有點未安罷！况且太沖說旦中的醫藥是他兄弟努力宣傳起來的，幷且太沖又叫他的兒子從旦中學醫。如其旦中的醫術眞是下品，太沖兄弟的宣傳不是欺騙世人麼？叫兒子從學不是虛僞麼？第二點是身後的留名問題。太沖以爲旦中生平的志向並不在於下等的醫術，現在因行醫的關係，累得他不能成立德

立功立言的一樣，故言『身名就剢。』晚村先生以爲旦中生平急公好義，大節磊落，生時人親之，死後人惜之，旦中的形體雖死，他的聲名永遠留在人間，怎好說他就剢呢？第二點最不容易說，并且是最可注意的一點。因爲這是改詩的問題，在表面上看去好像是文藝問題，但我們仔細看看，實在是重大的民族思想問題。他說的『明月』並不是『山間之明月』的明月，他說的『青松』也不是黃山的青松，他說的明月就是那勝國的明朝，他說的青松就是新興的統治者清朝，『青』和『清』同音，故借來作爲隱語。旦中所做的『明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最好是用意會，不必拿字面來解說，意會這兩句詩就是復明還未實現，我人已先死了！這就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教英雄淚滿襟』的意思。如其硬要抓住字面，都不免要『墮入鬼趣。』太沖改『不』爲『共』就因犯了太拾不得字面的緣故。

黃太沖做高旦中的墓誌銘所以有詆其醫爲下品及身名就剢等句，是有或種的原因的。這個原因在與魏方公書中已露出一點綫索，所謂：『至太沖所以致憾旦中而必欲考詆之死後，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亦不欲盡發便分明是太沖詆毀旦中的原因，這個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看了質亡集便可知道。質亡集高斗魁旦中小序云：

旦中聰明慷慨，幹才美越，嗜聲氣節義，嘗毀家以救友之死，（想卽是順治七年營救黃晦木的事，）有所求，不惜腦髓以徇，精於醫，以家世貴不行。至是，爲友提囊行市，（爲太沖兄弟。）所得，輒以相濟，名震吳越。友益望之深，至不能副，則反致怨隙；又爲友營館穀，招徒侶，復責以梯媒關說，力有不能得，亦得罪。於是羣起詬之，然中市意不衰。病革，猶惓惓於諸友。死之日，貧不能備喪葬，孤寡啼飢，無或過而問焉者，而詬聲至今未息，眞可怪可痛！（續集卷三）

這段小序就是說明太沖致恨旦中的原因：一點是旦中所入不能滿足太沖的慾望；一點是托以『梯媒關說』不能得。

晚村和太沖在明朝亡國後的幾年（順治十七年後）確很接近，順治十七年，晚村在孤山會到太沖，康熙二年至四年的三年中，太沖都在語溪行走，幷且在晚村的水生草堂教他兒子讀書，水生草堂的詩酒倡和，簡直有些像長安的醉八仙氣概。但他們兩個人以後是分家了，他們究竟爲什麽要分起家來，我們眞無法知道，因爲太沖的南雷文案中連呂用晦三個字都沒有看到，

叫我們從何處去尋證據呢？呂用晦文集雖有關於與太沖不滿的幾封信，但也沒有明白的說出所以不滿的原因，所謂「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益發使我們無從知道這個謎底。

他們二人的分家，大概是黃太沖先發難的。太沖先寫信責難晚村，但這信又不知爲什麼緣故，媢寄出，後來晚村知道了，寫信去問他那信的內在，并且要他寄來，這點想是他們分家的起因。與太沖書云：

……徐自越中來者，輒言太沖有與呂用晦書，淋漓切直，不愧良友。而某竟未之見何也？若不足與語，則不必作書，旣作書矣，是欲其得規而改過也，而又不使見，是借題作一篇好文字耳，定非吾直友之用心也，故某頗疑其妄。後問且中，則曰誠有之，不過責善意耳。某於是浩歎，謂太沖其果不知某者也。茫茫宇宙，何處無流輩。顧數年以來，竭情盡慎，只此數人，若將終身焉者。豈果相藉爲標榜哉？誠望切磨之益，使得聞其過，則日遷於高明之域無難也。太沖有責善之言，正某所欲聞。奈何書成而不一示之耶？嗟乎！太沖！太沖天下舍讀書負氣之人，望誰能言？使太沖言之而當，於太沖爲知言，卽言而未當，於太沖豈有過哉？但於言之外別有委曲依隱

之私，是則太沖未嘗無言，而所以言者先失其道矣。然於某正不當作如是觀也。或者又云此太沖絕交之惡聲耳，非眞責善也。子必欲見之，是又啓爭端矣。此則大不然。縱使太沖立言有私意在，是太沖自己病痛，太沖所言自是某之病痛。兩者豈相除算哉？即如或言，不可知者心耳，其言豈有不是者。此某之所以引領拳拳也。千萬錄示，以卒餘教。（文集卷二）

是時張考夫在先生的廓如樓教書，名士時來，趣味非常濃厚。張考夫庚戌八月與何商隱書云：

日者禦兒之鄉，羣賢畢至，其聚不亦樂乎！但年來所以處者太逾其分，雖先生與用兄養老好賢之盛心，與敎舊恤災之厚誼，有加不倦，而弟非其人，爲可恥耳。（張楊園集卷五）

又張考夫有庚戌同趙二入山訪何商隱王寅旭呂■■詩云：

乾坤寥廓有吾徒，

猶幸於今道未孤。

風撼萬松濤並海；

雨傾衆壑瀑奔湖。

攀（躋）登心急衰如健；

拄凝徐行顛得扶。（一本作『拄杖能扶路不嶇。』）

爲問三餘功幾許？

星回庶物常新圖。（張楊園集卷一）

錢柏園來會先生，大概在此間？質亡集錢本一柏園小序云：

柏園，初字一士，早領時譽，目空其輩。……適游粵歸，同張子考夫過廓如樓以孃子香雞舌香數片見惠，且出端石求銘。余戲題之曰：

雞舌四，

孃子二；

易數字，

銘於是。

柏園不釋然。考夫笑曰：『盍益之可乎。』余乃復書其下曰：

者誰氏？

錢一士，

讀書不覺老將至。

如何坐聽郴州語，

張子命銘考君志。（續集卷三）

與萬繩礼書想作於是年，因書中有：

且中兄一生行脚，多爲朋友。今其諸子孤寒，投止無依，誠知交之恥恨。弟久謝世事，無可爲謀。聞其近狀且更有坑塹之憂，不第生計寥落而已。第謂此事須急圖明白決絕，日愈久則患愈深，不可徒爲枝梧避地之策，自釀奇禍也。其三兄君爽同來云『將轉爲鳩會以了此案』，庶幾此說爲長，弟不敢辭乏，卽措一會之資付之矣。他非弟力之所能及也。（文集卷二）

宋詩鈔已刻成，吳孟舉欲先印刻好的爲初集。與范道願書云：

仲冬，曾旦中之葬，留甬上旬日，而風雪載途，無從寄問。近除歸里，爲凶歲所困，田租竟不可問。一家四百指，須食米百數十石，仰頭打手，直無以爲計。目下價日騰湧，憂懸不可言！……宋詩鈔孟舉將印行已刻者爲初集，當特送一册，弟不知從何處附寄？此書易爲人沉沒，必須的當幸先酌示之。（文集卷二）

任啓運生。

康熙十年（一六七一）辛亥，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春，先生到趙家橋，寓陳孟樸家中。查漢園（雍）經許大辛的介紹，同來拜訪。雙方對學術的辯論雖很激烈，但終沒有得到結論，到夜半，漢園忽披衣起來對先生說：『廿年之疑，於茲盡釋。』質亡集查雍漢園小序云：

漢園童年以文藝聲南國，宗黨交遊皆以榮顯期之。……辛亥春，聞予之狂言於許子大辛，甚異疑。適予寓趙家橋陳孟樸齋，漢園同大辛見訪，遂留榻相與劇論，此事所恃甚堅。至中夜，忽披衣起揖曰：『廿年之疑，於茲盡釋。』乃大悔向來之故，又談竟日而別。（續集卷三）

又行略云：

龍山查漢園少負駿才，好良知縱橫之學，解后先君，先與辨論往復甚苦。至夜分，忽蹶然而起曰『不聞君言，幾誤此一生矣。願爲弟子。』即舍棄場屋，過南陽村，移月而後歸。人問何如？曰：『殆非復人間世耳。』

去年江南大水，石門等縣都成爲災區。先生看到縣政府的施粥，管理方法太不好，強橫的多享受，貧懦的仍然得不到好處。他商同他的親戚徐君，就本區範圍擇出最貧的每人每日給米三合，放到麥秋爲止。又一邊貢獻縣政府以賑饑的方法。張考夫辛亥與何商隱書云：

用兄本欲來訪，目下以賑饑未暇，先遣人從飛以東然不久決須一至也。（張楊園集卷五）

又見聞錄云：

庚戌六月，江南大水，被災之區不大無。呂[illegible][illegible]家歲入僅能供賦。次年春，見流亡日衆，憫而歎曰：『人各恤其鄉，焉有流亡乎？』又見邑之爲粥者法不良，暴子弟多得食，貧無告者

餓自若。因與所親徐君謀，卽其所居之區，擇最貧者，計口日給米三合，及麥秋而止。其友吳生（孟舉）亦效之。以是兩區之鰥寡惸獨得所賴，人服其義。（張楊園集卷三十四）

他的賑饑十二善云：

賑饑之法，莫善於散米，莫不善於施粥；莫善於各里散米，而莫不善於城市籠統散米。各里散米之善何如？施粥止可及近里之人，十里以外，多不能及，卽數里之內，其人臟腑筋骨以爲饑餓所敗，欲其晨赴夕歸，力旣不堪，至於罷癃老稚之斷不能出而餐粥者，又不必言矣。散米則皆安居而受賑。其善一。

煮粥必多人料理，徒飽此曹私其情親，養其傭僕。有破冒之弊，有偸竊之弊，有添水之弊，有宿餿之弊；又薪米器具之費。有此二項，計米一石，不過二三斗耳。若有此賑米，足供三倍。其善二。

城市遊行無賴，皆得積飽，鄉愚頻死之民，安能與爭？强者或數處重餐，弱者或後時空返。不公不均，無從核理。散米則安籍分給，卽（旣）無重餐，又無空返。其善三。

一家有幾口吃粥，必須齊出。此只消卑幼一名持票赴領，全家皆得安業。且近見吃粥婦女，出頭露面，有志者羞泣可憐，愚稚者習成無恥。甚至執役之喪心綽趣亡命之調笑挨擠，言之足令髮豎。散米則皆得全其禮節，又可不廢女紅。其善四。

然此猶小者也。救目前之性命，當救將來之性命。蓋目前之性命在口食，將來之性命在農桑。若施粥之法，無論如從前諸弊，民不沾恩，即使奉行盡善，飢民日日受惠，日日飽餐。於城市之中，朝出暮還。如此不消一月，田地誰爲耕鉏？禾苗誰爲種稑？目前飢民，終作餓殍，即目前不飢之民，亦同歸於盡矣！惟各里散米，則僅費傾刻之支領，仍不曠逐日之工程。農安於畎畝，婦安於機紝，無曠土，無流民。有無相濟則情厚，死徙不出則俗淳。其善五。

況飢民宜散而不宜聚，宜靜而不宜動。日喧闐於闤闠，更有隱憂。何如帖然於村落間乎？其善六。

城市散米，似乎米多倍濟。然鄉民走領數合之米，往返過午，飢腸難支，必不能持歸炊煮。不過於城市即換餅餌，或畀飯肆，些須之米，所買幾何？不足一飽，則反不如施粥矣。各里散米，

則無是患。其善七。

籠統施賑，人戶難稽。應領而不領，不應領而多領，弊端叢生。惟各里造册自賑，則隣里熟悉，眞僞難欺，必無不均不公之病。其善八。

城市施賑，必每日領給。此則或五日一給，十日一給，半月一給，廿日一給，一月一給俱可。遲速之期，視米之多寡難易爲準。但以五日十日爲佳。蓋五日以下，則太煩而勞，十日以外則總給米多，饑民恐有不知撙節者，前去後空，反至飢餓，不可不爲之節制也。其善九。

所賑之米雖只數合，然十日五日總給，不奪其工，其人仍可做生活以佐益之，則全家鼓腹矣。其善十。

或疑此但救土著而不救流亡。不知流亡之在地方，深足爲害，其中狡黠，頗或煽爲不良，久成癰痏，往往坐此。況被災之區，財力艱難，飽一流亡，必餒一土著。夫此之流亡，卽彼之土著也。但使各州縣各都圖舉行此法，各賑其土著，安得復有流亡？卽有流亡，聞故鄉有米可賑，誰樂爲流離異域之人乎？其必歸而就賑矣。是不救流亡正所以救流亡也。近見東三縣不被災

之區，流民羣聚，當事紳士捐米賑濟，自是仁人用心。然飢民傳聞，皆相率奔赴，流亡益多。初意賑之遣還，其如所賑有限，既不足爲路糧，而後至者衆，則又轉生覬望，不思歸亦不能歸。究意（竟）不飽其生，轉死他鄉多矣。不災之處，徒費財粟，無益於流民；被災之處，土田益荒，將來之憂更大。是流亡之因救而愈甚，不可以不察也。不若此法通行，救流亡之根源。如隣封豐熟，仁人君子肯博其施，則貲槖集錢穀，持赴被災之地，分助其地之不能賑者，此尤活人之實德也。其善十一。

此法既行，人不出鄉，又可佐以興作之事。各里之中，巨室長者，或疏鑿，或累造，皆可活人。其里中公役，則高鄉宜濬河濱，低鄉宜築圩堤。有產之家，計畝稍出升合，既以活人，又可爲己業無窮之利。若當時推擴此義，爲力尤大。卽如吾邑官塘大河，自松老橋至石門高橋四十里間，河道淤淺，故潦則易涸（泛），旱則易涸。若乘荒時挑深，眞可爲語溪萬世之澤也。其法每工食米一升，更給一升爲工値，使足以養其全家，則存活者衆矣。其善十二。（文集卷八）

又石門縣志義行列傳云：

康熙辛亥大旱，浙屬尤甚。窮黎輾轉溝壑，開廠施粥，吏胥侵冒，不沾實惠。之振（吳孟舉）倡施粥不如分區賑米之議。（贇按之振之議多與晚村相同。）

張考夫見聞錄云：呂■■承先世之舊，家僕衆而無用。歲大歉，或謂之食指可損。曰：『若輩有何生業？吾一日遣之，溝壑中物矣。且與度凶歲，徐爲之計耳。』（張楊園集卷三十四）

張考夫今年已六十一歲。晚村先生與何商隱商量，以考夫先生年紀已大，再不可使他有擔任功課的勞苦，應當給他一點養老金，讓他得到安心休息的機會。張楊園年譜云：

康熙十年辛亥，先生六十一歲。自是以後四年，何商隱與語水主人（晚村）以先生年老不應復有課讀之勞，宜以餘年優遊書籍。乃各俱脩俸，爲先生家用，請先生往來語水半邏間，相與講論，任留任便焉。

又張考夫辛亥答葉靜遠書云：

用晦兄高明之識，曠達之度，旣是超越倫等。兼其晰理必精，嗜賢如渴；祥兩載相依，殊覺瞠乎其後。不謂仁兄輕爲得師得友之言，聞之惶悚，直是無地可入也。（張楊園集卷二）

又晚村先生與葉靜遠書云：

某頹唐不自力，兩年以來撲撇塵埃，有消無長。考夫先生雖在舍間，而違離之日多，親炙之時少。今年又得瀹安，寅旭，佩蔥諸君子相聚邑中，友朋合并之緣，從來希覯。然師資在望，故我依然，卽容貌詞氣間，固是一麁疎人也。則其所爲開徑求益者，亦徒以名而已矣。（文集卷二）

秋，晚村先生同吳自牧在大麻舟中閒談，先生聽到自牧的言論和以前大不相同，非常奇怪，問他這些理論從那裏得來？自牧說是出於你十五年前贈我的近思錄。哭吳自牧文云：

憶辛亥秋，大麻舟中，米鹽絮語，驟驚不同。問胡從得？勿吝我教。君曰『無他，卽子之教。十五年前受近思錄，如嚙木札，心口不屬；比來讀之，分外有味，時玩一條，不能舍棄。』（文集卷七）

冬，查漢園來會先生於廓如樓，時張考夫何商隱等都在先生家中。質亡集查雍漢園小序云：

……至冬復過予廓如樓，晤考夫，商隱，瀹安，晚邨諸友，歸語人曰：『如遊天外。』問其說

何如?曰:『非爾所知也。』(續集卷三)

晚村幼年即有咯血的毛病。順治四年,他的姪子亮功(宣忠)爲國犧牲,先生非常悲痛,即大吐一次,以後遇有鬱悶,便舊病復發。行略云:

幼素患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一嘔數升,幾絕。辛亥已後,遇意拂鬱即作。

查考先生家中患肺病的人很多:從子進忠墓誌銘云:『丁酉十月十九日,嘔血以卒,僅年二十有四。』從子履忠壙志云:『越某月某日,嘔血亦卒,年僅二十有七。』從子愚忠壙誌云:『亡何,患血疾卒,……得年二十有六。』

宋詩鈔初集是康熙二年吳孟舉和他的姪子自牧在晚村先生的水生草堂讀書時和晚村同選的,到去年,吳孟舉才把他開始印刷,至今年始印好。吳孟舉宋詩鈔序云:

……萬曆間李蓘選宋詩,取其離遠於宋而近附乎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詩則已亡矣!余與家弟自牧所選,蓋反是,盡宋人之長,使各極其致。故門戶甚博,不以一說蔽古人,非尊於宋也,欲天下黜宋

者得見宋之爲宋如此。……昔康熙辛亥仲秋之朔，洲錢吳之振書於鑑古堂。

賢按現行本宋詩鈔序『余與家弟自牧所選蓋反是』中之『家弟』二字，光緒石門縣志卷十藝文類作『東莊。』東莊是呂晚村先生所住的地名，時人每每借用這二字來名晚村。宋詩鈔是晚村先生同吳孟舉吳自牧合選而成的。呂用晦續集卷一盡載宋詩鈔列傳。可知現在通行本的吳孟舉宋詩鈔序中的『家弟』二字是『呂留良文字獄案』發生後爲避諱改的，光緒石門縣志的『余與東莊自牧所選蓋反是』才是未改的原文。又吳自牧是吳孟舉的姪子，並非兄弟，吳孟舉的黃葉村莊詩集有『夏日口占四絕寄晚村兼示自牧姪。』改者欲避去東莊二字，又不明瞭孟舉和自牧的行輩，故云家弟；或者故意誤說家弟，使後人可以由這點疑案尋出東莊來亦說不定。

晚村先生在宋詩鈔上做了八十二部書的作者的小傳：

小畜集的王禹偁。

騎省集的徐鉉。

安陽集的韓琦。

滄浪集的蘇舜卿。

乖崖集的張詠。

清獻集的趙抃。

宛陵集的梅堯臣。

武溪集的余靖。

歐陽文忠公集的歐陽脩。

和靖集的林逋。

徂徠集的石介。

武仲清江集的孔武仲。

平仲清江集的孔平仲。

南陽集的韓維。

臨川集的王安石。
東坡集的蘇軾。
西塘集的鄭俠。
廣陵集的王令。
後山集的陳師道。
丹淵集的文同。
襄陽集的米黻。（黻即芾，故作米芾。）
山谷集的黃庭堅。
宛丘集的張耒。
具茨集的晁沖之。
陵陽集的韓駒。
雞肋集的晁補之。

道鄉集的鄒浩。
淮海集的秦觀。
江湖長翁集的陳造。
雲巢集的沈遼。（遼一作遼。）
西溪集的沈遘。
龜谿集的沈與求。
節孝集的徐積。
簡齋集的陳與義。
盱江集的李覯。
雙溪集的王炎。
眉山集的唐庚。
鴻慶集的孫覿。

蘆川歸來集的張元幹。
建康集的葉夢得。
橫浦集的張九成。
浮溪集的王藻。
香溪集的范浚。
屏山集的劉子翬。
韋齋集的朱松。
玉瀾集的朱槔。
北山小集的程俱。
竹洲集的吳儆。
益公省齋稿的周必大。
文公集的子朱子（熹。）

石湖集的范成大。

劍南集的陸游。

止齋集的陳傅良。

誠齋集的楊萬里。

浪語集的薛季宣。

水心集的葉適。

艾軒集的林光朝。

攻媿集的樓鑰。

淸苑集的趙師秀。

葦碧軒集的翁卷。

芳蘭軒集的徐照。

二薇亭集的徐璣。

知稼翁集的黃公度。
後村集的劉克莊。
盧溪集的王庭珪。（盧一本作瀘）
溫塘集的劉宰。（溫一本作漫）
義豐集的王阮。
東皐集的戴敏。（戴敏下一本有才字）
石屏集的戴復古。
農歌集的戴昺。
秋崖小集的方岳。
清雋集的鄭震。
晞髮集的謝翶。
先天集的許月卿。

白石樵唱的林景熙。

山民集的眞山民。

水雲集的汪元量。

晞吉集的梁棟。

潛齋集的何夢桂。

參寥集的僧道潛。

石門文字禪的僧惠洪。

花蕊夫人的費氏。

今年張考夫先生雖未做東莊的專任教員，但他乘便仍至語溪（晚村家）半邏（何商隱家）督學，或者寫信去教導他們，實際上比從前專任時還來得負責。他辛亥與呂仁左書云：

……不佞棲息語溪之日，足下未生也。尊君（晚村的四兄瞿良）年方少而志行有高於人，時賓客滿座，而於不佞殊不落落，故僕亦雅愛重之。至壬辰（順治九年）之歲，攜家以歸，而

尊君亦已下世矣。……是以足下年來過從，不佞未嘗不以故人子弟相處，其視一日之長意較殷殷也。今足下舉動若此，非特自待過於菲薄，亦使鄙人有何心顏以對生死之交乎？……且同人每稱百里而西子弟之賢，無如呂氏用老父子。使仁左無父而有父■■(想是葆中)兄弟，使仁左無兄弟而有兄弟。而仁左之於用老，不啻父子，於■■(葆中)兄弟，不啻親兄弟，一門孝友，眞不易得。而今足下一比匪人，百度荒亂，竟至於此，可爲痛心也！(張楊園集卷十四)

又與呂仁左書云：

前日所獻鄙言，足下以爲然乎？其以爲然，則當有見可之語；其以爲不然，亦當有辨論之辭，不應竟置不理也。今有兩題，可作文字示我。……日暮文字不到，明早將扶疾坐索矣。

見不善如探湯。

子絕長者乎？(見同上)

呂仁左是晚村先生的四哥瞿良的兒子。公忠跋家訓云：『從弟至忠，字仁左，四伯父耕道先生之子。少孤，先君教撫之，偶惑一妓，遂至流蕩。先君子嚴加禁督，始而懟憤，終迺悔悟，末年翻更勸

儉，家賴不破焉。』

吳偉業卒。

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壬子，先生四十四歲。

查漢園不願接受清政府的出身，在家裏騙着人說到省中應試，其實是沒有到省，是跑到東莊住兩個月才回去。質亡集查雍漢園小序云：

壬子秋試，凡明經例有鄉邑起送文字。漢園紿家人以赴省，竟持劄至予東莊，相對兩月而歸。此劄至今留予架，家人莫之知也。友朋間徒義進道之勇，未有如漢園者。（續集卷三）

查漢園的學問最混雜，他初時是學佛老，後來學陽明，去年會到晚村考夫先生等，又轉入程朱。他是晚村先生的忠實信徒，故兩年工夫便有三次來到晚村家中。最有趣的是這一次，因為這次本是赴省應試，他領了縣學保送的公文，騙着家中的人說到省應試，而暗地裏打好避考的主張，一口氣溜到東莊來了。漢園這種思想，當然是受到晚村先生的影響，所以能幹出這種『敝屣功名』的快事。

秋間，至桐鄉，爲張考夫先生的太太診病。張考夫壬子中秋前三日與何商隱書云：

祥前以婦病久滯荒居。初旬用兄診視云『目下可以無恙，特恐後來不免漸成膈症耳？』……用兄近以痔疾，一日之間，坐臥俱半，未能出門也。（張楊園集卷五）

又壬子冬與何商隱書云：

弟初九日至語水。日來服藥賤恙已減，不煩垂念！……弟自壯歲以後，自一身以及舉家，疾病之作，初則聽之程長年先生，繼則委之薛楚老，今則全憑■■矣。常醫之藥，概不敢服，往往因此得生。（見同上）

我們就張考夫先生的親身體念，可以曉得晚村先生的醫術不是常醫所能比擬。又云：

醫道至用兄可謂耳目所及，無能過之矣。今使無知之婦女，鄉僻之傭工，從而議其後，心竊爲之不解也。（見同上）

晚村先生這時身體時常多病，又在評選時文，編天蓋樓偶評。考夫先生以爲他這時應當要好好調養身體的健康，不該做這種無關緊要的評選工作。故壬子與呂■■云：

吾兄一載以來，往往疾作，可以驗精力不及舊時矣。近自一門之內，遠而覆載之間，有多少擔荷，須此身以幹濟。何可令其漸就衰損乎？（張楊園集卷七）

又壬子四月與呂■■書云：

弟自疾初作及今十月，不敢親書卷筆墨，自知過失日多，義理昏塞，故奮然出門以親道誼，不謂德旌已西指矣。

案頭忽見『天蓋樓觀略』之顏。深疚修己不力，無一可爲相觀之益；而復直諒不足，不能先事沮勸，坐見知己再有成事遂事之失。凡連歲以來所爲適館授粲之德，將何所爲？夙夜內省，其亦何以爲心耶？仁兄少壯折節求友，可謂衆矣。總始終而論，負兄之德意者蓋已不少。若弟今日之疚惡，豈非又增一人乎？如兄稟賦之高明，嗜善之饑渴，與夫擇道之不惑，見義之勇，爲種種懿美，何難進造，比肩於千古之人豪。顧將久與昏濁之日，苟盜浮名之輩流動，若絜長角勝者？某雖志行不立，私心不爲兄甘之。往時嘗止兄之學醫，實懼以醫妨費學問之力，今去此又幾春秋矣。自茲以往，少壯强力，更有幾何？誠慮行年，即若衛武以去其半，中夜以興，雖

若橫渠猶將不及堪爲。若此無益身心，有損志氣之事，耗費精神，空馳日月乎！昔上蔡强記古今，程子尙以爲玩物喪志；東萊日讀左傳，朱子亦以其××××。何況制舉文字，益下數等，兄豈未之審耶？鳳凰翔飛千仞，何心下覗腐鼠；隋侯之珠，不忍於彈鳥雀。祥固知言之於今，無及於事矣！但前此未之聞，抑古人有言：非咎既往，實欲愼將來耳。伏維鑒此硜硜，急卒此役，移此副精神，惜此時歲月，爲世道人心久大德業之計。（見同上）

晚村先生請張考夫編名臣言行錄。考夫以現在所能見到的史料，大抵都不可靠，而且保存的史料又少得很，且其中純駁參半，故不敢着手。壬子八月與呂■■書云：

春間所商『名臣言行』之錄，輾轉思之，有未易從事者，非特耳目所及，百無一二，……而三百年間紀載，大都失實，不可信於後世，國史家乘一耳。又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其間豈無訏謨碩畫堪勒彝鼎者？但經永樂諸臣變亂刪修，則已非事實。其後數大節目，如『復辟』·『議禮』以及『三案』等事，當時人物，闕之不可，載之弗堪載。至於隆嘉以後，大臣之行修言道者幾人，錄其節義，則似獨爲節義一科；錄其循良，則似祗爲循良一種。乃若學問之士，其

自月川，河東，聘君，敬齋而外，則已不免墜緒茫茫矣。文學則自遜志，一峯諸君子而後，如其人者有幾？然遜志之文，存亡幾半，一峯之集，純駁互有。其餘無論已！

更有難者，『東事始末』是也。種種三思，未得其妥。若欲旁搜廣覽，發潛導隱，無論海內文集難以備收，兼自賤疾至今，心力衰短，……知小謀大，妄希表見於斯世，眞所謂徇外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屩也。初夏承商兄委批傳習錄，……故亦未之舉筆。

年來燕居，深念先師（劉宗周）遺訓，非其義所出，一簞之食不可受於人。而漫承兄與商兄之惠，夙夜怵惕，不能自寧。今幸賤軀較之去秋稍覺安健，意欲仍如異時，就一課讀之館，以畢餘齒，猶得自食其力，託於沒世無聞之義。……今使無人相招，固已自問枯槁楊園之鄉。……度亦兄與商兄之所許者也。（張楊園集卷七）

晚村先生接到張考夫先生這封信後，就寫一封回信去，一是討論編輯名臣言行錄問題，一是討論教書問題。復張考夫書云：

杭歸，得手教，深喜道體安和。……來教謂言行錄之難成，其中條款，誠有如尊慮之所及

者，傳習錄之批，不欲與世更起爭端，皆足以見先生實學爲己鞭辟近裏之至意，其所以示儆者更深切矣。獨所謂非義之簞食，不可受人，欲仍就蒙館，不則寧枯槁楊園。似有若將浼焉托詞以拒者，則某所彷徨回惑而不自知其由也。竊聞君子守先待後，……皆足以廉頑立懦，固不在乎一卷之書一鈴之說也。若言行傳習二者，亦因去歲先生以無所事事爲歉，然則又妄揣以爲與伊川別事做不得，惟輯書有補之義相當。故同商隱兄舉此奉商，亦惟先生可否，初不敢以爲必然也。

然則先生辱教，何必著書？不著書何必辭去哉？再四尋繹，意者先生向時以爲有可就之義，謂其足以陶鑄有成；不意年來舉動乖張，志氣隳落，有悅從而無繹改，深知其不可與有爲，大背乎先生之初衷，乃始爽然致悔於失人失言。斯其所謂非義者，是亦教誨之苦心乎？果爾，某則以爲先生期之過高，待之過切，非因材之道也。某本薄劣，識趣疏庸，通身病痛，隱微深痼，不可指數。但存此愛敬長者之一念，未嘗澌滅，庶可不棄絕之耳。韓持國之治室脩窗，陳同甫之柑梨歲禮，雖老而不學，議論狂頗，而終不擯於程朱。或亦有道與人之一例也。

抑更有請教者，先生所謂三百年間紀載失實，不可信於後世，經變亂删脩，盡非專實。恐則以爲此自古史乘之弊如此，不獨今日也。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此亦恆理。人物高下，本不論文武，況此但其一言一行耳。卽朱子前集（朱熹撰名臣言行錄分前後二集，）亦首列趙普，曹彬，潘美等。若趙普爲人，律之義理，有爲君子所必誅者。而朱子以之冠集，此亦因世次節存，或更有義也？『復辟』『議禮』『三案』『東事，』若修史論事，則因事而論人，闕之載之，皆當嚴核。於此似可以不論，卽論亦取其近是者而已。若必考論生平，行修言道，足以當百世之師而後得存，則朱子自有伊洛淵源在，其道學諸公之入言行，亦李幼武之所爲（李幼武撰名臣言行錄續集，別集，外集，）非朱子意也。然卽淵源錄而論，如呂氏之學禪，張天祺，朱公掞之議論多過，游定夫之謂前輩不曾看佛書，王言伯之學術不正，李先之，周恭叔之晚節不終，邢和叔之後來狠狠，宜皆闕而不載者，而淵源且及之，則他可知矣。若精論學問之至，則本朝止有薛文清（瑄）一人，然其言醇正而行亦有疏略者。將毋本朝無足存者乎？至於節義，循良，文學，此皆史法取人，非言行錄之義例也。

鄙見此書之體，當遵朱子義例。不必於朱子之上，別求春秋之旨。文獻無徵，亦祇就目前所知見，存一代之崖略，以俟後之學者而已。如廣搜旁覽，務求備盡，雖史局纂脩，徵羅宇內，恐不能無遺憾矣？然今日有學識之君子，不就其所知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泯沒，又何所依傍哉？事關學術人心，同志商榷，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謀大妄希表見者比。至於徇外為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義之所歸，恐不得於燔書而廢烹飪之用。惟先生所謂心力可惜，韶光無幾，當玩心於先代遺經，則此義更有大於斯者。然則先生卽以尊經實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之所出矣。又何必枯槁楊園之鄉乎？（文集卷一）

作壬子除夕示訓：一曰敬順，二曰無私，三曰勤儉，四曰去邪。（文集卷八和家訓卷一）

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癸丑，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春，晚村先生因為要編宋人遺書，故親至金陵搜集材料。在金陵會到黃俞邰、周雪客等，向他們借到宋人的集子幾二十家，至秋才返家。答張菊人書云：

某荒村腐子，生長喪亂患難之中，顛踣失學。今年四十有五矣，鬚髮敗墮，志業不加進，本

未無足觀。……自來喜讀宋人書，爬羅繕買，積有卷帙。又得同志吳孟舉互相收集，目前略備。因念其爲物難聚而易散，又宋人久爲世所厭薄，即有好事者，亦揀廟燒香已耳。再經變故，其澌滅盡絕，必自宋人書始。今幸於吾一聚焉，不有以備之流傳之，則古人心血實澌滅自我矣！因與吳孟舉叔姪購求選刻，以發其端，以破天下宋腐之說之謬，庶幾因此而求宋人之全。

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又某喜論四書章句，因從時文中辯其是非離合，友人即慫恿批點，人遂以某爲宗宋詩，嗜時文，其實皆非本意也。……室中所藏，多所未盡，孟浪泛遊，實爲斯事。至金陵見黃俞邰周雪客二兄藏書，欣然借鈔，得未曾有者幾二十家。行吟坐校，遂至忘歸。憶出門時，柳始作綿，今又衰黃矣。

前孟舉兄云：見足下考索詳核而好奇，恨其時外走不得親叩，又聞許示茶山紫薇斜川諸集，夢中時樂道之。今讀手教，更知其詳。如江西詩派一書，某求之十餘年而未得者也。承許秋後盡簡所蓄惠教，某何幸得此於執事哉？謹以所有書目呈記室，此外倘有遇知，勿惜搜致之力也。

某疇昔無境外之交，性又戇頑，不善懷刺掃門，尤畏近貴人，至此間無所主旋，遇徐州來黃俞邰周雪客諸子，不以某爲怪而與近，則又自忘其麤疎也。狂與諸子言：今日之所以無人，以士無志也，志之不立，則歧路多也。而歧路莫甚於禪，禪何乎始？始於晉。今日中國士夫方以晉人爲任，而傚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自嵇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之所以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淵繼之，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此歷歷不爽也。

吾儕身受其禍，謂宜談虎色變矣！而猶多浸淫遊戲於其中，其於治亂之源，殆有所未審耳！或者豪傑之士，不得於時，則借以抒其無聊者有之。某竊謂今日不得志，未必非天所以成全之也。何遽無聊而遁於異物焉？……然某之所望於左右又有進於是，橫術廣廣（下『廣』字或是『播』字？）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痛屈頭而肩此大擔耶？……亦以同溺於漩渦之中，不得不號責於有力善泅者耳。（文集卷一）

還封信給我們幾個可注意的地方：（一）宗宋詩，嗜時文，不是晚村本來的意思；（二）中國之壞是壞在一班講禪學的人的手裏，他們專在文學上和行爲學上做工夫，所以把古人實用的學

問變做了遊戲的玩具，忽略了治亂之源，故而演成了亡國的慘劇；（三）我們親嘗這個亡國酸辣滋味的人，應該挑起救正學術的擔子來。這個擔子是什麼呢？當然是審察治亂之源。換一句話說：是要說明「夷夏之防。」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晚村先生的中心思想完全建築在「夷夏之防」四個大字上。他一生所做的尊朱學，評選古文時文，都是一種方法，而不是目的；他的真正目的實在於「夷夏之防」的復興民族上。

晚村先生把南宋亡國的責任捆成一個大包完全壓在陸九淵一個人的身上，恐怕陸九淵挑不起這個大擔子。若說陸九淵有禪學的夾雜，所以演成亡國的慘劇。試問朱元晦的學術就沒有禪學嗎？若說陸九淵忘了治亂之源的「夷夏之防。」則朱元晦說「夷狄之有君……」一章，正坐忘了這夷夏之防的大缺點。照夷夏之防看來，朱陸兩家都是半斤對八兩無厚此薄彼的理由，都有共通負責的事實。我以為晚村先生所以曲赦了朱元晦，重懲着陸九淵，想來不是證據確鑿依法判斷的精確罪案，而是有或種理由的變通辦法。一則因晚村的朋友黃太沖張考夫等都是朱學中人，難免形成門戶的成見，二則因朱學是清政府認為挑選人材的標準學問，晚村先生

正想灌注民族思想到一般士子的身上，故不能不借重朱子來傳播他所主張的民族思想。其實晚村是沒有尊朱的深意的。答潘用微書云：『某村南鄙人也。……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他衹說因朱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總沒有說出朱子可信的理由來，可見他的終極信仰是在孔孟，並不在朱子。他所以要信孔孟是有深一層的理由的。因爲他認定孔子的重要思想在於夷夏之防四個字上，孟子是擁護夷夏之防最出力的人，孟子闢揚墨，正是闢楊墨忘了夷夏之防四個字。因爲孔孟是夷夏之防的一倡一擁，故晚村最尊信他們，到朱子實是自鄶而下了。

晚村先生對於『夷夏之防』云：

孔子何以許管仲不死公子糾而事桓公，甚至美爲仁者？是實一部春秋之大義也。君臣之義固重，而更有大於此者。所謂大於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國於披髮左袵也。（見但燾譯稻葉君山淸朝全史）

春秋是一部最講義法使亂臣賊子懼怕的書。管仲是公子糾的臣子，他不死公子糾而反去幫公

子糾的仇人桓公做事，照春秋的義法，管仲便是個亂臣賊子，應該受到嚴厲的誅貶的。但孔子非單不去誅貶管仲，而且還要稱贊他是仁者。這究竟是什麼意義呢？晚村先生以爲君臣之義固然是重大，但是民族之義比君臣之義更要來得重大。因管仲能够看明白了這一點，他就不被小節的君臣之義所拘束，專爲無能的公子糾死難，他要保住這個有用的身體來幫助大英雄齊桓公做那意義更重要的救中國攘夷狄。因爲管仲能攘夷狄救中國於披髮左衽，故孔子稱他是仁者。

在金陵會到施愚山（閏章）。行略云：

……嘗遊金陵，遇施愚山先生於廣座。愚山論學，先君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汍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

晚村與施愚山書云：

瀕行，走別寓齋不值，……次日早發，遂不能再詣。至今惘然！倥傯中，草草讀先生之詩，未能盡窺堂蕪（廡），已信其遠則纓帶岑王，近則凌轢何李，無疑也。然則微窺先生，有不欲以是爲了却一生者，則又深歎致遠明志，其進取者大矣！……

竊謂古今論詩者，淺之爲聲調，爲格律，深之爲氣骨，爲神理，盡之矣。以此數者論先生之詩，所謂子女玉帛，羽毛齒革，君之餘足以波及天下。何以益之？無以，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義，春秋之義也。全唐詩人較量工拙，未必盡讓子美，而竟讓之者，諸人工於詩，子美得此義也。

由先生今日推之，極於大成，敢謂更不須進步。然所謂進步者，亦不過聲調，格律，氣骨，神理間脫落變化而已。其著作方郝陵陽（敬）虞道園（集）矣，講學能駕吳幼清（澄）許平仲（衡）矣。先生試取此數子之集，平氣以衡之，得毋尙有欲然於中者乎？然以春秋視數子，曾不如其無有耳！豈數子之著作講義尙有未工哉？亦或失其義也？先生誠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洒然特立乎千仞之崖，其視郝，虞，吳，許，直不啻點我足汗耳！不然，則所爲方駕數子者，無論是世情語，非世情語，是未及，是過之。總則在彼圈䙡中，終無出理。

此如風轉帆回，滿船物色，一齊拽轉，百貨到家。比之飄泊狂濤時，實則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先生得無意乎？（文集卷一）

從這段論詩裏也充分表現出他的思想。他以爲詩的好不好，固然是和聲調，格律，氣骨，神理有關係，但這些都是次要的形式問題，詩的眞正重要的精神遠不是在這些聲調，格律，氣骨，神理的上邊，而是在孟子說的『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的上邊。簡單的說一句：『詩之義，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是什麼呢？春秋之義完全集中在『夷夏之防』四個字上。所以詩的好不好專在這些幼穉的ＡＢＣ上面講求聲調，格律，氣骨，神理是不夠的，專在這些東西上面做工夫，就算做得十足的道地，也不過像郝陵陽，虞道園一流的無恥之徒，過着亡國的奴隸生活。眞的好詩要在深一層意義的春秋褒貶上着眼，更須在夷夏之防上下工夫。唐朝的詩人中惟杜子美踏上這個門限，所以子美的詩價值高出他人。不曉得這層深刻的意義的人，就是做得再好一點，也不過是袴襠裏面的蟣蝨，總飛不出袴子外面去。做這種無意義的詩還是不做來得清脫。

又與施愚山論排斥王陽明的原因，是爲辯正學術的是非。與施愚山書云：

某跧伏荒塍，日趨弇固，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謳，顧先生亦有取焉，又自憮然也。

至謂痛詆陽明太過，爲矯枉救弊。此則非某所知。生平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於聖賢之路矣。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則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

使陽明爲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豈得謂之太過哉？從孔孟程朱必以辨明是非爲學，卽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卽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

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鶻突放過也。（文集卷一）

從這裏很可見出晚村先生做學問的認眞態度。他以爲論道和論人不同，論人可以『節取恕收』，論道就不該應這樣渾沌模糊包羅和會；應當要在眞理上研究得明明白白的的確確，然後將他

直窮到底的批評出來。

他爲什麼要這樣詆排王陽明呢？他覺到陽明走錯了路，陽明忘了重要的『夷夏之防』的政治學說，而說向次要的『良知良能』的道德論上去了，故不得不起來闢他。

晚村先生的中心思想在於『夷夏之防』，他的主要事業在於灌輸智識份子的民族思想。他在金陵與施愚山究竟說些什麼話，我們雖不知道，但行略說：『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汍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從這幾句話裏去揣測，也夠知道他當時所說的話的激烈和重要了。否則，愚山何以會汍瀾失聲呢？坐客何以會驚避呢？除了民族的大問題外，決不會使人感動到痛哭失聲和驚避的程度。

在異民族的統治之下，要宣傳民族主義是極危險的一會事。但晚村先生在清政府的治下，這樣激烈地宣傳民族主義，爲什麼那樣安耽無事呢？這當中的原因固然是晚村站在朱子旗幟之下的立場來得好，但張考夫等的純理學爲他作掩護，也很可以減少了清政府的注意。晚村在金陵，張考夫好像很擔憂，屢次寫信去請他回來，大概就是怕他過於激烈直率，生恐鬧出禍來。張

考夫與何商隱書云

■■白下之遊，見其家報，歸期尙擬初秋，旬內聞有便人往彼，弟欲附書趣之遄返。（張楊園全集卷五）

又別楮云：

晚村有初秋方歸之信，深恐初秋亦不果，故亟往語溪，趣其返旆。（張楊園集卷十一）

又癸丑與呂■■云：

琴書出門之後，耳目開滌，胸中日加灑落，知所得彌多也。但遊通都之會，已閱三朔，南北人士，往來繁庶，交遊必日廣，聲聞必日昭。恐兄雖用自晦，亦不可得。迂鄙私憂，誠及於此。以兄高明，固已洞察微隱，無俟多言。種種多懷，不敢贅及。（張楊園集卷七）

這話分明是怕他在交遊當中不自覺的露出馬脚來，『以兄高明，固已洞見微隱，無俟多言。』這就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暗示，『種種多懷，不敢贅及。』益發是不宣的不宣的幽默了。

晚村先生在金陵是有兩種工作：一種是搜集宋人的遺書，預備刻宋人書，一種是開設書坊，

可以銷售自己所刻的書籍。答潘美巖書云：

某年來乞食無策，賣文金陵，亦止僦寓布家，自鬻所刻，並未立坊，亦未嘗販行他書。所謂『天蓋樓』者，乃舊園屋名，不可以移餉者也。若金陵書坊，則例有二種：其一為門市書坊，零星散賣近處者，在書鋪廊下；其一為兌客書坊，與各省書客交易者，則在承恩寺。大約外地書到金陵，必以承恩為主，取各省書客之便也。凡書到承恩，自有坊人周旋可託，其價值亦無例，第視其書之行否為高下耳。某書舊亦在承恩寺葉姓坊中發兌，後稍流通，遷置今寓，乃不用坊人，其地離承恩尚有二三里，殊不使兌客也。（文集卷二）

又與徐孔廬書云：

弟經年不至金陵，所發書坊葉姓者，頗萌欺蝕之意，欲友索之不吐。倘終於頑梗，欲仗大力與雪客兄以法彈壓之。（文集卷三）

晚村先生的書有著述的，評選的，未成的三種：

1. 著述部

天蓋樓遺稿
天蓋樓四書語錄
四書講義
四書題說
四書會意解
四書語類鈔
四書文
詩經彙纂詳解
呂氏醫貫
呂晚村尺牘
呂晚村家訓
易經彙纂

易經評解

呂晚村文集（又見行略）

呂晚村續集

晚村古時文

評語正編

評語遺編

評語餘編

論文彙鈔

論類典

論式典

慚書

禮記題說

寶誥堂遺稿

呂晚村詩集（見行略）

制藝一卷（見同上）

2. 評選部

八家古文精選（行略名唐宋大家古文。賚按此書坊間尙有出售，亦名呂晚村八家古文精選。）

天蓋樓偶評（一見行略）

天蓋樓各種文選

四書批語

評點黃洪憲金聲黃淳耀錢禧時文四部

評選明文黃淳耀稿

呂晚村偶評時文

呂晚村批評醫貫（行略名趙氏醫貫評）
呂晚村評歸震川集
呂晚村評天崇文讀本
呂晚村評錢吉士稿
呂晚村評艾千子稿
呂晚村評陳子龍稿
呂晚村選羅文子稿
呂晚村選唐荆川稿
呂晚村選楊維節稿
呂晚村選章大力稿
呂評各種時文
呂選陳際泰時文

呂選錢吉士文稿

呂選歸震川詩文稿

宋詩鈔初集（見行略）

3. 未成部

朱子近思錄（見行略）

知言集（見同上）

以上各書除註明見某書外，餘均見清代禁書總目。晚村先生著選各書，經乾隆三十九年，四十五年，四十六年先後三度查禁焚燬，幾至絕跡，現在所留傳的幾種，實是刧後餘生了。張楊園年譜還有一段記他翻刻古書云：

> 先生（張考夫）館語水數年，勸友人門人刻二程遺書，朱子遺書語類，及諸先儒書數十種，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諸書之全者，先生力也。

賚按呂用晦文集有二本（一）白門刊本。桐城孫舫山編，據流傳本刻，不甚完備；（二）家刻本。

晚村先生的曾孫爲景編，雍正三年刻成。計文集八卷卷一至卷四書，卷五序，論文卷六論辨，記題跋卷七墓誌銘，祭文卷八雜著。又續集四卷卷一至卷二宋詩鈔列傳卷三質亡集小序（此亡友四十九人）卷四保甲事宜（代邑侯劉佐明作）又附錄一卷。（呂葆中做的行略）

吳孟舉今年到北京，晚村先生在金陵寫信與他，幷告訴他歸家的時間。復吳孟舉書云：

弟此間行止未定，畏暑，欲俟秋歸，若吾兄楚行？必果，則弟留此以待爲廬山之遊，如其不確，則七月望後束裝南矣。（文集卷三）

先生由金陵回家時，船過北門，見僧人在那裏建築寺院，他看到很生氣，寫信給朋友，請禁止他們的建築。行略云：

有妖僧將搆小九華於邑之北門，煽惑愚俗富室輸金錢，豪猾姿漁獵，以福田形勢爲辭。……先君適自金陵歸，見之大詫，乃貽書知交，責以衞道闢邪，且令門人董杲爲邑令言，指陳利害，數以不可者七，卒毀去之。（又見文集卷三與董方白書同與某書）

自今年後，再不做評選時文的工作。答許力臣書云：

某僻陋無似，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偶因補葺亡友遺選，幷刻及塾課本子，行跡乖誤，刺達本懷。故於癸丑後，立意不復評點。（文集卷二）

又答某書云：

某本村鄙，業無淵源，徒守童時熟誦傳註，不敢變耳。講學之事，不但非其所知，亦生平憎疾而不欲聞也。拙選止於癸丑，以後不復從事矣。（見同上）

先生自京歸家後，即移居東莊，非單不做選評時文工作，就是其他的時務也極力使牠減少。

張考夫仲秋丁亥燈下與呂██云：

尊君歸來，能謝世網，到鄉共數晨夕乎？（張楊園集卷十四）

回家後，瘦病復發。與吳孟舉書云：

自吳中歸，瘦患復作。（文集卷三）

又張考夫癸丑與何商隱書云：

元龍兄弟來語溪，得讀手教，知臂痛作苦，隨以商之用兄。因用兄方患背毒，未能出門，度

須重陽前後，方得同來奉候耳。（張楊園集卷五）

呂葆中在吳自牧家中教書，賡虞將女兒許與先生的兒子。寄吳孟舉書云：

大兒今歲爲自牧招與其長郎同坐，今在園中。賡虞令弟忽擇及寒陋，議婚於弟，將爲子女親家。（文集卷三）

正月，生一孫，冬，第七子止忠生。寄吳孟舉書又云：

弟於季冬舉第七子，正月又添一孫。食口少繁，徒多爲累。（見同上）

又與大火辟惡書（大火想是葆中的乳名？辟惡想是第二子主忠的乳名？）云：

盛六船來，收初十日字，知舉第三孫，十分歡喜。可小名京還，以誌吾遊也。（家訓卷三）

先生經紀他的四哥瞿良的葬事，大概是此年？張考夫見聞錄云：

呂■■之兄念恭（行四，名瞿良。）沒二十四年矣。及葬，哀泣不已，經營窀穸，罔間寒暑。到家，拭涕語予曰：『四先兄存日，吾心志未定，所爲多不堪憶，人皆目爲廢物；先兄獨謂不然。平日教誨，慮吾不能領受，戒諭至於至三，又慮傷同氣之好，心委婉翻覆，及聽從而止。四兄非獨吾

師，實吾知己。先兄沒後，吾所以待姪，愧不能如兄之待弟，負兄實深。此吾心疚不能一日寧者也。』念恭沒時，遺孤方一歲，[illegible]教育夾持同於己子，可謂盡心盡道，猶爲此言，眞不可及也。

（張楊園集卷三十四）

又行略云：

四伯父撫於二伯父，而與先君友愛最篤。……四伯父卒，先君曰『吾兄死，無爲爲善矣』。哀痛過常。遺孤纔歲餘，撫視如己子，以迄於成人。

又公忠跋家訓云：

從弟至忠，字仁左，四伯父耕道先生之子。少孤，先君教撫之。

在金陵爲周雪客做他的父親櫟園焚餘集序。

先生的姊夫朱始聲和他的姊姊大概死於此年？

查漢園卒，許大辛卒。

李自來（紱）生。

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甲寅，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謝絕醫藥大概是今年起的。復翁衞公書云：

某於此事，本無師承，又不勤學，虛聲誤人，爲害不少。加以素性迂僻，不堪應酬，數年以來，病苦百出，未免偃蹇。外間不察，以爲有所迎拒，致取僇辱以此。今春自誓，不但不提囊行藥，并叩關謁醫者一概固辭。猶恐不免，不得已爲山遊。白下之行，皆爲此也。（文集卷三）

又行略云：

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藥以自隱晦，且以倣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乃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於是雖親故皆謝不往矣。

晚村的行醫，張考夫極不贊成，考夫在丁未（康熙六年）時就寫信勸他舍去。與呂■■云：

仁兄文章可追作者之林，德誼足希賢哲之位，先代傳書既富，而生生之資又足，無求於人。年來徒以活人心切，亟亟於醫，百里遠近，固已爲憔悴疾痛之託命矣。但自仁兄而論，竊恐不免隋珠彈雀之喩也。昔者大禹過門不入，爲放龍蛇；周公仰思待旦，爲專百姓。若夫顏之陋

巷，澤不被於一夫，績罔效於一業，天下歸仁焉。儒者之事，自有居廣居立正位，而行大道者。奚必沾沾日活數人以爲功哉？若乃疲精志於參苓，消日力於道路。笑言之接，不越庸夫，應酬之煩，不踰鄙俗。較其所損，抑已多矣！況復絜長短於粗工，膺稱譽於末世，尤爲賢者所恥乎。弟固於知交之欲以岐黃之道行世者，往往諫止，而於仁兄彌切切也。非不知衰病餘生，緩急幸有賴，藉然不敢以私利忘公理也。仁兄往歲嘗與詳言於擊千之書連屋，亦既夙有是志矣。何以久而未決也？將亦求者踵至弗忍遽絕耶？鳳凰翔于千仞，烏鳶莫得而干之。夫物情則固有然者矣。（張楊園集卷七）

明朝亡國到此還祇有三十年，昔日一班以氣節自命的志士，都經不起新朝的威嚇利誘，漸漸改變了以前的志操，向着權門奔走，也不覺得羞辱了。孫子度墓誌銘云：

余初得交子度，竊意東南如許，所見不數人，必吾足目不廣。及變亂，即所謂數人者，或碌碌死，或改節死，或老而衰。求如子度之皭然，又不易得也！然自子度死二十三年（孫子度死在順治八年），余足目亦數更矣，并所謂數人者，未之多覯焉！更可怪也！……自子度死，習俗

益汚下，向之同社，面目變換，至不可識！驕者以奴隸屬人，諂者多潦倒自貶。白頭拜門，走於時貴；後起姿惑聲利，不復知名義爲何物。狂敗無恥，恬不相詫！（文集卷七）

老者『白頭拜門，走於時貴』青年『姿惑聲利，不復知名義爲何物。』就這一點趨奔上看來，已經可以曉得三十年工夫的亡國，能夠把民族性銷滅得淨盡。尤其使人痛心的是以前同社的朋友，現在竟會拿出奴隸的目光來看待舊同志，這眞使人疾首痛心。晚村先生看到這種怪現狀，怎得不傷心悲痛？但世風已如狂瀾般的趨下。又有什麼方法去挽救呢？在這種慘痛情形之下，只好自己引退，謝絕他們的會見，也可省了許多的閒氣。甲寅鄉居偶書云：

某迂戾無狀，屢獲罪於賢豪，循省愆尤，兩儀充塞，而硜硜之性，頑不可改，必將蹈國武之禍。用是屏跡丘樊，不復溷廁里黨。所冀知交待以移之遠方終身不齒之例。愛我者譬某浪遊未返，晤言雖渺，筆札可通；見惡者譬某已爲異物，不見其人，亦將置之不校，則恩怨可以胥亡，是非可以不論。江湖浩浩，放此餘生，皆長者之賜也！

城市義既不入，村中亦無禮數見賓。倘猶以往返馳使相責，有斷不能奉命矣。（文集卷

八）

其實人們都是趨炎附勢的多，眞能自具一種高尚的人格是很少很少，尤其勝朝之後，又不爲新朝利慾所引誘，那是少之又少了。明朝亡國三十年的時候固然是這個樣子，實在未到三十年的時候早已是這樣子了。張考夫見聞錄云：

孫子度曰：『今日處士寡婦實是一轍。婦人無夫，卽禮法蕩然，貞靜自守者十不一二。但至佞佛，則濫觴無極矣。士人號方外，卽廉恥掃地，自愛其品者，亦十不一二。若人聲氣，則靡所不爲矣。齊國有不嫁之女，不嫁則不嫁，而生三子。兩種人皆然。然處士知笑寡婦，而不知自反，可歎也！（張楊園集卷三十一）

與吳晴巖（字雨若，安徽宣城人。）討論辨是非的方法。答吳雨若書云：

竊謂聖道在兩間。……是以君子不必爲道憂，憂之必辨之，辨之必極其至而後已。……故得彼之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眞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

夫所非爲王（陽明），則所是爲朱（元晦）可知矣。（文集卷一）

這是是非辨別法亦可名之爲選擇法。這個方法初時看去好像不很重要，其實世界一切是非的選擇都靠有這個基本的公式。譬如行路，我們的目的是要到某大鎮去，現在面前忽然有AB二條路，我們一時想不清楚究竟走那一條路是到某大鎮。在這個兩疑的時候，我們只有運用我們的常識或經驗，如根據我們的常識某鎮是在我們出發地的東面，現在A路是向東，B路是向南或向北，我們就決定B路的不可靠，A路比較得可靠。這是第一辨的『得彼之爲非而益信此之是。』我們得到第一個方向的解決後，便可以進一步想第二個解決。如我們所欲到的目的地是一個都市，現在A路愈走馬路愈來得寬大平坦，路旁的商店愈繁盛稠密，人民的住宅愈整齊華麗，B路恰恰與A路相反，可知A路愈是，B路愈非，這是第二辨的『眞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

先生的二哥茂良死於此年。書西樵兄遺命後云：

此先兄十一年前書留篋中者也。甲寅八月十六日午，兄病革，命簡以付某及生平事略數紙曰：『爲我善成之。』問家事，曰：『不必言。』嗚呼！此非明於義利邪正之辨，豈易及此？以

視世之名爲士大夫而惑於禍福死生，倿佛乞靈，甘於叛聖而不顧者。其智愚賢不肖相去何如也？……（文集卷六）

西樵當是晚村先生的二哥茂良的號。先生兄弟五人，大哥大良死在什麼時候不可知；三哥願良死了十九年才埋葬，葬時的情形張考夫的見聞錄曾有記載，可見是先生二十二歲的前後死的；四哥瞿良死了二十四年才埋葬，葬時的情形張考夫亦有記載，可見是先生二十一歲時死的。先生的兄弟惟二哥茂良死得最後。行略云：

晚年事二伯父尤敬。二伯父性徑直，先君每事推讓，視形聽聲，極意承奉之。即有所諫正，必緩解曲譬，勿使傷其意也。常遘疾，先君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先君每曰：「吾生而無父，今兄亦祇一人存，視兄猶事父矣。」

又從子婦孫氏墓誌銘云：

余仲兄性豪宕，於儒釋不甚辨，卒之日，忽以文字一幅授余，令勿作佛事。余受命，終喪未嘗用浮屠法。（文集卷七）

晚村和吳孟舉本來是極要好的朋友，但近幾年來爲二人的志趣不同，意見漸不一致。在五六年以前他們大概受劉行楷余蘭的離間，曾有一度的分離，後來經過一班朋友的調解，才把感情恢復回來。今年雙方意見又漸漸分歧，朋友們看到這種情形，又想出來調和，使各自諒解，仍修舊好。但是晚村認定他和孟舉並不是感情上有什麼破裂，只是各人的志趣好尚的不同，這是毋用調和的。孟舉一時恐怕不會拋棄習俗的豪奢佚樂，我也不能用假情假義在向日心交的朋友面前敷衍塞責。與某書云：

方白昨過致尊旨，謂弟與孟舉日遠日疏，不可不急爲修好釋釁之事。其言眞以切，其情深以厚，其計慮亦遠以周。此弟所感激而欲涕者也！然反覆籌之，有所必不可者，不得不詳其說於左右：昔弟與孟舉非尋常悠泛之友也。其才情穎朗，意氣展拓，謂可同切劘於正人君子之途，賢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徵逐酒食往還體面以爲歡也。其母夫人識弟於稠人之中，命之納交，如其嫡從之屬；孟舉亦竭情盡歡，表裏無間者十有五年。而有劉行楷余蘭之釁，賴兄與諸友綰合，至今又五六年矣。弟受其解衣推食吉凶同患之德，旣渥且久，夢寐不敢忘。今日但

有弟負孟舉耳，不可謂孟舉負弟也。嗟乎！弟何心哉！弟何心哉！

蓋所以斷斷不合者，實某之迂拘僻戾，自足以取之。富貴利勢，天下之同好也；必曰詩書禮義。參禪付法，古今名士多爲之；必曰異端邪說之當闢。驕奢淫慾，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必曰收斂保嗇，毋踰繩墨。諂臣媚子，所以娛心志也；必曰親君子遠小人。戲弄博簺，講習聲伎，豪家之風流，悅世之善物也；必曰是非君子之道，名教中自有樂地。凡吾所欲爲，遊吾門者當逢迎順旨，雖否亦可，此忠於所事也；必曰是則是，非則非。一冰一炭，一朔一南，背馳遼絕，乃欲強挽而使之同；兄試思之，將令弟改弦易轍以就孟舉乎？抑能令孟舉棄其所樂而下徇匹夫乎？兄亦知其不可也。何若使孟舉自快其人生行樂之見，無復有僞道學之可憎，敗人意興於其間；亦使弟自適其枯槁絕物之性，不睹不聞，無復憂惶駭愕，鰓鰓曉曉，日取罪於達人所謂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不亦善乎？

蓋所爭在志趣，而不在事跡。事跡可修釋，志趣不可修釋也。方白云：吾兄亦知難於驟洽；且求全故交之念急，欲弟姑事貶損，無深求，且作尋常悠悠之往來，於義宜無害。然弟又有所

不可者，思當時交誼，期許之過深，今忽改而之淺，吾不忍爲此態也。又思劉余變後，孟舉本無悔過服罪之心，徒迫於朋友之牽搀，勉强相通，周旋世故，外合中離，誠意不敷，所以復有今日。錢若水所謂無品節高蹈之臣，所以貽人主之輕鄙。揣褒正之眼穿復位，譏呂言之罷斥流謫，曾苟且依違之有以自取也，豈可更蹈前日之覆轍耶？朋友之倫，與君臣同，皆以義合，不合則止。如爲行道而事君，道不行則潔身而去。此難進易退之義也。若當時以道不合而退矣，又欲降而取乘田委吏之義，留戀苟容，則大不可也。文叔在上，下放嚴光，士各有志，豈能相强？

今者孟舉原未絕弟，弟自不可立於孟舉之庭耳。夙昔之惠，但有感恩，豈敢怨乎？吾兄往矣，致語孟舉，江湖浩浩，游乎兩忘之鄉，斯可矣。各匿其意，貌與盤桓，名曰世情，實險黠之所爲。又何取焉？言不盡悃，統希鑒諒，不宣。（文集卷三）

我們讀了這一封信，曉得晚村原來是希望與孟舉好好運用他的天才，共同研究「正人君子」的道理，但後來孟舉是習染世俗了，他不免有「戲弄博簺，講習聲伎」的少爺脾氣。這些習慣在以老大哥自命的晚村先生心目中是最看不過去，所以他不和孟舉往來。去年與孟舉到北京去

的時候，晚村也用老大哥的莊嚴態度寫封信去教他不要那樣，應當這樣。與吳孟舉書云：

出門和在家不同，飲食起居，分外當愼，雖藥餌勿投也。途中雖衣船足恃，然萬勿侈張，以招意外之虞。關津鬧口，勿臨險登眺。至燕，尤以收斂謹密爲主；最要戒譏評，重然諾，勿爲快意之舉，勿爲炙手之緣。禁絕鬪戲，屛遠聲伎，庶足以保身進德省費避尤。……（文集卷三）

他對吳孟舉這樣面面周到的指示，無一句不是老大哥教小弟弟的話。其實晚村先生不光是對吳孟舉擺着老大哥的態度，他對於一切的朋友總是負責任，總是要做老大哥。

張考夫卒，年六十四。

張佩蔥（嘉玲）卒。

錢本益大概卒於此間？

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乙卯，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仍居東莊。身患疥瘡，至不能行動。與葉靜遠書云：

弟自前歲冬，卽移居村莊。比亦患疥瘡，至不能行動。吾道日衰，正人代謝。張考夫，沈石長，

張佩蔥於去年相繼淹世。敝邑同志，一時略盡！（文集卷一）

沈孟澤以前曾從晚村先生學醫，現在背着面詆毀晚村。聽到孟澤這種殺老師的話，氣極了，寫封信去給仰問渡，背出孟澤的歷史和詆毀的原因。與仰問渡書云：

昨載臣來，致足下傳示沈孟澤督過之言，不覺聞之驚歎。雖夢寐之中，亦不料及此。……孟澤之醫，初得之於宋稗圭，及鼓峰至邑，遂棄其學而學焉。鼓峰既歿，孟澤乃不惜下問僕。雖無知人，不敢不盡其誠。數年以來，孟澤之道日行，然皆其才能自足以收之，僕自問曾無涓埃之益於孟澤，故亦未嘗敢竊爲己功也。況僕自村居避迹，惟恐問醫者之至，堅辭曲遜，至於發憤。……凡有問者，必舉孟澤以對。此足下之所知也。然則今日之云云，又何爲乎？我知之矣。孟澤譽望日隆，其體不可復詘，其勢不可復受直言以自貶也。思目前所不達時務而仍爲直言者，計惟僕一人，所謂『寧逢惡賓，無逢故人』耳。然僕自計，終不能復事孟澤矣。

僕之生平，惟有一直。謂僕借私以詈毀，雖他人不相與者未嘗爲之，況孟澤乎？若欲僕曲徇標榜，昧其是非之理，唯阿諛是從，亦素所不能也。昔金碧安有云：『用晦待我甚厚，感之不

忘，然其不堪處必將甘心焉』僕之所遇，大約如此……（文集卷四）

孟澤聲譽日隆，其體不可復詘，其勢不可復受直言以自貶，先生偏要仍為直言，故孟澤不滿意於他。先生的待朋友，大抵都像金碧安所說待我極好，但有不對的地方，他好像要把牠一刀削去壞的換上好的才甘心。這種老大哥的脾氣，是充滿他的全身的。

孫奇逢卒，年九十四。

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丙辰，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派公忠到金陵去管理書店。公忠跋家訓云：

丙辰年，公忠初至金陵，臨行書此以囑。（家訓卷二）

臨行囑公忠云：

至無錫，吊高彙旃先生，即行，若主人堅留，停日許則可，不可久。以遺書懇書致施虹老。凡有友即囑訪宋人集及知言集稿子，不可忘。若見常熟陸湘靈名燦者，索其舊稿。無錫華氏有慮得集，使則求之。間顧修遠家尚有書可訪否？有十二科程墨硃卷未見者，亦要尋。在京吃用，

若楊宅有客在彼過年，即與衆位同打火，若無人，則自起火，不可擾楊宅，以刻苦淡泊爲主。一出門即訂日用小簿，日日登記，覺察他日歸時我要查勘，勿怠。在京中不可闕讀書作文之功，有船歸，即寄所作文字來。客路最多遊戲博奕之友，不可近也。至京先具帖拜楊宅喬梓致書，次日即往謁徐州來先生及子貫致書，以次拜周雪客、龍客、黃俞邰、贊玉、倪闇公各致書。不可高與終日出遊。（見同上）

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丁巳，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春，爲搜集知言集的材料，到鴛湖，聞沈憲吉家中藏書很豐富，遂僱舟去訪他。質亡集沈受祺憲吉小序云：

丁巳春，余尋知言集佚稿於鴛湖。有友言憲吉所藏之富，遂移艇子訪之。憲吉一見如素，恨相見之晚，留余榻其齋，盡出殘帙，酒闌燈灺，娓娓不倦……（續集卷三）

是年葉靜遠又來會。答葉靜遠書云：

某寖病日深，支骨待死，較丁巳追隨時先生所覩憔悴之容，已不可復得矣。（文集卷一）

客座私告大概是這時的作品？這篇文章寫得極有趣，可以作他的一篇自述看。文中有三畏九不能都是一種眞實的自述。文云：

某所最畏者有三：

一曰貴人。夙遭多難，震官府之威，今夢見猶悸。故雖生平交契，一登仕途，輒不敢復近。非故爲揀擇也，心有恐懼，習久成性耳。對官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卽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福堂也。

二曰名士。向苦社門之水火，今喜此風衰息矣。而變相旁出，尤不可方物。如還家論時藝，幕客談經濟，尊宿說詩古文，講師爭理學，游客敍聲氣，方技托知鑒介紹。彼皆有所求耳，接與不接，總獲愆尤。每晨起默禱，但願此數公無一見及，卽終身大幸也。

三曰僧。生平畏僧，甚於狠猰，尤畏宗門之僧。惟苦節文人托跡此中者，則心甚愛之。然爾年以來，頗見托跡者開堂說法，諂事大官，卽就此中求富貴利達。方悟其托跡時，原不爲此，則可畏更過於僧矣。

又有九不能：

一曰寫字。本不善書，比苦痔瘍去血久，筋脈顫振，并失其故矣。

二曰行醫。靈蘭之書，向未之讀也。因家人病久，醫友盤桓，粗識數方。間與親契論列，遂爲謬許，傳誤遠邇。今三年之中，兄喪女夭，冢婦累亡，身患癥毒，淋漓支綴，其能事可覩矣。且年未五十，鬚白齒墮，瘦疾一發，臥起洗滌，非人不便。頹然一廢物，豈能提囊行市耶？

三曰應酬詩文。少孤失業，又無師授，不知行文之法。每苦有情，不能自達，况應酬無情之言乎？

四曰批評朋友著作。性不善諛，而時尚所宗，未展卷帙，先須料簡諛詞，又須揣合其意。如曰：『惟公不好諛者乃佳。』其苦甚於夏畦。

五曰借書。所寶惜者惟此，而友人借去，輒不肯見還。所謂借者一癡，還者一癡也。當永以爲鑒。但欲依鈔書社例，各鈔所有之書相易則可。

六曰薦牘。凡人投契，各有誼分；標榜樹私，乃門戶中籠絡之術。吾戇而固，安能爲此？至醫

關人命師長生徒，尤不敢妄舉。況有言不信，亦無可舉處。

七曰宴會。病不能久坐，優劇素所痛惡。觴政爭呶，多致生釁，皆其所不堪。

八曰貨財之會。親如（知）嫌隙，大約開貨財而銀會事非一人，期非一日。吾見始終無言者鮮矣。況力實不勝，其能免乎？凡有告急，但諒己力所及，有則贈之，無則辭焉。若必以會相強，及居間借當之屬，斷然不能。

九曰與講會。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何講之有？

凡此三畏九不能，友朋間有知其大半者，有知其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觸焉，必因之得罪矣，故不敢不布。（文集卷八）

張稷若（爾岐）卒。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戊午，先生五十歲。

是年清政府開博學鴻詞科，想用這個方法收羅明朝的遺逸。浙江當局，首薦晚村，牒下，他誓死不受。行略云：

戊午歲，時有鴻博之舉，浙省屈指以先君名薦。牒下，自誓必死。不孝輩惶甚，急走謁當事祈哀，固辭得免。

晚村先生今年恰恰是五十歲，親戚和兒子欲代他做壽，他始終不肯答應，寫了一篇壬午一日示諸子說明不做壽的原因。文云：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思痛。』（按『思痛』本作『哀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知矣。如是，故天下生日之可慶者不多有也，不多有而慶之也乃宜。此終身不當慶之例也。沈文端公云：『古者以八十爲下壽，近世乃有慶七十者。』文端萬曆間人，其言猶如此。然世俗縱不能行程子之說，亦當俟七十以上乃可。夫慶者，以其難得而得，故得慶也。使六十以下而慶焉，是以宜短命詛之也，非慶也。此六十以下不當慶之例也。

然此皆泛論也，在吾今日則更有所不可者。吾遺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墮地之日，即襁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三歲而嫂亡，已而出嗣，考妣祖妣相繼奄棄，十三歲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七耳。計自始生至十五歲，未嘗脫衰絰。視他兒衣綵繡曳朱履，

如袞錫之不易得人世孤苦，無以加此，每一追念，未嘗不心傷涕溢也。生平未嘗一會親朋奉觴拜二人壽，而身受子女族屬交遊之娛樂而母年不能及四十，而幸己之五十爲榮。以父喪母哭之日，爲置酒張樂之辰。其可乎不可?

或謂吾遭多難，厥宗幾覆，今幸而爲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是，則其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爲重者，亦有重於生者，以生爲重，吾幾當死而不死，則自戊亥（順治三年丙戌四年丁亥。）以後，無日不宜慶也。何待五十?如其有重於生也?則偸息一日，一日之恥也。世有君子聞之曰：『夫夫也，何爲至今不死也!』則其僇嚴於斧鉞。又何慶之有?

故爲吾計，惟有閉門深匿，以木葉蔽身，以泥水亂跡，如世間未嘗有我者斯得耳!使以辱身苟活者爲慶而慶之，則將置夫年不滿三十，義不顧門戶，斷脰飛首，以遂其志義者於何地也?（按順治四年時，先生的姪子宣忠爲國死難於虎林，『年不滿三十，義不顧門戶』等語，似像暗指宣忠。）

此吾終身不當慶之義，又有異乎他人者，而六十以下之例，又其小而不必言者也。……

（文集卷八）

又與周雪客書云：

六年契闊，無時不思。兒輩歸，每述明德，深用慰企。弟降辱餘年，修不如短。老兄知我亦不爲吊而爲慶耶？……所許詩册，在吾兄贈言隨時儆策，重於珠璧，誠所樂得而讀，正不必以壽爲義也。若徧徵他友之作，不過虛譽浮名，祝讚長生套語。有何意味？萬勿爲也。弟嘗謂壽文壽詩，起於末世諂諛營競之俗，古來文人之所無有也。至於屛幛軸册，尤流俗之失，吾輩今日正當力矯此弊耳。如何？如何？（文集卷三）

吳自牧大概是此年死的。哭吳自牧文云：

茫茫九區，知我者誰？曰君一人，而又如斯！與君相知，壬辰（一六五二）之歲，……自此迄今，二十六年，其交益新，若未覯然。始而藝術，繼而文章，久之攜手，雒閩之堂。我行不掩，君不我非，言之不擇，亦不我疑。所以然者，非繇私好，信其生平，必更有道。（文集卷七）

晚村先生的幾個同志如張考夫張佩葱都死去了好幾年，今年又死掉吳自牧，益發使他感覺到

興盛的時期是過去了留下的只是一個斷蘆殘葦的衰落景象，而且他自身又多病、更覺到人世的無幾，只可屏棄一切，預備打包走路。與董方白書云：

僕迂病日甚，即邑里紛紛，俱不欲相近。看此世界中，眞無一足把翫者。惟殘書數種未了，思後來歲月無幾時，將屏棄一切，汲汲了此。此僧家之打包者也。但恨同志稀少，無處商量。向日張佩蔥頗聰明細心，有志向上，欲引以爲助，而天奪之遽；邑中止一吳自牧，天資過人，年來德業日新，以爲有賴此人，而七月間又以暴疾亡。看此氣象火候殊不佳！頹形榮榮；有日掛壁，眞無生人樂趣矣。不知天意欲何如（？文集卷四）

晚村自吳自牧死後，對世事感到極度的懸心，故云：『吾質已亡矣。』他做了一部質亡集，專記載一班已死去的朋友的言行。行略云：

……與吳自牧先生始以文章藝術交，既而進以道義，晚歲甚相依傍，忽暴疾殞。先君哭之慟曰：『吾質已亡矣，吾亡以言之矣！』爰是有質亡集之刻，并及諸亡友之文章未表見於世者，綴拾其遺事以傳焉。

又質亡集吳爾堯自牧小序云：

自牧吾黨之第一流也。其聰明絕世而未嘗流露奇智也……今亡矣，吾亡以爲質矣。吾亡與言之矣。（續集卷三）

質亡集是在晚村先生自己的刻局雕板，刻成後，請徐方虎做序。答韓希一書云：

試牘文字，弟素性所不喜。……惟質亡集有故人試牘附覽。弟處自開刻局，有二十許人，皆恃湯生一手寫樣給之，而刻局中一應收發料理亦皆湯生主其事。（文集卷四）

又與徐方虎書云：

昔友文字刻板已竣，專待大序行世。弟友大半皆兄友也，而弟平生於交遊間情事，及雲雨變幻之來，亦惟兄知之最深，幸勿恡一援筆揮灑此意，拜賜多矣。（同上）

人們爲亡友寫質亡集，實在是一種極悽涼悲痛的哭靈工作。今年嘉興程定鼎來會，晚村先生還同他開個玩笑。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他平時的風趣。質亡集程定鼎扶埜小序云：

扶埜天質英奇，風神散澹。終日與對，無一俗情塵氣。……去年遇之，顏色憔悴，云犯寒症，

幾不相見矣。余戲之曰：『質亡集中得佳文，亦復不惡！』因相與大笑，不謂斯言遂成妖夢。（續集卷三）

董時雨大概死於此年。

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己未，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劉佐明做石門縣的知縣（石門縣志文職表），晚村先生代他做一篇長七八千字的保甲事宜。保甲事宜緊要的有三點：（一）在於簡便易行，（二）在於舉報得人，（三）在於督率有方。細則有十四款：（一）畫港分界，（二）報保正副，（三）編選排長，（四）塡釘支河，（五）設立橋柵，（六）置備器械，（七）訓練策應，（八）守望傳警，（九）臨敵救禦，（十）擒送盜犯，（十一）公設費用，（十二）禁止擾害，（十三）鄰圩援助，（十四）招徠向化。

沈憲吉死。

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庚申，先生五十二歲。

是年夏，清政府徵聘天下山林隱逸，嘉興郡守薦舉晚村先生。他聽到這個消息，覺得眞夠麻

煩惹厭了，他爲要避免這種煩麻騷擾，故將頭髮剪掉，把裟袈披上，表示無意進取，免得政府接二連三的來滋擾。行略云：

庚申夏，郡守復欲以隱逸舉先君聞之，乃於枕上剪髮，襲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於吳興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菴。』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一泓，搆亭其上，題以『二妙。』先君幅巾拄杖，逍遙其間。

又云：

庚申夏，方對客語，而郡劄適至，噴嚏滿地，坐客咸愕然。自後病益劇，先君自知不起。嘗歎曰『吾今始得「尺布裹頭歸」矣。夫復何恨！但夙志欲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倘不成，則辜負此生耳！』

又與大火書云：

薦舉事近復紛紜，夜長夢多，恐將來有意外。奈何？吾意及事至，則難爲計，欲先期作披緇出世之舉，庶可倖免。汝在京，即今當爲布其說云我厭棄世綱，決意入山爲住靜苦行僧，不復

與世周旋矣。我且避跡妙山，待燕中爲定，再作商量耳。（家訓）

又答徐方虎書云：

弟病極矣。光陰無幾，汲汲打包，痁鬼模糊，苦不相投臥。想碧巖蒼弁（莽）之間，自是神仙會集，非病僧所得與也。

有人行於途，賣餳者隨其後唱曰：『破帽換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網子換糖。』復匿之；又唱曰：『亂頭髮換糖。』乃皇遽無措，回顧其人曰：『何太相逼生？』弟之薙頂，亦正怕換糖者相逼耳。（文集卷四）

又復苗釆山劉素治書云：

弟老且病矣，爲俗氛所苦，薙髮入山，與野僧柴漢爲侶。（見同上）

又答潘美巖書云：

某病苦侵尋，精銷形瘦，投骨山菴，以待氣盡。初非效冥鴻之飛，亦未敢墮野狐之窟。……生平迂僻，於冶情綺語風流跌宕之音，性所不洽，至西來大旨，刺眼心痛，與新會姚江之說，同

疾之若傷我者，雖圓頂衣伽，而不宗，不律，不義講，不應法，自作村野酒肉和尙而已。（文集卷二）

又與朱子望書云：

吾痔瘻增劇，連年咯血，今聲嘶痰嗽不止，日就枯瘁，加以塵埃嬰逼，意益不堪。遂削髮爲僧，結茅埭溪之妙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一二種要緊文字，而精神已不支。（文集卷四）

又與柯寓匏書云：

某衰病侵尋，嘔血不已，而塵埃坌集，去除不能。遂於夏間削頂爲僧。自名耐可，號曰何求，更字不昧。行徑如是，想足下聞之，不值一笑也。（見同上）

晚村先生的生平最反對佛教，他在金陵回家的時候，看到佛教徒造梵宇，他便寫信給朋友極力阻止他們。這樣一個反對佛教的人現在被環境壓迫，也只好急不暇擇地逃入他的敵人陣綫上去，這眞是『逼上梁山。』不過他雖剃了頭髮披着袈裟形式上像個和尙，但他骨子裏的精神並

沒有被和尚所化，仍然是個孔孟的信徒。他寫了一篇自題僧裝像贊的短文，叫人看了眞要笑倒。文云：

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概謂之俗。不參宗門，不講義錄。旣科唄之茫然，亦戒律之難縛。有妻有子，吃酒吃肉。奈何衲綴領方短髮頂禿。儒者曰：殆是異端，釋者曰：非吾眷屬。咦！東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袒裳以遊裸鄉，毋乃下喬而入幽谷。然雖如是，且看末後一幅竪起拂子一喝曰：『咄！嘮叨個什麽？都是畫蛇添足。』（文集卷六）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辛酉，先生五十三歲。

是年仲春之望，作吳之振尋暢樓詩稿序。（見康熙刻本黃葉村莊詩集）

姪履忠葬。

作姪婦孫氏墓誌。

江愼修（永）生。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壬戌，先生五十四歲。

先生的同鄉吳容大（涵）成進士，（道光石門縣志云一甲二名，光緒石門縣志云一甲一名。）先生寫信去賀他。（按石門縣掇巍科的僅三人，一個是沈晦，宋宣和間舉進士第一名，一個就是吳容大，還有一個是先生的兒子呂葆中康熙丙戌舉一甲二名進士。）

陳其年卒年五十九。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癸亥，先生五十五歲。

晚村先生是一個富有風趣的人，我們讀到他的客座私告，自題僧裝像贊，都能想像出他的詼諧態度。是年又寫一篇癸丑初夏書風雨菴。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謝絕會客，但他的文章寫法確是滑稽得很。文云：

到此菴中，屏絕禮數，病不見客，隘不留臥，經過遊觀，自來自去，送迎應對，一概求恕。久坐閒談，爾我兩誤，可惜工夫，各有本務。知者無言，怨亦不顧，問我何爲？木雕泥塑。（文集卷八）

晚村先生死於是年八月十三日，臨死前三天還是靠着茶几改訂稿子。行略云：

夙志欲補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於是手披目覽，猶矻矻不

休。門人子姪苦請稍輟，以俟病間。先君毅然曰：『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況此時精神猶堪收拾。後此更何及耶？』雖發凡起例，稍示端緒，然亦竟不能成也。易簀前三日，猶憑几改訂書義，命不孝執筆，一字未安，輒佇思商量，其神明不亂如此。

病革，門人陳鏦等入問，勗以細心努力為學，呼不孝葆諭以孝友大義而已。已而曰：『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叉手安寢長逝。此癸亥八月十有三日也。

未死前寫好一篇遺囑，吩咐他的子孫對他身後的服裝和開吊時的儀式都該依這個遺命去做。遺令云：

不用巾，亦不幅巾，但取皂帛裹頭，作包狀。……

帖子上稱呼，但稱『不孝子。』蓋世俗孤哀分配之稱，原屬無理，且有行不通處。假如嫡母先亡，而有後母，乃丁父艱，則將如何稱？『孤子』則傷嫡母，稱『孤哀』則傷後母，此所謂行不通者也。聞應士寅遺命一概稱『哀子。』渠所謂儀禮喪稱哀子哀孫，入廟者稱孝子孝孫。然不知哀子哀孫孝子孝孫皆祝史之詞，非子孫自稱之名也。古人居喪，豈有狀帖與人通

者哉？……

客來吊者，止子孫親人哭，不必令僕婦等代哭。且多婦人哭聲，亦非禮也。……（文集卷八家訓同）

公忠跋遺令云：

先君子終於癸丑八月十三日，遺命絕筆於十一日之晨，然中有數條則自七月來已書之矣。

先生生時曾會陸稼書（隴其）於嘉興，稼書和先生討論做人的問題。先生主張做人唯一要緊的是在『愛物』。先生死後，稼書的祭文猶記到這句話。祭呂晚村先生文云：

先生之學，已見大意，闢除蓁莽，掃去雲霧，一時學者，獲睹天日，如遊坦途，功亦鉅矣。天假之年，日新月盛，世道人心，庶幾有補。而胡竟至於斯焉？自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起，中於人心，形於政事，流於風俗，百病雜興，莫可救藥。先生出而破其藩，拔其根，勇於賁育。我謂天生先生，必非無因。而胡遽奪其年邪？隴其不敏，四十以前，以嘗反覆程朱之書，粗知其梗概，繼而縱

觀諸家語錄，糠粃雜陳，珷玞並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康熙十一年，十二年，）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所不能盡合於先生者，程明道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斯言耿耿，橫於胸中。遂與先生出處殊途。十年以來，雖日讀先生之書，高山仰止，夢昧以之，不能相聚一堂，面相訂正。方思一旦解釋世網，從先生於泉石之間，切琢磨磋，以開其茅塞，變化其氣質。而先生竟至於斯，豈不痛哉！一芹之奠，無我或棄。（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四　文字獄中『呂案』的始末

淸初鬧過許多『文字獄』的案子，『呂案』是文字獄當中鬧得最大最久最慘酷的一件。晚村先生既具着濃厚的民族思想，散布出激烈的排夷言論，照常情推測早要鬧出慘劇來了。奇怪得很，這樣一個公開宣傳民族主義的人，在他的及身僅僅見到順治四年他的姪兒宣忠爲國捐軀一回事，其餘都平平安安未見遭到一點的危險，所謂呂案的發生是遠在晚村先生死後四十七年的事情。這當中的原因想是晚村先生的立場來得好的原故，因爲他站在朱子旗幟之下，可以免了當局的注目。

晚村先生的思想早已印進時人的頭腦，不過到曾靜時益發把西洋鏡拆穿罷了。順治四年時有他的姪兒宣忠爲國捐軀，康熙十一年時有他的學生查雍的避考，這已是反淸極明顯的表示。故行略云：『……於是歸臥南陽村（康熙五年拒絕應試後）……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

張佩蔥諸先生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以寄之於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忌諱。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可見他的思想已經普徧的印入當時的人的腦子裏去了，不過當時還沒有同曾靜一樣的知行合一者未曾鬧出事來就是。

曾靜是湖南永興人，號蒲潭。他應試時見到晚村所評時文內有『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議論，深爲歡喜，因此派他的學生張熙（字敬卿，衡州人。）到晚村先生家中訪求書籍。這時晚村先生已死了多年，晚村先生的兒子毅中盡將他父親的遺書授他，書內多是排滿革命的論調，張熙愈加深信，遂與毅中及晚村先生的學生嚴鴻逵，鴻逵的學生沈在寬交結，時常有詩文還往，暗有革命思想的潛伏。

雍正即位的初年，他的兄弟都懷疑他行爲的陰險，各人祕密組黨，都主張對付雍正，後來各黨的人物被雍正殺戮的殺戮，放逐的放逐，這一場潛伏着的大內患總算讓雍正狂風掃落葉般似的吹乾淨了。但是因內廷黨羽的放逐，而宮中的醜事遂傳播到外間，使民衆對雍正失了不少的信仰；

又這時川陝總督岳鍾琪兩次要求進京覲見，雍正俱不答應，使鍾琪感到極度的不安。曾靜聽到這兩種消息，認爲是千載一時的難得機會，遂於雍正六年派他的學生張熙投匿名書於岳鍾琪，勸鍾琪起來實行民族革命。書中的理由是：一邊說雍正人格的卑鄙，一邊說岳鍾琪的祖先岳飛原和金人有仇。岳鍾琪接到張熙的匿名書，即會同巡撫西琳，臬司碩色祕密刑訊張熙，要他供出主動的人物。張熙看到情形不對，死不肯招出。岳鍾琪沒有辦法，遂改變方法，勸張熙告訴他主動者，讓他可以迎聘前來共同畫策起事，且向張熙發誓表示誠意，張熙才將曾靜告訴了他。岳鍾琪得到了這個確實消息之後，使密奏雍正。雍正聞到這個消息非常害怕，遂差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都統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把曾靜拘來審訊，曾靜知事已鬧穿無須畏避，使直認出來。雍正命將曾靜張熙提解來京，一邊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等家中所藏的書籍，李衛將搜到日記等書籍和案內有關係的人一併解京。

這筆案子東華錄載着許多重要文字可以供我們參考。

雍正東華錄云：

雍正七年五月（蕭一山先生清代通史云四月諭內閣九卿，未識他根據何書。）乙丑。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靜因考試劣等，家居憤鬱，忽圖叛逆，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岳鍾琪拘留刑訊，究問指使之人，張熙甘死不吐。鍾琪置之密室，許以迎聘伊師，佯與設誓，張熙始將曾靜供出。岳鍾琪具奏，併其逆書奏聞。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祿，正白旗副都統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拘提曾靜審訊。據曾靜供稱：『生長山僻，素無師友，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選時文內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被蠱惑。隨遣張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書籍。呂留良之子呂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詩文，內皆憤懣激烈之詞，益加傾信。又往訪呂留良之徒嚴鴻逵，與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來投契，因致沈溺其說，妄生異心』等語。隨將曾靜張熙提解來京，旋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書籍，所獲日記等逆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拏解赴部，命內閣九卿等先將曾靜反復研訊，並發看呂留良日記等書。據曾靜供稱：『前因輕信呂留良邪說，被其蠱惑，兼聞道路浮言，愈生疑妄，致犯彌天重罪。今蒙一一訊問，並發呂留良日記等書，極其狂悖。又知聖朝深恩厚澤，皇上大

孝至仁，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等語。因俯首認罪，甘服上刑。內閣九卿等備錄供詞進呈御覽，諭內閣九卿等：我朝肇造區夏，天錫人歸，……詎意逆賊呂留良者，悍戾凶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追思舊國，憤懣詆譏。夫儀賓之後裔，於親屬至為疏賤，何足比數。且生於明之末季，當流寇陷北京時，呂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澤，始獲讀書成立，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為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誇榮鄉里。是呂留良於明毫無痛癢之關，其本心何嘗有高尚之節也。乃於康熙六年（應是五年）因考試劣等，憤棄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後以博學鴻詞薦，則詭云必死，以山林隱逸薦，則薙髮為僧。按其歲月，呂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實不過賣文鬻書，營求聲利，而遂敢於聖祖仁皇帝任意指斥，憑空撰造，公然罵訊。所著書文以及日記等類，或鐫板流傳，或珍藏祕密，皆世人耳目所未經，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閱之餘，不勝惶駭。蓋其悖逆狂噬之詞，凡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於目，不忍出之於口，不忍述之

於紙筆者也……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其日記所載稱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致逆犯吳三桂書，亦曰清曰往講，若本朝與逆藩爲隣敵者然。何其悖亂之甚乎？且吳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賊，奴人人得而誅之，呂留良於其稱兵犯順，則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於本朝疆宇之恢復，則悵然若失，轉形於嗟歎。於忠臣之殉難，則汚以過失，且聞其死而快意。不顧綱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爲心，不顧生民之塗炭，惟以兵連禍結爲幸。呂留良處心積慮，殘忍凶暴至此極也。又如僞永曆朱由榔竊立於流寇之中，在雲南廣西等處，其衆自相攻劫，貽禍民生，後兵敗逃竄緬甸。順治十八年，定西將軍愛星阿等領兵追至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朱由榔，大軍隨至城下，緬人震懼，遂執朱由榔獻軍前。此僞永曆之實蹟，豈有被執時滿漢官兵轉於伊馬前皆跪之事。瞽說荒唐誕謬極矣。

總之，逆賊呂留良於本朝實有徵應之事蹟，則概爲隱匿而不書，而專以造作妖誣，快其私憤。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爲羲皇以來所僅見』等語。夫明末之時，朝廷失政，貪虐公行，橫徵暴斂，民不聊生，至於流寇肆毒，疆埸日蹙……我朝掃清寇氛，與民休養……六十餘年，民安物

皇。卽考羲皇以來，史冊所紀，……可以並比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羲皇以來未有之窮乎？又日記所載，怪風，震雷，細星如彗，日光磨盪，皆毫無影響，妄捏怪誕之處甚多。總由其逆意中幸災樂禍，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觀聽爲事，其失實不經，皆不顧也……其他猖狂悖逆之詞，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舉。

呂留良生於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曾靜山野窮僻冥頑無知者比；且曾靜止譏及於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有較曾靜爲倍甚者也。朕向來謂浙省風俗澆漓，人懷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謗訕悖逆，自伏其罪，皆呂留良之遺害也。甚至民間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內，有海寧平湖闔城屠戮之謠，比時驚疑相煽，逃避流離者有之，此皆呂留良一人爲之倡導於前，是以舉鄉從風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聲勢之囂凌，黨徒之衆盛，皆須加意周旋，優禮矜式，以沽重儒之譽。如近日總督李衞，爲大臣中剛正之人，亦於到任之時，循沿往例，贈送祠堂匾額。況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濁亂世俗，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日天道昭然，惡貫

時至，令其奸詐陰險盡情敗露，則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維持世教，彰明國法。且呂留良動以理學自居，謂己身上續周程張朱之道統。夫周程張朱世之大儒。豈有以無父無君爲其道，以亂臣賊子爲其學者乎？此其狎侮聖儒之教，敗壞士人之心，眞名教中之罪魁也。

朕即位以來實不知呂留良有著述之事，而其惡貫滿盈，神人共憤，天地不容，致有曾靜上書總督岳鍾琪之舉。曲折發露，以著呂留良之凶頑。而呂留良之子如呂葆中者，曾應舉成名，蒙恩拔著鼎甲，仕列清華，其餘子孫多遊庠序，乃不即毀板焚書以滅其跡。且前此一念和尙謀叛之案，黨羽連及呂葆中，其時逆跡早已彰著，蒙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問，而呂葆中遂憂懼以死。就常情而論，呂葆中之兄弟子孫遇如此之驚危險禍，且荷蒙聖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尤當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爲倖逃誅殛之計。豈料冥頑悍驁，習與性成，仍復抱守遺編，深藏筐篋。此固呂留良以逆亂爲其家傳，故世惡相承，罔知儆惕。……曾靜逆書朕已洞悉，知外間逆黨頗衆，竟有散布訛言，希圖搆亂者。然其所詆惟朕之一身，朕可以己意自爲判定歸結。若如呂留良之罪大惡極，獲罪於聖祖在天之靈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綫之良，

亦無不切齒而豎髮，不欲與之戴履天地。此亦朕爲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應將已故逆賊呂留良及見在子孫嫡親弟兄子姪，照何定例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議，直省督撫提督兩司，秉公各抒己見，詳核定議具奏。（雍正東華錄卷七）

讀了雍正這篇諭文，可見他恨晚村先生是恨到極點了，甚至認定呂留良的邪說比常事犯曾靜還要來得大，也可見他對晚村先生的注意。這篇諭文有幾點主要的敍述：1.日記的內容，2.呂留良反清的原因，3.呂留良邪說的影響，4.呂留良的罪比曾靜更大。日記原書早被焚禁淨盡，內容究竟怎樣，我們都無法知道，幸虧有這篇諭文，使我們曉得牠的內容有稱呼不恭敬的，稱大清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曰往講。有『綱常倒置』『助虐迎寇』的吳三桂耿精忠起兵攻打清朝，呂留良則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清朝打贏了仗，則悵然若失，轉形於嗟歎。有顚倒是非侮辱清朝的，永曆逃到緬甸，緬甸人震懼執獻軍前，呂留良說滿漢官兵皆跪倒永曆馬前；清朝應徵之事蹟，皆隱匿不書，專以造作妖言，快其私憤，云今日之窮，爲羲皇以來所未有。就諭文看來，可見日記內容言論的激烈，所以要觸動雍正的大生氣。諭文說，呂留良反清的原因是，A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B康熙六年

因考試劣等。王府儀賓之孫一節，徐珂清稗類鈔也說：『自以爲淮府儀賓之後，追念明代。』這種論調都是把晚村先生整個的民族觀念拉回到局部的一姓尊榮上面去。其實他對淮府儀賓之後是沒有好大的關係，他的思想中心完全在整個的民族觀念『夷夏之防』上。如其他爲淮府儀賓的後裔才反清，那沒在明朝亡國之後，他應該有一點表示，但我們在他的文集（除姪子宣忠殉國外）終看不出他在明亡後有反清的激烈表示，可見那淮府儀賓之後不是他反清的眞正理由，并且他在順治十年還考過邑庠生，益發不能說他爲淮府儀賓之後才反清。論文又說他『康熙六年因考試劣等，憤棄青衿，忽追思明代，深詆本朝。』這也是故意侮辱的誣陷之詞，不能作爲理由的。如若爲考試劣等才反清，那麼他一定是一個熱中名利的人，旣然是熱中名利，何以薦他博學鴻詞他不肯接受呢？何以薦他山林隱逸他又不接受呢？尤其難解的是論文內明言其『順治間，應試得爲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誇榮鄉里。』一時說他歲科屢試，每居高等，一時又說他因考試劣等。這不是自相矛盾麼？第三點說他邪說的影響有A影響到汪景祺查嗣庭之流，B.影響到海甯平湖闔城屠戮之謠，C.影響到一念和尙謀叛之案。這或者有一點可據，不過我們都

得不到充分的證據了。第四點說他的罪比曾靜還要大，這點頗具理由。因爲一個是發明者，一個是摹仿者，如其論功摹仿的當然不能和發明的相等，論罪亦該應有主從的分別。

又同月乙亥諭曰：

朕前所批岳鍾琪奏摺，偶檢幾件，發與曾靜看。朕與岳鍾琪君臣之際，一德一心，……且朕所批岳鍾琪奏摺甚多，此不過數十分中之一分，而摺內加恩岳鍾琪之處，亦不過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靜乃欲上書勸之謀反。豈非醉生夢死冥頑無知之人乎？……查曾靜逆書內，有傳聞岳鍾琪兩次進京陛見，俱不允行，岳鍾琪深自危疑，因而上書等語。曾靜平昔夷狄之見橫介於胸中，又聞此無根之語，不覺其逆心之愈熾，……但此傳聞之說，必有所自來，著曾靜確實供出。以曾靜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尙蒙朕之寬宥，則傳說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從寬貸。……

遺篇諭文若說寬宥曾靜，不如說暫留曾靜讓他招出傳說由來之人爲確切。雍正對嚴鴻逵也極表示憤恨。同月丙戌諭內閣云：

浙江呂留良凶頑梗化，……其徒嚴鴻逵者，實爲呂留良之羽翼，推尊誦法，備述遺言，又從

而恢張揚厲以附益之，其詞有較呂留良爲甚者。夫呂留良以本朝諸生，追附前明儀賓之末裔，……至若嚴鴻逵自其祖父已爲本朝之編氓，……於明代豈有故君舊國之思，……而亦敢效顰乎？茲擇其悖逆之語，一併宣示。日記有云『索倫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橫五里，縱三里，初飛起石塊，後出火，近三十里內居人悉遷避。』又云：『熱河水大發，淹死滿洲人二萬餘。』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時見衆星搖動，如欲墮狀，又或飛或走，俱向東行。』又云：『舊年七月初四日，星變，欽天監云：「此星出天市垣，入天市垣。分野屬吳越，有兵起於市井之中。」』凡此荒唐悖逆之語，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內所記載者，不勝枚舉。……嚴鴻逵生今之世，……乃臆造譌言，好亂樂禍，……種種喪心病狂，皆拾呂留良之唾餘，而尤加幻妄。豈非兇逆性成，萬死有餘之逆賊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謹之態，浮薄之士，簧鼓其虛譽，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薦舉及伊者。伊乃自鳴得意，抗慢詭激。其日記有云：『予自意定當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若此。又云：『衡州人張熙字敬卿來見，言其師曾靜，永興縣人，在彼中講學，學者稱蒲潭先生。從前因讀講義，始棄諸生。』……似此悖逆叛亂之人，……與呂留良黨惡共濟，其罪不容於死。嚴鴻逵應作何治

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雍正對沈在寬也表示極端的含恨。同月戊子諭內閣云：

嚴鴻逵之徒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年之後，自其祖父已在覆幬化育之中，非止身被德教者可比。……乃墮惑逆黨之邪說，……稱本朝爲『清時』，竟不知其身爲何代之人？狂悖已極。此沈在寬與呂留良嚴鴻逵黨同叛逆之彰明較著者也。至其所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沈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郅隆，目爲神州陸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爲狂肆。……且沈在寬云：『誰爲神州理舊疆？』其意欲將神州付之何人經理也？沈在寬年未滿四十，而亦效其師之狂悖，肆詆本朝。乃與逆賊曾靜之徒張熙千里論交，一見如故，賦詩贈答，意同水乳。此其處心積慮，以叛逆爲事，實無可逭。著交與刑部，將沈在寬訊取口供具奏。

這筆案子是分開兩處辦理，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等由部議決定，曾靜，張熙等由雍正自己酌量辦理。後來曾靜寫了一篇悔過書——歸仁說，遂得免死，九月，頒行大義覺迷錄，極關呂留良學說

的錯誤，並將曾靜的歸仁說附刊在後面。東華錄雍正七年九月癸未云：『以曾靜等口供及歷次所降諭旨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文云：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民，恩加四海，……非尋常之聚類羣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爲同異者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爲天下君，未聞不以德爲感孚，而第擇其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爲中外生民之主，……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乃逆賊呂留良凶頑悖惡，好亂樂禍，僭擾彝倫，私爲著述。妄謂德祐（宋恭帝年號）以後，天地大變，亙古未經，而今復見。而逆徒嚴鴻逵等轉相附和，備極猖狂，餘波及於曾靜，幻怪相煽，恣爲毀謗。……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爲滿洲之君，入爲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爲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爲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蓋從來華

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是以北人詆南爲島夷，南人指北爲索虜。……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人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尙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況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至於我朝之於明，則隣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四起，倭寇騷動……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中國民人，死亡過半。……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羣寇，……是我朝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而呂留良輩又借明代爲言，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爲本朝之賊寇，實明代之仇讐也。……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時百里之國，其大夫猶不可非，況我朝奉天承運，大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尙可謗議乎？且聖人之在諸夏，猶謂夷狄爲有君，況爲我朝之人，親被教澤，食

德服疇，而可爲無父無君之論乎？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歷代以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後人則故爲貶詞，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欲貶抑掩沒之耳。……平心執正而論，於外國人承大統之君，其善惡尤當秉公書錄，細大不遺。庶俾中國之君見之，以爲外國之主，且明哲仁愛如此，自必生奮勵之心，而外國之君見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於爲善，而深戒爲惡。此文藝之功，有補於治道者當何如也？儻故爲貶抑掩沒，略善而不傳，誣其惡而妄載，將使中國之君以爲既生中國，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國入承大統之君，以爲縱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無望於載籍之褒揚，而爲善之心因而自怠。則內地蒼生之苦無有底止矣，其爲人心世道之害可勝言哉。

況若逆賊呂留良等，不惟於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經大法概爲置而不言，而更鑿空妄撰，憑虛橫議，以無影無響之談，爲惑世誣民之具，顛倒是非，紊亂黑白，以有爲無，以無爲有。此其誕幻譸張，誑人聽聞，誠乃千古之罪人，所謂暋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誅者也。非止獲罪於我

國家而已，此等憸邪之人，胸懷思亂之心，妄冀僥倖於萬一，曾未通觀古今大勢。……但憸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數賊也。用頒此旨，特加訓諭。……若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逆天背理，惑世誣民之賊，而曉以天經地義綱常倫紀之大，使愚昧無知，平日爲邪說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至遭天譴而罹國法，此乃爲世道人心計。豈可以謂之佞乎？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著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册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儻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特諭。

大義覺迷錄後有曾靜的歸仁說。歸仁說云：

　　聖人非常生，故其生亦無常地。……夫麒麟鳳凰不必盡出於中國，奇珍大貝何嘗不產於海濱，同此天地之中有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而二哉。……世人不察，往往誤謂東土非中華文物之會，並不知列祖相承之德。妄以春秋之義，引孔子之許管仲，甚至有惑呂留良之逆

說者，其名爲欲正大義，而不知反戾生人之大義也。夫計世運之升隆，必以治統爲轉移，而稽治統之轉移，又必以道統爲依歸。唐虞三代之盛，承帝統者首推大舜，頌至德者終推文王。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是唐虞三代之聖人，已不盡生中土。秦及五季千五百餘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至宋而天運始旋，……其開道統者始於周濂溪，集成者爲朱子。周子生於湖南永州，而遷於江西，朱子生於安徽徽州，而學於福建。永州福建，未嘗非古所謂三苗八閩之區，而謂聖人之生，顧以地限耶？（稻葉君山淸朝全史第四二章）

曾靜的歸仁說稻葉君山先生已斷定是雍正的口吻，我們無用再去討論。惟大義覺迷錄除了一些謾話的不足討論外，他的華夷無別論似乎値得研究。他的理由是：（一）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二）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卽元之子民，（三）明之天下喪於流賊（李闖等）之手。照雍正的意思，中國的天下不一定要中國人做皇帝，外國人也可以做中國皇帝的，舜和文王便是一個例子。這是打破國界觀念的說法。進一步說，明朝的天下是奪取元人之手，

喪在流寇手裏，清朝是取之流寇，並非是在明朝手裏奪來。這些理由都可銷彌中國人的民族思想和光復念頭。不過我們要想想：滿洲的入主中國是不是同舜和文王一樣？明朝是不是奪取元人的天下？清朝的天下得於流賊之手中國人就不能談革命嗎？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先得明白民族和國家的根本意義：什麼叫做國家？什麼叫做民族？要把這個大前提弄清楚，然後可下結論。潘光旦先生說：『有三個名詞最容易相混的：一是國家，二是種族，三是民族。國家容易和民族相混，例如西文的 Nation 一字，便有人譯作國家，民族，或國族。民族容易和種族相混，因為一個民族總有他的所由構成的種族成分。……其實這三個名詞是不難分別的。……國家的意義是政治的，法律的，經濟的；種族的意義是生物學人類學的；民族則介乎二者之間。一個人羣的結合，在種族的成分上既有相當的混合性，在語言，信仰，以及政法，經濟等文化方面又有過相當持久合作的歷史。……這樣一個結合，便是一個民族。』（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潘先生告訴我們，國家是政治，法律，經濟的人為結合，種族是生物學和人類學的自然關係，民族是人為和自然的總和而成。我們得到了這個基本的前提，便可探求出結論的是否錯誤。我們再就歷史上看，舜和文王在當時與我們在生

物學上人類學上同我們有什麼不同？又在政治，法律，經濟上和我們有什麼不同？我們在歷史上終不能找出不同的地方，可見舜和文王早已與我們是同一種族的了，不能說是異族入主。滿洲入主的時候便不是這樣了，他的法律政治經濟血統都和我們不同，光是辮髮服裝，已鬧得天翻地覆，這還不是異族入主麼？以漢族為本位的中國，明太祖打倒元朝是光復，不能說他是奪取。清朝在當是既無政治法律經濟血統的相同，不論得之誰人之手，漢人都有恢復的權利，不得以得之流寇便要埋沒漢人的民族思想。其實國家這樣東西是某一固定的領土內的同一生活的人民集合起來謀共同的利益的。所以日本的法學博士高田早苗說：『其言國家的目的在發達國家能力，完成國家生活者也。』英國著名的法學家菲律謨爾氏（Phillimore）說：『國家乃一群永遠佔據一固定領土的人民，因其同法律，習慣及風俗聯結而成一政治集體，藉一有組織的政府而施行獨立主權。』可見國家是某區域內同法律，習慣及風俗的人民集體組織而成，藉此謀共同利益的機關。試問滿清到中國做了皇帝，能不能代中國人謀利益？事實告訴我們，清政府治下的中央官吏尚書是滿漢各一人，侍郎是滿漢各二人，地方官吏中央有特派的將軍來監視牠，人民當中還有吃糧不做事的

旗民。這些滿洲人坐享優越位的權利，還不是與中國國家的人民謀共同利益有妨礙麼？還能叫中國人不要革命嗎？大義覺迷錄忘了國家是某區域內的人民謀共同利益的大前提，故結論不能穩固，結果大義覺迷也不生效力。故到乾隆時把他收回了。

連州知州朱振基供奉晚村先生的長生祿位，被生員陳錫控訴革職查辦。雍正七年九月東華錄云：

署廣東總督傅泰奏，廣州府理猺同知朱振基於前任連州知州任內，私置逆賊呂留良牌位，設祠奉祀，連州學正王奇勳勒令闔學生員奔走趨奉。茲據連州生員陳錫等合詞呈首，應提參究治。得旨：朱振基王奇勳俱革職拏問，其私置呂留良牌位奉祀情由，該督嚴審究擬具奏。……

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擬將曾靜張熙等照大逆不道律辦理，雍正不接受他們的議案，主張將曾靜等免罪，他的理由是：（一）岳鍾琪曾與張熙設過誓，（二）曾靜的造謠是出於黨人阿其那塞思黑之黨員。雍正七年十月丁未東華錄云：

今日諸臣合詞請誅曾靜張熙。伊等大逆不道，實從古史册所未有。……但朕之不行追戮者實有隱衷。上年曾靜之徒張熙詭名投書與岳鍾琪，鍾琪倉卒之間，……嚴加根究問其指使之人，張熙不肯供出眞實姓名，旋卽加以刑訊，而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無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計曲誘，許以同謀，迎聘伊師，與之盟神設誓；張熙始將姓名一一供出。……岳鍾琪誠心爲國家發奸摘伏，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爲一體，實所不忍。况曾靜等僻處鄉村，爲流言所惑，其揑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犯罪發遣廣西，心懷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今已得其確據。若非因曾靜之事，則謠言流布，朕何由聞知，爲之明白剖晰，俾家喻戶曉耶？

又同月戊申諭云：

上年此事初發之時，……令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前往湖南拘曾靜到案，明白曉諭，逐事開導，……而伊始豁然醒悟，悔過感恩，其親筆口供不下數萬言，皆本於良心之發現，而深恨從前之誤聽浮言，遂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誅也。蓋其分別華夷中外之見，則蔽固陷溺於呂

留良不臣之邪說，而其謗及朕躬者，則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之逆黨奸徒造作蜚語，布散傳播，而伊誤信以爲實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將一載朕留心體察，並令內外大臣各處根究，今此案內著邪書造謗言之首惡，俱已敗露，確有證據。並不始於曾靜者甚明白矣。……則曾靜之誤聽尙有可原之情，而無必不可寬之罪也。……

且朕之寬宥曾靜，非矯揉好名而爲此舉也。……昔我皇考時時訓誨子臣曰：『凡人孰能無過，若過而能改，卽自新遷善之機。』……朕祗承聖訓，日以改過望天下之人，蓋過大而能改，勝於過小而不改者。曾靜可謂改過者矣。朕赦曾靜，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於改過之人無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趨於自新之路也。……曾靜等係朕特赦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貽羞桑梓，有嫉惡暗傷者，其治罪亦然，卽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蓋曾靜之事，不與呂留良等，呂留良之罪，乃皇考當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則朕亦自遵旨而曲宥矣。特諭。

我們讀了丁未戊申二諭，曉得曾靜張熙的赦宥，並非是曾靜張熙罪輕的緣故，也並不是如雍

正所說曾靜的華夷分別是惑於呂留良，謗及朕躬是誤信於阿其那等的緣故，牠的眞正原因是在事關內廷的兄弟鬩牆問題。雍正雖犯過殺兄（廢太子允礽）屠弟（允禩允禟等死於幽禁）的大嫌疑，但這種慘劇他終不喜歡多演，他終望他的兄弟們能悔罪自新，因爲他想兄弟們悔過不再殺戮，便不得不先赦曾靜張熙，做個寬大的態度給他們看，讓他們可以安心悔過，如其殺了曾靜張熙，豈不是又要激起他們的內變嗎？故云『朕赦曾靜，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於改過之人無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趨於自新之路也。』

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門會奏，照大逆律將呂留良等治罪，雍正仍主張由各直省學政奏到生監等意見後，再行辦理。雍正九年十二月，命大學士朱軾刊刻駁四書講義語錄等書，頒發學宮。乙巳諭內閣云：

呂留良以批評時藝，託名講學，今罪蹟昭章，普天共憤，內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書，急宜焚毀爲請。朕以爲從來無悖逆之大儒，若因其人可誅，而謂其書宜毀，無論毀之未必能盡，卽毀之而絕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所據以辨其道學之眞僞乎？以故毀書之議，概未允行。

頃者，翰林顧天成奏稱，呂留良所刊四書講義語錄等書，麤浮淺鄙，毫無發明……茲據大學士朱軾等，於其講義語錄，逐條摘駁，纂輯成帙，呈請刊刻，遍頒學宮。……朱軾等旣請刊刻頒布學宮，俾遠近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說。朕思此請亦屬可行，姑從之，以俟天下後世之讀書者。

『呂案』自雍正六年張熙勸岳鍾琪革命起，中間經了許多徵察，直至雍正十年十二月才結束了晚村先生的部分，情形極慘。雍正十年十二月乙丑諭內閣云：

呂留良治罪之案，前經法司廷臣翰詹科道及督撫學政藩臬提鎮等合詞陳奏，請照大逆之例，以昭國憲。朕思天下讀書之人甚多，或者千萬人中，尙有其人謂呂留良之罪不至極典者，又降旨令各省學臣徧行詢問各學生監等，將應否照大逆治罪之處，取具該生結狀具奏，其有獨抒己見者，令自行具呈學臣爲之轉奏，不得阻撓隱匿。今據各省學臣奏稱所屬讀書生監，各具結狀，咸謂呂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難書，律以大逆不道，實爲至當，並無一人有異詞者。

普天率土之公論如此，則國法豈容寬貸。呂留良，呂葆中俱著戮屍梟示，呂毅中著改斬立

決；其孫輩俱應即正典刑，朕以人數衆多，心有不忍，著從寬免死，發遣甯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呂留良之詩文書籍，不必銷毀，其財產令浙江地方官變價充本省城工之用。

同月又結束晚村先生的學生嚴鴻逵，鴻逵的學生沈在寬和同呂案有關諸人的案子，情形十分慘酷。東華錄云：

刑部等衙門議奏，逆賊嚴鴻逵梟獍性成，心懷叛逆，與呂留良黨惡共濟……嚴鴻逵應凌遲處死，已伏冥誅，應戮屍梟示；其祖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歲以上者皆斬立決，男十五歲以下及嚴鴻逵之母女妻妾，俱解部給功臣家爲奴，財產入官。沈在寬傳習呂留良嚴鴻逵之邪說，……允宜速正典刑，凌遲處死。其嫡屬等均照律治罪。又呂留良案內黃補庵自稱私淑門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車鼎豐車鼎賁刊刻逆書，往來契厚。孫用克陰相援結，周敬與甘心附逆，私藏禁書。黃補庵應擬斬立決，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爲奴，父母子孫兄弟流二千里。車鼎豐車鼎賁俱擬斬監候。又呂留良案內被惑門徒房明疇金子尙應革去生員，杖一百，流三千里，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音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應革去

教諭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從學嚴鴻逵時，年尚幼小。張聖範朱羽采，令伊等幼子從沈在寬附學訓蒙，審無與沈在寬交好之處，應毋庸議。

得旨，嚴鴻逵著戮屍梟示，其孫著發甯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沈在寬著改斬立決。黃補庵已伏冥誅，其嫡屬照議治罪。車鼎豐車鼎賁孫用克周敬輿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房明疇金子尙俱著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等十一人，著杖責完結。張聖範朱羽采朱芷年著釋放。

雍正做了十三年的皇帝便死了，接着的是乾隆。乾隆即位之初，即命湖廣（湖南湖北）督撫將曾靜張熙捕回治罪。結果也用了殘忍的手段將他們殺掉。雍正十三年冬十月，乾隆諭云：（雍正是八月死的，這時乾隆已即位。）

曾靜大逆不道，雖置之極典不能蔽其辜。……夫曾靜之罪不減於呂留良，而我皇考於呂留良則明正典刑，於曾靜則屏棄法外。以呂留良謗議及於皇祖，而曾靜止及於聖躬也。今朕紹承大統，當遵皇考辦理呂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靜之罪。……著湖廣督撫將曾靜張熙即行鎖拏，遴選幹員解京候審，……其嫡屬交地方官嚴行看守，候旨。

是年十二月將曾靜張熙慘殺十二月東華錄云：

曾靜張熙伏法。

我們讀了乾隆慘殺曾靜的理由後再回想到雍正特赦曾靜的諭旨，眞要使人奇怪。雍正說：『曾靜係朕特赦之人，……卽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乾隆那怕不是雍正的兒子麼？乾隆豈難道忘了老子的遺囑麼？爲什麼雍正說不能殺。乾隆偏生把他殺了呢？這豈不要使我們奇怪嗎？老實說一句，專制魔王是不講信用的，他們祗有一句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祕訣。與他私人地位不利的，終是他的眼中刺，終究要給他拔出毀掉才甘心。

晚村先生雖遭到清政府的慘刑，可是他的民族思想早已散佈到人民的心田上去了。當呂案發生時，有閩人諸葛際盛上書毀謗晚村，卽引起湖北通山縣的幕賓浙江會稽人唐孫鎬的反應，他作一篇討諸葛際盛檄文，極罵諸葛際盛的阿諛無恥。（檄文見齊周華名山藏副本下卷）他於雍正八年被湖北的臬臺謀死獄中。唐孫鎬的檄文很爲當時人們所注意，臬司將他謀害時，人多懷不滿的心理。雍正九年，武昌的學生在上官面前讀律忽喊起：『律，殺人無隱者今唐孫鎬無辜斃獄，而

皆不究。豈朝廷畏惡進言者耶？抑豈其言之迂謬耶？』一時弄得上官沒有辦法，又演出一次大慘案來。

呂案這幕慘劇的收場是一位浙江天台人齊周華（齊召南的從兄國朝先正事略云族子誤。）周華字漆若號巨山幼年頗負文名，與堂弟齊召南有海內『二齊』的稱譽。他在雍正九年草疏獨抒己見這疏被天台縣教諭王元洲所阻，不得上達，他恨極了，決心親至刑部衙門投遞，又被押回交浙江學政辦理，在獄五年，受了許多慘刑，直到乾隆即位才赦出。此後偏遊五嶽，結交當地人士。至乾隆二十一年才返家。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撫熊學鵬到天台縣盤查倉庫，齊周華將所著書獻給熊學鵬，又鬧出一幕大慘劇。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旨云。

齊周華著即凌遲處死，伊子齊式昕齊式文，伊孫齊傳繞齊傳榮，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至該犯胞弟齊周蔭胞姪齊式鵬齊式鸑齊式標齊式冕齊式燕，俱著加恩免其治罪。餘依議，欽此。（清代文字獄檔案二）

又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庚辰東華錄云：

原任禮部侍郎齊召南，坐徇隱近族齊周華逆詞革職。

其實齊周華部分牽連的並不止齊召南一人，除齊召南尚有贈言的翰林院編修吳縣楊繩武，齊周華書內的湖南驛鹽道全州人謝濟世，秀水的盛禾，平湖的陸大業，鄞縣的蔣栻之，天台的陳溥，葉紹詩，梅元標，丁治化，丁學希，徐光綬，張孟藹，姜景莊，陳碩齋，齊汝器，余埏，齊之政，臨海侯嘉繙，仙居王分三，德清的房演（即雍正十年爲呂案被流放三千里的房明疇，）臨川李紱等。

包賚

二十五、三、二十六、杭州

參考書

呂留良的呂用晦文集。
呂留良的呂晚村手書家訓。
張履祥的張楊園全集。
吳之振的黃葉村莊詩集。
陸隴其的三魚堂全集。
呂留良等編的宋詩鈔。
稻葉君山的清朝全史。
道光石門縣志。
光緒石門縣志。
東華錄。

清史稿。
清代文字獄檔案。
齊周華的名山藏副本。
黃宗羲的南雷文案。
黃梨洲年譜。
張楊園年譜。
黃宗羲的南雷詩曆。
呂留良的續集。
清代禁書總目。
蕭一山的清代通史。
徐珂的清稗類鈔。

後記

最近我託朋友爲我鈔到一部呂晚村的詩集。這書中很有些紀事的材料可證明晚村的事跡。不過這部年譜已經印成了，祇好附記在此。

一、以前根據張考夫的見聞錄推定晚村的三哥季臣（願良）死在順治七年庚寅，現在由詩集證明是死在順治八年辛卯（西元一六五一年）。餘姚黃晦木見贈詩次韻奉答云：

季臣辛卯便仙遊，猶子（季臣子宣忠（？））成仁十四週。
爲痛念恭（瞿良）心輒碎！更思子度涕嘗浮！
生纔少壯成孤影，哭向乾坤剩兩眸。
莫謂衰頽甘退舍，頭顱三十已堪羞！

（呂晚村詩集倀倀集）

二、行略云：「甲辰歲（康熙三年），有友人死於西湖，先君爲位已哭，擬於西臺之慟，已而遂

於南屏山石壁下。』行略祇有這點簡略的示意，並沒有說出友人是誰人。詩集癸丑（康熙十二年）金陵遊稿訪黃俞邰（一作邵）留飲云：

十年前識舊春坊黃坤五，喜說無雙江夏黃。
自是夢魂時照屋，豈期醉影晝登牀？

（呂晚村詩集零星稿）

又哭黃坤五云：

此總非吾土，死閩猶死吳。
來收浙江骨；去慰秣陵孤！先生閩人，流寓白門。病甚，吾勸還寓居。曰：「吾何歸哉？在彼猶在此也。」
扶櫬兒號甚，登臺客慟無！
所知應滿道，肯爲束生芻！

（呂晚村詩集倀倀集）

訪黃俞邰留飲所謂「十年留飲舊春坊」，原註云：「黃坤五」。此黃坤五當即合黃俞邰

故爲江夏無雙哭黃坤五謂『來收浙江骨』當卽行略所云：『有友人死於西湖』所指之友人。又晚村至金陵是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友人死於西湖是康熙三年甲辰，首尾恰十年，故訪黃俞邰留歛云：『十年前識舊春坊』。

三、晚村與黃太沖感情破裂的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我終無法看出，但高旦中墓誌銘兩提『草堂』。不知墓誌銘所說的草堂是不是卽晚村的水生草堂？倘若此草堂卽是水生草堂，那當然容易挑起反感。

包賚廿五．十二．五．南京馬軍。